

評點清代演義

卷一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1618

點評

清

代

演

義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發凡

國有歷史。所以垂後來。昭炯戒。若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耳。小說所以不絕於世。爲其功用與史同也。而不嫌駢枝者。則以小說能狀瑣細。喻婦豎。所謂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一言可采。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故其源出於稗官。其用羽翼正史。原不必就史文淺譯塗飾。然後謂之小說。

世事由簡日趨於繁。文字必由難而日趨於易。雕詞琢句之美術文字。嗷牙詰屈之仿古文字。文家嗜之。恆人難之。我國前史之文。皆美術。皆仿古。垂戒後來之功效。僅僅及於文家。世事愈繁。文家愈少。而垂戒之範圍愈隘。揆諸有史之義。毋乃刺謬乎。然前史之文。無術使之變難爲易。則歷史演義尙焉。此本館所以有全史演

義之輯也。

演義二字。不知何自爲小說之專名。但就字義解釋。摹仿曰演。演戲是也。詮言曰演。演說是也。就本有之文。摹仿詮言。附會以題中應有之義。是曰演義。據某書以爲演義。曰某書演義。是故有某書然後有某書演義。然則清尙無史。本書之以演義名也。何居。

明清鼎革之交。雜史數十種。清末光宣間。雜史亦數十種。嘉道咸同。則詩文奏議各專集。可證者尤多。是則本書之所根據也。不足。更求之縣志、筆記、傳狀、雜錄。博考而約采之。凡記事之文。目錄家必列之乙部。是本書不可謂清史演義。而可名爲清代史事演義也。本館已出版者。有秦漢演義。其後漢、兩晉、南北史演義。均在編撰中。本書以時代較近。先付排印。亦猶讀史之有逆進也。則沿襲而名。復簡稱曰清代演義也。固宜。

文家記清季之事。輒不免種族之見。流露行間。辛亥以前。此說盛昌。固有爲而言也。若今日。則已爲過去之陳迹。無所用其斷斷抑亦何取此無的之矢矣。以故本書於革命。據事直書。不稍參以感情。若夫典章文物。遺聞軼事。可以資考鏡者。錄之。以備觀覽。其無關弘旨者。略之。明本書不爲是瑣屑而作也。

由清而前。至於秦漢。爲純粹中國史。自今以往。則五洲各國。多有交互關係。又清以前。皆君主。今後則共和。是帝制之收束。五洲之大同。皆有清一代。爲之樞紐。清史不綦重歟。以故本書於五口通商之後。敘述較詳。歐力東漸。國風不競。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凡此所以著學術思想變遷之大源也。

正史難讀。已不能無憾。若小說而亦用美術仿古文字。甚無謂也。故唐以前之小說。乃文人游戲之作。無勢力可言。元人所爲章回。

白話能逮下矣。而歷史演義又病其不能翔實。如三國演義中連環計空城計兩節。連環不詳所本。空城計則南史蕭何之守濟南事。諸葛無是也。文非不佳。奈淆亂史事。不可謂非白圭之玷。本書事實。其有傳聞異辭者。尙待訂正。若故意造作。以假亂真。敢謂絕無粉飾妝點。自所不免。則所謂題中應有之義耳。管蠡之見。諸多未是。宏達大雅。不吝教誨。指疵正謬。所厚望焉。



明兵部尙書書法可法像



像 祖 太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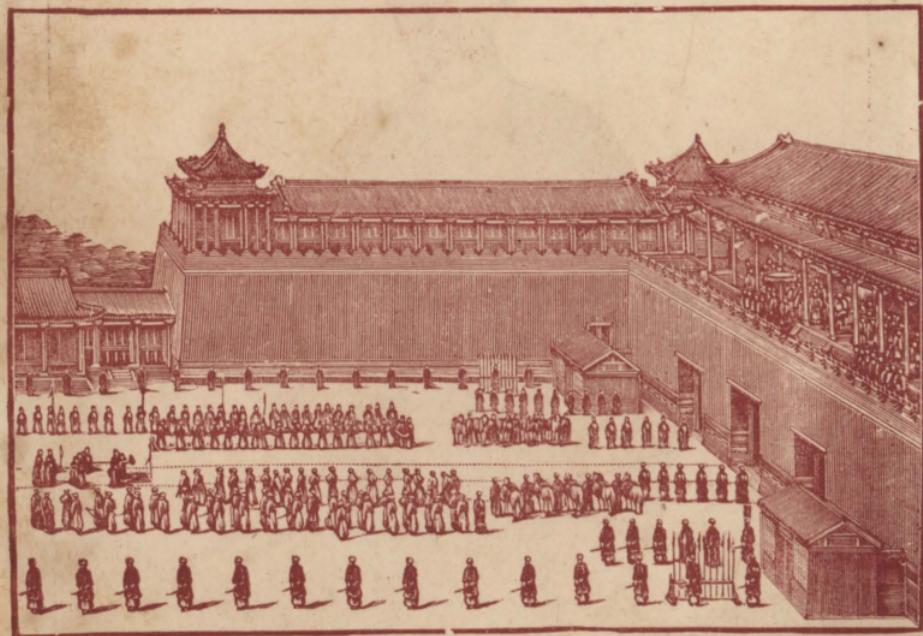


清宗高裝戎乘馬像



妃

香



清 高 宗 平 定 準 部 受 降 圖



像 宗 仁 清



清宣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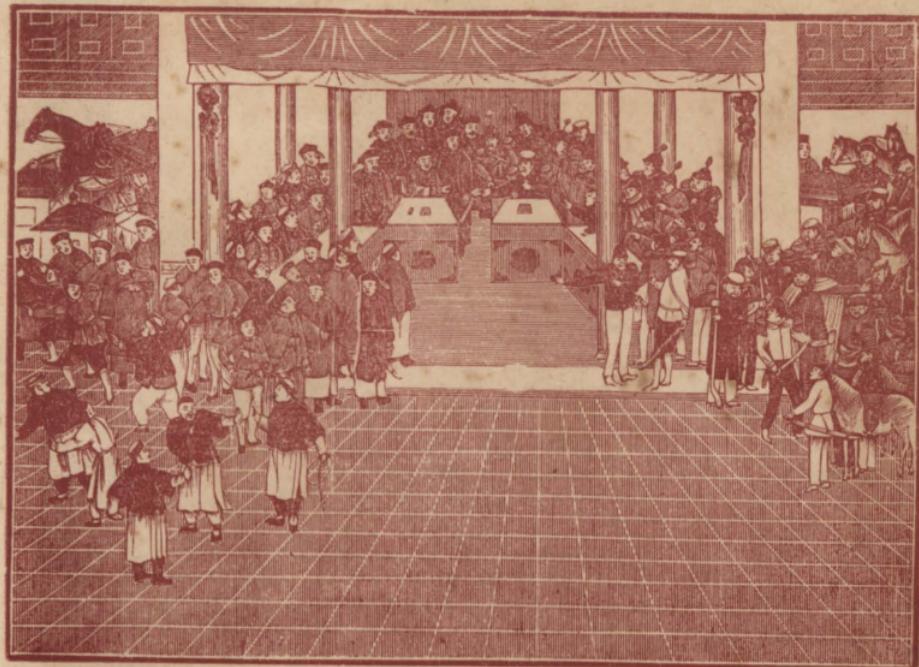


圖 約 議 埠 開 牛 庄

清代演義目錄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大一統新建共和邦 | 合五族舊談覺羅氏 |
| 第二回 | 征圖倫誓天伸舊恨 | 克兆嘉踏雪起雄師 |
| 第三回 | 哭英雄全力克龍敦 | 通婚媾故交聯葉赫 |
| 第四回 | 四使臣賜筵修好 | 九部長棄甲投誠 |
| 第五回 | 合四部盟書新訂 | 定八旗兵制重編 |
| 第六回 | 征呼倫兩部隸輿圖 | 帝滿洲一朝凝鼎命 |
| 第七回 | 申七恨清太祖告天 | 分四路楊經略出塞 |
| 第八回 | 奏三捷慶功滿洲國 | 朝羣部避暑界藩城 |

卷二

- | | | |
|-----|----------|----------|
| 第一回 | 申七恨清太祖告天 | 分四路楊經略出塞 |
| 第二回 | 奏三捷慶功滿洲國 | 朝羣部避暑界藩城 |

- | | | |
|-------|-----------|-----------|
| 第 九 回 | 下納喇盡統呼倫部 | 諭林丹新締蒙古盟 |
| 第 十 回 | 亡遼瀋袁經略死難 | 戰廣寧王巡撫入關 |
| 第 十一回 | 范文程擇地建新都 | 袁崇煥登城守絕險 |
| 第 十二回 | 弔國喪師來寧遠 | 翦鄰封兵下朝鮮 |
| 卷 三 | | |
| 第 十三回 | 賜覆書老臣商密稿 | 獲謀人邊帥洩戎機 |
| 第 十四回 | 借公報私毛都督被禍 | 右文濟武范學士開科 |
| 第 十五回 | 下遼化三路興兵 | 薄大凌八旗列陣 |
| 第 十六回 | 暴雨疾風夜戰張觀察 | 單鎗匹馬計釋祖總兵 |
| 第 十七回 | 援阿嚕大起滿洲兵 | 城蓋洲一收毛家將 |
| 第 十八回 | 隆恩禮海外納降 | 籌方略御前會議 |

第十九回	飛鐵騎九路入中原	獻玉璽一王開大統
第二十回	勳酬麟閣貴戚分封	瑞繞龍衣真人誕孕
第二十一回	盧督師力窮死明塞	洪經略兵敗入清京
第二十二回	諱和議陳新甲論死	敍戰功阿巴泰獻俘
第二十三回	睿親王出師悲素服	吳總兵激怒肇紅顏
第二十四回	乞清師李軍竄西隴	延明祚福邸立南都
第二十五回	史閣部分兵定軍略	左侍郎抗節論官儀
第二十六回	九宮山闖賊遭擒	梅花嶺督師殉節
第二十七回	黃總兵內變殞身	豫親王江南獵豔
第二十八回	攝政王恩邀異數	兩監國困守偏隅
第二十九回	殉故國長留絕命詩	起義兵爭抗雍髮令

卷五

第三十回 獲間諜大破攻寧軍
 第三十一回 方國安拚棄錢塘江
 第三十二回 唐桂兩藩相爭蠻觸
 第三十三回 擾海疆鄭成功抗命
 第三十四回 犹西逝空悲多爾袞

困孤城特下勸降詔
 鄭芝龍私走仙霞嶺
 瞿何二輔力保西南
 惑左道姜日廣遭擒

卷六

第三十五回 通青海喇嘛受封
 第三十六回 結流寇明祚暫延
 第三十七回 鄭延平奉敕封王
 第三十八回 降可望乘機取雲貴
 第三十九回 奸賊圖功逼故主
 第四十回 辭妃位陳圓圓脩書
 撤藩封吳三桂抗詔

記東侵詳述俄羅斯

拔桂林閣部殉節

起內閩桂王受辱

張蒼水興師拒敵

迎成功藉勢入臺澎

忠臣殉國抗新朝

卷七

- 第四十一回 假謁陵逆藩起事 失要隘貝勒遭圍
第四十二回 受燭惑三藩齊叛 明順逆一女諫夫
第四十三回 用反間鎮將雙降 談結局老奸一慟
第四十四回 平僞帝預結逆臣傳 宴羣僚恭和御製詩
第四十五回 施提督肅清海疆 索欽使劃分界約
第四十六回 平準部護駕出關 擒噶主慶功勒石
第四十七回 莊廷鑪浙江興大獄 岳鍾琪西藏奏奇勳
- 卷八
- 第四十八回 朱一貴臺灣倡亂 暢春園聖祖賓天
第四十九回 靖邊患用計殺功臣 定家難密謀誅同氣
第五十回 年羹堯遭忌受誅夷 錢名世得罪賜匾額

第五十一回

搜遺稿呂留良戮屍

靖邊氣準噶爾就撫

第五十二回

記西征張廣泗平苗

述南巡陳世倌接駕

第五十三回

遇和珅十年感舊夢

伐伊犁兩路發精兵

第五十四回

殲逆臣兆惠突圍

進香妃傅恆奏捷

第五十五回

選上將再興金川師

宴勳臣同畫紫光閣

卷九

第五十六回

英使來朝書陳七約

高宗紀事功詡十全

第五十七回

柴大紀拚命守城

王三槐獻俘赴闕

第五十八回

誅權臣朝廷勅法

平教匪將帥旋師

第五十九回

李提督出海痛捐軀

智親王入宮分殮賊

第六十回

定回部伊郡王展覲

鞏粵防林大臣焚煙

第六十一回

鎮海口余步雲通夷

金田村洪秀全傳教

卷十

第六十二回

翻舊案穆相遭覬

下長江錢生獻計

第六十三回

陸建瀛料敵善扶乩

曾國藩還鄉新練勇

第六十四回

洪仁玕馳書赴美國

李少荃投帖入曾營

第六十五回

韋昌輝大鬧東王府

葉名琛肇亂廣州城

第六十六回

破天津桂花迎英使

狩熱河端肅刲文宗

第六十七回

李巡撫陷陣歿三河

瑞將軍守城保兩浙

卷十一

第六十八回

沈夫人馳書乞饒督

馮巡檢冒險入包村

第六十九回

返熱河恭王靖奸黨

守上海薛撫練洋兵

第七十回

趙景賢蘇州罵座

石達開川獄吟詩

第七十一回

水贍山殘一朝結局

雲蒸霞蔚五等崇封

第七十二回 彭玉麟歸隱退省庵

劉松山死破金積堡

第七十三回 辦教案天津償款

鬧番社日本通商

第七十四回 君哭臣曾相殯金陵

后殉帝穆宗憑玉几

卷十二

第七十五回 殉薦東同悲吳可讀

保越南特召岑毓英

第七十六回 說劉團唐景崧出關

焚閩艦張佩綸棄廠

第七十七回 馮子材誓衆捷諒山

黎元洪憤時蹈東海

第七十八回 劉永福拚命守孤城

康有爲上書談大局

第七十九回 條陳立憲學士登朝

推倒維新逋臣航海

第八十回 孫逸仙一函出使館

鄭弼臣各省發會章

卷十三

第八十一回 新接察懸賞拏黨人

老制軍仇洋縱拳匪

- | | | |
|------------|----------|----------|
| 第八十二回 | 死西市五忠遭慘禍 | 破北京八國逞雄威 |
| 第八十三回 | 瓦將軍情聯老妓 | 李太傅議辦罪魁 |
| 第八十四回 | 悲深中外一夢騎箕 | 望慰臣民三呼返蹕 |
| 第八十五回 | 黃克強開宴鳳樂園 | 吳孟俠擲彈燕京站 |
| 卷十四 | | |
| 第八十六回 | 鬧拒款爲難汪大燮 | 懲排滿斷送徐錫麟 |
| 第八十七回 | 題七字秋俠慘蒙冤 | 陳九條華僑遙請願 |
| 第八十八回 | 保畿輔奉詔練新軍 | 復河口分兵驅革黨 |
| 第八十九回 | 攀龍天上淚灑兩宮 | 踞虎院中雄爭一戰 |
| 第九十回 | 李國杰冒威劾總督 | 溫生財乘隙擊將軍 |
| 卷十五 | | |
| 第九十一回 | 饒輔廷甘殉未婚妻 | 廖少帆營葬諸烈士 |

第九十二回 盛宣懷借款築路

陳敬岳行刺改裝

第九十三回 肇禍端趙爾豐督川

濟時艱岑春煊諭蜀

第九十四回 瑞莘儒拼棄武昌城

蔭午樓暫駐劉家廟

第九十五回 練女軍爭傳吳淑卿

殉國難特記黃忠浩

卷十六

第九十六回 派代表互遞議和書

聞獨立分馳宣慰使

第九十七回 辭攝政醇邸願歸藩

組聯軍寧城初受敵

第九十八回 總司令敗走上海灘

諸志士力編北伐隊

第九十九回 三路進步連城失守

雙方停戰和局開場

第一百回 軍政府力主共和

舊皇室永蒙優待

清代演義卷一

詞曰

世局滄桑。祇贏得。氍毹一劇。回首望江山。依舊是誰開闢。三字構成文士獄。廿年索徧通臣籍。到今朝樽酒。論英雄多如鯽。冬青樹凌風碧。王孫草經霜白。指漢幟飛揚。何家第宅胡馬襟嘶。城下卒杜鵑飛認橋頭客。算江南解事有山僧姑饒舌。

第一回 大一統新建共和邦 合五族舊談覺羅氏

一部廿四史。從何處說起。卻是最難的事。有民國的五色旗。先有清國的正黃正紅正藍正白鑲藍鑲紅鑲黃鑲白八旗五色旗。是主八旗。是賓八旗。是賓中之主。三百年來起義各旗。又賓中之賓。民國一統在崑崙山上。一望而知不比清國。口口聲。

說長白山用崑崙山形容長白山。又把長白山輕輕帶過。是何等筆妙。

雍順娶百里。絕不費力。有三姓人代他預備。渥濟格欲娶巴斯輸之妹。費了許多週折。終究婚姻不成。一難一易。相去天淵。文字絕不犯複。

雍順籠絡三姓人阿哈納。渥濟格籠絡董鄂部的汗。同一作用。同一手段。前後對照。煞是好看。

百忙中忽敍雍順之生。是鳥銜朱果。范察之逃。是鳥棲枯樹。一個是自己說的一個是人家見的。筆外有筆。是真是假。請諸君下。一語來。

覺昌塔克世之死。太祖痛恨明將。明人反賜敕加封。明氣餒矣。不然。十三副披甲。果足覆明社哉。寫太祖之強。正以寫明之弱。

話說瀛寰東半邊有一片茫茫大陸開拓到七十萬方里生長到四萬萬人民自從黃帝以來已有五千年光景那禮儀制度表率萬方就是歐美人也稱贊是文明古國從前歷史上也發現過多少可歌可泣可憐可勸之事如今都煙銷霧滅變做往事前塵了（虛虛籠起是爲後文作勢）倒是近兩年來日月照耀之處卻有一種雲霞燦爛的五色旗臨風招颺那彩旗參天拔地旗下萬頭仰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服色不一相貌不同像是保護著這面旗光景口裏歡天喜地的說道好了好了五族如今共和了小子順著旗影望去隱隱約約閃閃爍爍像是從崑崙山映下來的（爲後文伏筆）便騎著一匹馬望崑崙山一路而來一步一步到了山頂往下一望那錦繡江山左一堆兒右一堆兒東一塊兒西一塊兒七拼八湊一齊收入眼底原來就是新建的中華民國

怪不得這樣的新簇。這樣的嚴整。有一首詩可以爲證。

崑崙山色襯新旗。天與人歸奠丕基。此日河山仍帶礪。當年淪落屬蠻夷。餓羊入祭尊。周朔客馬來廷識。漢儀萬派甄陶民共樂。春臺皞皞亦熙熙。

這崑崙山本是中華最高的地方。不到崑崙。那知道中華的景象。崑崙前後左右原有衆山圍繞。萬壑奔騰。那西面却還有一座葱嶺。(引出一座大山來)係東方全部的高原。並非中華一國的主山。故葱嶺以西便沒有五色旗幟的影子。然嶺勢到也生得蜿蜒屈曲。岡巒矗立。像是崑崙遠遠的一座圍屏。所以崑崙山脈能龍潛大海。顯露全鱗。(寫得如荼如火)看他一脈入東南。繞四川。袤雲南。跨兩廣北境。乃伏而不見。是爲南嶺。一脈入東北。趨祁

連山（又引出一座大山來）映帶青海伏地。負黃河而東。萬峯聳處。卽賀蘭山陰山（先說兩座小山映出兩座大山）一氣趕落。跟著萬里長城。至興安嶺落脈。誰知山外有山。那興安嶺以東遠遠有一座大山。高約二百六十餘丈。長約十餘里。與興安嶺並峙。正如珊瑚玉樹交枝柯。乃長白山是也。這枝山脈雖生在東隅。却有奔赴中華之勢。南趨旅順口。沈入大海。一起一落。到山東起陸行八百餘里。結爲泰山。（大山又引出大山來）便爲中華五嶽之首。山東河南陝西一路。還有大大山脈。接到祁連山。是爲北嶺。北嶺距南嶺的中間。萬派瀟洄。資爲灌漑。兩大河流。更有一瀉千里之勢。一曰黃河。發源於青海。一曰揚子江。發源於西藏（先寫山後寫河。歷歷落落如數家珍）。其實皆來自崑崙。沿賀蘭山陰山興安嶺以南。越北嶺南嶺而至於海。中有二十二萬餘方里直。

隸山西陝西居其北。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居其西。廣東廣西福建居其南。浙江江蘇山東居其東。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居其中。壞地富饒。風俗彬雅。是爲漢族。（第一族是漢）越興安嶺而東。拓地六萬餘方里。內分三省。南曰奉天。北曰黑龍江。中曰吉林。有鴨綠愛滹混同三江。發源於長白山上之闢門潭。有黑龍江及其支流嫩江。發源於蒙古。松花江合流於嫩江。金什森林。一時稱盛。騎射畜牧。百世不祧。只是所信的都係佛教喇嘛教薩滿教。是爲滿族。（第二族是滿）興安嶺以西。賀蘭山陰山以北。有地二十餘萬方里。大沙漠橫亘其間。長數萬里。名曰戈壁。南曰內蒙古。北曰外蒙古。其風氣教化與滿族相等。是爲蒙古族。（第三族是蒙）蒙古之南。剗祁連山而西。有地九萬五千餘方里。中間一座大山（又有一座大山寫得突兀）。與崑崙不相上下。名曰天山。南爲

南路亦曰回疆。北爲北路。亦曰伊犁。兩路總名新疆。羣奉回教。是爲回族。（第四族是回）新疆以南。葱嶺以東。有地十萬餘方里。重嶺四圍。毗連四川。有什麼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佞佛祈福。乃其宗教。是爲西藏族。（第五族是藏）這五族地方本來也。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酋長。有部落。到如今。何以都肯就我中華民國範圍。在這五色旗下平分一席呢？這卻是幾百年前愛親覺羅氏布庫里雍順的功勞。所以我們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每年擔任四百萬經費。養他的子孫。這酬報也不算不厚了。（草蛇灰線過渡處。一無痕迹）那雍順也。並不是三頭六臂。紅頭髮綠耳朵。他又不曾衝鋒打仗。并吞五族。這都是他一代一代傳下來。組成的。何以要歸美於他。後人却有一首詩詠他的事道。

有娀吞卵。開商局。履武姜。嫋又肇。周三百。年來毓王氣。白山黑。

水。兩。源。流。

雍順既然是清朝的始祖。他卻有一段小小歷史。要曉得清朝原是女眞遺族。自從金國把蒙古併去。只賸得幾個部落。在長白山一帶。羈居毳幕。羶肉酪漿。苦挨日子。（寫民國全是虛寫。寫清國却用實寫。）那知他們有一個最強的部落。叫做三姓。靠著兵力。尋仇不已。這個時間。大家也戰得尸橫徧野。血流成渠。漸漸的討厭起來了。雍順恰好駕著一葉小舟。飄到這個所在。折些柳枝蓬蒿。鋪在平沙淺草中。做做坐褥。早被一個取水的人瞧見。雍順本也生得身材雄偉。骨相不凡。經不得取水的人向那部落內報告。說得天花亂墜。怎樣神異。怎樣英武。大眾聽了。莫不互相詫歎。便想迎他爲主。都一齊到他坐的地方來看。雍順只當做不見。有一個有膽量的問道。大丈夫不乘時立功。默坐何爲。（問得奇特。）

雍順回答道。我乃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答得也奇
特。）初來此地。休相驚動。言罷默坐如故。衆益驚駭。再向他叩問
姓名。雍順纔徐徐答道。我的姓氏。豈人間所有。此去長白山之東
布庫里山。山下有池名曰布爾湖哩。吾母指此池告吾曰。吾與長
姊恩古倫。次姊正古倫。同浴於此。詎鵠銜朱果墜衣入腹。因而有
孕。汝當氏愛親覺羅。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汝可順流
而往。吾母告我如此。衆乃羅拜曰。天生聖人也。遂將雍順擡去。儼
如一尊塑像。三姓得了雍順。果然大家和好了。商議扶雍順爲主。
又想使他娶妻以傳聖種。便有甲姓的女兒名叫百里的。配與雍
順。這百里生得杏靨含嬌柳眉帶潤。婷婷嫋嫋。眞是一笑傾城。北
地胭脂賽過。南朝金粉。不多幾日。衆又奉雍順爲貝勒。管轄三姓。
就鄂漠輝以東。卽鄂都里地方築城居住。其時尙是明朝的天下。

將這個所在稱爲建州衛。與海西衛人衛同設指揮官主之後始改稱都督。故雍順後人曾受明建州都督之印。（一盛）那料都督爲部下所害。子姓兄弟殺戮殆盡。單單逃出了一個幼子范察。（一衰）部下還要追趕他。絕他的種。可憐范察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追的緊急之時。忽然胡哨一聲回轉去了。因爲追兵看見范察頭上停了一隻野鳥。還道是枝枯樹。范察因此得免了性命。自此伏匿不出。傳至孟特穆（追封肇祖）仍領建州都督。日思報仇雪恨。計誘仇家子孫四十餘人至呼蘭哈達山下殺的殺了。降的降了。揀在橫甸居住。大家傾心歸附。（又一盛）四傳到了福滿（追封興祖）生有六子。第四子覺昌（追封景祖）襲了父職。其餘五子擁護着橫甸築城環居。統稱爲寧古塔貝勒。是爲寧古塔得名之始。覺昌本是材智之主。其子禮敦亦生得一

表人材英偉無比。鄰近的碩色納部加虎部莫不畏其神勇。終究都爲覺昌所併。凡五嶺東蘇克蘇滸河西二百里內盡歸部下。風聲所播。那一個不怕寧古塔人國勢愈強。諸貝勒愈驕。每與各部較獵。輒占優勝。一日正在合圍時候。弓開滿月。箭發流星。多少戎裝披挂的人。一字兒把馬匹布得緊緊。忽然一少年衝圍而入。鈴聲弦聲響個不絕。那些飛禽走獸。亂轟轟沒處逃避。嚇得各部將全圍散開。寧古塔人認得他是覺昌第二姪阿哈納渥濟格。這渥濟格追逐野獸。不期落了單。却隨着馬勢乘興而前夕陽西下。山雲都散作五彩。有幾隊出獵的胡兒牽着駱駝。架着弓箭。一路唱。歌。而。來。渥濟格也無心去管他。只是這匹馬愈遠愈速。尋不出一個絕妙女郎。只望見了背影。英英露爽。迥不猶人。渥濟格慢慢的一條歸路。正在躊躇。四望忽地覺得眼前一亮。定睛看時。却是一。

想。慢慢的行。早有寧古塔人接著。纔曉得這女是巴斯翰巴圖魯之妹渥濟格回去之後。朝思暮想。總要得此女爲妻。就往見巴斯翰求婚。巴斯翰嫌渥濟格家道貧困。不肯允許。渥濟格斷髮立誓。期在必得。巴斯翰將妹子嫁與董鄂部部主克轍巴顏之子額爾機瓦喀爲婦。瓦喀有跨寵之譽。巴斯翰益加親睦。不料不到幾時。瓦喀忽爲九個漢子所殺。這個信息傳到巴顏耳朵裏。叫人前往檢視尸首。不知開罪何人。倒是巴斯翰有點覺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後來沸沸揚揚。說是渥濟格所爲。巴顏還未肯深信。渥濟格曉得此事做得孟浪。將來恐怕卵不敵石。預先做做手脚。叫奉哈達汗出面。叫索長阿部出面。有說是額吐阿祿部。有說是索長河部。巴顏係認定是寧古塔人。決意出師討罪。渥濟格料定巴顏只爲金帛。有了九賊。便可無事。但九賊中也有名叫阿哈納渥濟格。

的一想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不如親與巴顏說明並備了牛羊金帛。擡到巴顏營中犒師。又叫了手下一班機密的人買通巴顏親信說殺瓦喀的並不是這個渥濟格。九賊裏也有同名同姓的。巴顏深自懊悔。次日見了渥濟格。反說了許多慰藉的話。把殺子之仇丟入爪哇國裏了。渥濟格是聰明不過的。乘勢想與巴顏聯絡。便說我等一祖所生。今分爲十二處。形勢渙散。聲援隔絕。後當聚族而居。共禦外侮。巴顏年紀又老。兒子又死。很相信他的話。入城宴會。訂盟班師。誰知索長阿部曉得這個信息。說道不好。叫兒子吳泰向親家哈達萬汗處請兵。吳泰要用借刀殺人的辦法。向渥濟格用了離間手段。果然渥濟格聽了。吳泰取得董鄂部下兩寨。各部自此無事。只有哈達萬漸次強盛。與寧古塔相距不遠。諸貝勒均以此事爲慮。會籌大計。覺昌在屏後竊聽。嘆曰。此輩豚豕。

耳焉知國家事。正在此議彼論。忽座中一人聲若洪鐘。高叫曰。吾祖之仇不可忘。（齊襄公耶吳夫差耶如聞其聲）視之其人虎頭鳳眼兩耳垂肩舉止英雄談吐磊落是覺昌第四子塔克世之長子努爾哈赤後來便爲清朝三百年開國太祖（其氣勃勃其光熊熊出場比衆不同）哈赤生母早喪繼母寡恩分了一點點薄產。總算靠著祖父辦事。覺昌到喜歡他得很。每在塔克世前誇獎哈赤。塔克世拗不過覺昌。也就厚待哈赤。哈赤亦並不在意。只是整軍經武。上承先志。便了部人。乃稱他爲聰睿貝勒。那哈赤還有一個女兒。是禮敦的女兒。一嚮嫁與古埒城主阿太章京爲妻。亦係覺昌鍾愛的。這日探報傳來。說明將寧遠伯李成梁圍住古埒城。覺昌聽之大驚。失色。便喚塔克世。（追封顯祖）備好良馬精兵。浩浩蕩蕩殺奔古埒城而來。一聞。命哈赤暫領部衆。覺昌等救

女孫的心太急到了古塲。叫塔克世駐紮城外。親自叫城成梁兵卒。正與阿太酣戰。覺昌無心兼顧。只問女孫。時阿太已得勝回城。塔克世亦入城相聚。那知圖倫部主尼堪外蘭早已勾結成梁。用了反間之計。招呼守兵。先殺阿太。覺昌及塔克世均死在亂軍之下。哈赤在寧古塔得報。放聲大哭曰。殺吾祖父者。尼堪外蘭也。傳令軍中挂孝。茹痛嗣位。（又一衰）時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是爲太祖元年。（特爲點醒）太祖痛恨明將殺其祖父。檢點遺物。祇存披甲十三副。揮涕謂部下曰。討叛復仇。慎毋相忘。（英雄無欺人語。當在阿保機阿骨打之間）。遣使詰問明之邊將曰。我祖父何故被殺。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義正詞嚴）明遂遣使致謝。詔襲汗位。並特賜敕書三十道。良馬三十四匹。加封爲龍虎將軍。兼領都督。說明誤殺理由。（明人餒矣）太祖不允。必要尼堪外

蘭抵罪。不願受封。使臣不悅曰。因我兵誤殺爾祖父。故與敕書馬匹。汗不知足。乃復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於嘉班。爲爾國主矣。正是

欲雪仇讐。須蠖屈。待豐毛羽。始龍飛。

不知太祖聽了這番言語。何以爲計。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回 征圖倫誓天伸舊恨 克兆嘉踏雪起雄師

前回說太祖有一個仇人。此回太祖又添出三個仇人。一個仇人未曾獲住。三個仇人到兩個殺却。一個釋却。然這三個仇人都從一個仇人中引出來寫得極其好看。

太祖只想得尼堪外蘭。偏得了外蘭的兩座城。尼堪外蘭明明可以捉得。却無意中把他逃去外蘭逃了。還想捉理岱。捉了。聽他逃。英雄作用真是捉摸不住。

諾密納會用計。太祖亦會用計。諾密納之計終究不如太祖棋高一著。縛手縛腳。諾密納且敵不過。諸貝勒更不必說了。范察脫險靠的是鳥。太祖脫險靠的是狗。若非塘烏哈兩次警告。太祖恐亦不免百靈扶助。雖然迷信也有原因。

寫安費揚古奪回糧餉。緊接兆嘉人入塞行刺。便把輕輕一副擔子卸在揚古身上。這兆嘉人殺死帕海情迹都從太祖口中補出。說得危險萬狀。使揚古不得不盡力進攻。其實兆嘉人如何跟蹤揚古。兆嘉人也未向太祖說明。文家虛虛實實寫太祖。正是寫揚古讀者不可把悶葫蘆打破。

一段十五個雪字。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落雪踏雪冒雪掃雪。塞外地。下之雪。行軍山上之雪。沿城濠中之雪。以至窗櫺上之雪。兜鍪上之雪。五花八門煞是有趣。

諸貝勒刺太祖是怕太祖實是怕惹禍。諸貝勒勸太祖亦是怕太祖亦是怕惹禍。諸貝勒總覺得寧古塔部不如人。太祖總覺得寧古塔部勝過人。太祖征一處克一處。寧古塔人明明勝人。諸貝勒還不肯相信。真是辜負太祖。

話說太祖與明使抗辯後。雖然有志興兵報怨。却不知同族意下如何。只得將計就計。拜領了敕印等物。明使退出復命去了。太祖遂召諸貝勒商議征討尼堪外蘭之策。大眾曉得外蘭靠着明朝。要在嘉班駐紮。太祖只有遺甲十三副。那裏是外蘭敵手。你勸一句。我勸一句。都說自取滅亡。爲汗不取。（勸得也是不錯。却只知守經不知達權）太祖發一聲鼻笑。大聲說道。明臣內外不和。其兵不足畏。誓梟尼賊之頭。移兵西向。關內之地。皆我有也。（志大言大。早爲後文伏線）諸貝勒都嚇得面如土色。不敢再下一語。

惟有將子女玉帛。連駝馬等絡繹輸運。往依外蘭。(真是送死)隨後連同族貝勒。也有二心。太祖泣血椎心。終朝號泣。真是夫差出入立庭。而呼句踐拘囚還朝。自誓那怕鐵石人。也有幾分感動。(一不是寫太祖的志在復仇。是寫衆貝勒之不肯助太祖復仇。諸貝勒視外蘭如虎。太祖視外蘭如鼠。太祖應當得聰睿二字)不料諸貝勒先後到圖倫城去了一些。不肯協助反將機密報知外蘭。外蘭親到寧古塔拔刃勸降。太祖擊案大罵。幸經近支貝勒勸散。於是有暗殺太祖之心。瞞住太祖。齊在堂子立誓。太祖也理會得。這種舉動並不說破。(乖的也會裝呆)只等兵馬備齊。起程往擊。忽報蘇克素護部薩爾濱城主諾密納率領同部兩寨主噶哈善斯瑚及常書齋有金帛牛羊前來歸附。近臣獻上來。太祖拆書閱讀之。

尼堪外蘭。甘殺同族。以媚明國。惟我聰睿貝勒。比鄰相依。患難相扶。謹申貢獻之誠。永附屏藩之末。

太宗看了。曉得他們與外蘭有仇。那斯瑚又係妹婿。就收了禮物。批了回書。約期宰牛祭天。與諾密納等立盟而散。時萬曆十一年夏五月。起兵征尼堪外蘭。太祖親統大軍。頭戴東珠纓帽。身穿團龍繡褂。朱弓雕箭。分懸左右。後面簇擁著火砲隊。籐牌隊。鳥槍隊。前面一桿沖天寶纛。上書報仇雪恥四字。還有十三匹白馬雕鞍。繡褥各負。遺甲一副。前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將到圖倫左近。噶哈善師瑚及常書兩寨主早已迎到馬前。聽候調遣。只有諾密納並無一騎。一卒傳說。又投外蘭去了。原來諾密納與外蘭並無仇隙。因為外蘭在明朝邊將面前。說了許多壞話。諾密納因此來投太祖。此番亦遣其弟鼐喀達率師前來助戰。奈何半途上被索長

阿第四子龍敦所阻。以致折兵回部。太祖只記得尼堪外蘭恨不得一箭射殺一槍轟殺這圖倫城倒毫不在意。離著圖倫十里下寨。探子早報外蘭帶了妻子逃去了。（外蘭無用）太祖却不及信。張著黃蓋騎著驃馬在圖倫城外窺探形勢。守城兵士亦不在意。那知發一聲喊。寧古塔兵已豎起雲梯一擁而上。箭如飛蝗一般。的發去。圖倫兵士那裏抵擋得住。便開了城門迎接太祖。一路之上。香花羅拜各兵紛紛入城。太祖追問外蘭說道已往嘉班避匿。早已不在圖倫城。太祖將降兵降將安撫妥貼人不解甲馬不卸鞍。一路望嘉班城追來。這嘉班城築得十分堅固。濠深地險。滿目風沙。太祖戴月披星。不一日已到嘉班城外。諾密納與鼐喀達得了信息。飛速往告外蘭。外蘭說道塞外不可居了。聽睿貝勒果然利害。棄了城池。前來投奔明國。剛剛來到撫順地方。撫順守城將

吏開了城門放下弔橋拍馬舞刀殺將出來外蘭正要上前分說只聽見後面馬蹄聲呐喊聲塵頭大起緊緊趕近回頭視之馬上一員大將英姿颯爽燕領虎頭正是太祖外蘭此時魂不附體欲進不得欲退不得豈知數里外寧古塔兵便駐定了腳外蘭一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一溜煙從斜裏逃往別部這裏太祖曉得明吏不納外蘭出兵來拒外蘭已經不知去向了太祖深自追悔不得已還入嘉班暫時班師正是鞭敲金鑼響人唱凱歌還雖不能擒住尼堪外蘭却得了圖倫嘉班兩座城池車馬鎧仗不計其數（第一次出兵便發利市）終究太祖不忘外蘭因為此次外蘭個仇人薩爾滸人曉得太祖利害報與諾賊諾密納心生一計派了親信部臣到營來見太祖問明原委部臣道吾汗傳語渾河

部下有杭嘉及扎庫穆二路。均無他意。可勿往。棟嘉及巴爾達二城。我讐也。可取其地歸我。否則不容爾兵由我邊界行過。太祖驟聽了這話。不覺三尸暴跳。七竅生煙。定一定神。反和顏對來使道。你且候著。另有商議。此時哈斯瑚及常書咬牙切齒痛罵諾賊。太祖猶豫未決。哈斯瑚大吼曰。不破薩爾滌。我將投諾密納去矣。如聞其聲。哈斯瑚的是健者。太祖曰。無爾等一言。吾幾誤事。召進來使。約攻巴爾達城。諾密納以爲中計。誰知太祖也是用的計。叫諾密納會兵巴爾達城下。請諾先戰。諾大笑曰。是欲圖我也。諾密納也乖。一請聰睿貝勒先戰。太祖向索軍仗。然後攻城。諾密納却不堤防。一一交付與寧古塔軍。這時諾密納部下多是徒手。太祖略一揮手。左右圍將過來。一刀劈去。早斬諾密納於馬下。左邊鼐喀達飛騎衝出。拈弓搭箭。正待曳射。被太祖回馬舉刀。眼見得

不能活了。部衆大亂。紛紛伏地乞降。太祖撥轉馬頭。橫刀大叫曰。
只殺爾主。餘皆無罪。三停中只逃散一停。仍令在薩爾滸城居住。
太祖自從五月內由寧古塔進攻圖倫。赤日行天。人饑馬渴。四個
月來。疊克名城。分殲悍汗。部下皆欽仰神勇。不敢小視。從薩爾滸
從容歸國。已經深秋天氣。木葉微脫。(百忙中偏有此閒筆。)一
路上曉行夜宿。還與諸將射一回獵。跑一回馬。舒舒筋骨。這日經
過塘烏哈地方。懸崖絕壁。羣樹蓊翳。遠望有一羣麋鹿。哈斯瑚射
了一箭。早將鹿羣驚散。太祖輕舒猿臂。怒拔雕翎。不到一個時辰。
十三隻鹿盡皆應弦而倒。正在負鹿前進。忽有一隻小獵犬黃毛。
壓背烏爪翻蹄。如兔奔虎跳一般。在馬前繞著。太祖得了這犬。取
名塘烏哈。這犬說也奇怪。凡有警信。他都預先曉得。太祖出獵總
帶此犬。回營亦安置在內。令他守夜。太祖此次凱旋之後。同姓貝

勒見他強盛。又恐他翻起舊案。性命不保。經不得太祖刻刻防範。又聚集了諸貝勒再三勸導。(謫然仁者之言。仍是不嗜殺的宗旨)諸貝勒嘴裏儘管聖神文武的恭惟。那積疑生忌。積羨生妬。這個念頭畢竟不曾放下。(前次想殺他是怕他取禍。後次想殺他是怕他爭雄。却是何苦來)暗中交結了死士。謀刺太祖。又在堂子內立誓。(堂子裏的神祇也聽著好笑)乘著夜半。遣刺客懷著利刃。攀城而進。星稀月黯。鼓角不聞。塘鳥哈伏在太祖几下。向太祖怒喝三聲。太祖正閱文書。曉得不妙。隨手在帳上拔出佩刀。登城一望。只見瞽然黑影掠堞而去。旁邊還遺著雲梯。到得諸將聞聲而來。太祖向之大笑曰。此狐鼠耳。烏足爲我害。(說得輕鬆之至)也不追究是誰主謀。只傳令各寨立柵伺賊。太祖威名遠布。各部也不敢來侵犯。他同族貝勒。兩次不能暗殺。倒反尊敬畏

服起來。服了同族貝勒。太祖又想到外蘭之仇。與哈斯瑚密議。要盡翦外蘭羽翼諸部。恰好蘇克素護河部。渾河部。完顏部。棟鄂部。哲陳部。訥殷部。鴨綠江部。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烏拉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星羅碁布。互相殘殺。太祖竊喜曰。吾待其敵。一舉而殲之。勝雄師百萬也。（志大言大。又爲後文伏線）

訓練士卒。修整器械。以圖大舉。忽濟瑚寨報稱。章嘉人借兵哈達萬汗。以渾河部兆嘉城主理岱爲嚮導。劫我寨內糧餉而去。請派大軍追擊。（開頭刀的來了）帳下一將起謂曰。此必章嘉城主寶實之子康嘉所劫。願以單騎奪還。太祖視之。乃部將安費揚古也。（有聲有色）太祖曰。一人勢孤。可率十二騎往。揚古不敢回拗。頂裝貫甲。提著一把大刀。飛到濟瑚寨內。劫賊早已去遠。揚古把馬一縱。說道不殺劫賊。誓不回部。（好揚古）塵沙滾滾。趁著朔。

風約有二十餘里。見前面一隊人馬。辨不出多少人在那裏緩緩行走。揚古發一聲呐喊。十二人亂舞短刀。將劫賊如同砍瓜切菜。四十餘人早已殺個淨絕。（好揚古）糧餉一毫不缺。反得了許多馬匹。揚古歸至濟瑚。却是揚鞭得意。緩轡而行。十二人齊唱著胡歌。帶了馬匹前進。那風勢刮得愈緊。看看將要下雪。揚古不提防。背後有人來趕。漸近本部。與太祖抱膝相見。太祖賜下牛酒。揚古與十二人煨炕烤火。（寫揚古正是寫太祖）那雪已撲滿皮帳了。（伏後）揚古解甲欲睡。忽聽得太祖帳裏塘烏哈吠得怪異。也顧不得鞍馬勞頓。披件一口鐘。套上皮靴。急急入寨。只見哈斯瑚諸將已經擠滿。塘烏哈猶吠個不住。太祖閒閒自若的對諸將道。今日安費揚古回來。曉得有兆嘉人跟著否。揚古愕然對道。不知太祖道。也曉得你不知。這是董鄂部主要報我攻取彼寨之

仇。因而設械相待。那兆嘉人甘爲戎首。便釀出此等變故。如今侍衛帕海死了。這仇如何不報。（二個仇人殺却又有一個仇人）揚古道。這是部下的不是。有驚我汗。不識兆嘉人如何入寨。太祖道。還虧著塘鳥哈。這樣大雪。我早睡在帳裏了。（再點雪字）起來。靠著雪光。望見有賊拔寨欲入。我將窗櫺奮擊。窗上早有積雪。（三點雪字）我便喊道。逆賊速入。爾不入。我卽出矣。我開窗踏雪。（四點雪字）持刀向前。賊已手刃一人而去。我隻身追趕。雪裏辨不出路。（五點雪字）逆賊又冒雪而遁。（六點雪字）只得回來。纔知死的是帕海。揚古道。明日出征兆嘉。部下願爲前鋒。嚴裝待發。須臾部將齊集。向渾河部進發。（冒暑發圖倫冒寒發贖罪。看看曙光已現。雪猶未止。（七點雪字）太祖早換了軟甲。渾河太祖不凡。）經過的山川城郭。正如粉裝玉琢的一般。至晚。

已抵噶喀嶺下寨。發下燒刀牛肉。那雪益發下得大了。（八點雪字）後人有詩贊道。

莫將玉戲怨天公。銀樹琪花一望中。鱗甲萬千新。戰罷凱歌同。
記蔡州功。

五更報過。太祖傳諭起馬。諸貝勒叩諫曰。前面山勢峻險。石坡都
被雪沒了。（九點雪字）倘有伏兵。如之奈何。不如暫駐待雪霽。
了。再行。（十點雪字）太祖忿然作色曰。理岱我同姓兄弟。乃自
相戕害。爲哈達嚮導。豈可恕耶。令諸貝勒通告大小軍隊。掃雪開
路。（十一點雪字）果然揚古領著前鋒兵士。鑿山爲磴。鱗次而
立。以繩弔馬曳之而過。便是管仲險。歷山戎。鄧艾路。通蜀郡也。沒
有這樣的艱苦。（總寫一筆補足上文）太祖單刀匹馬。押著諸
貝勒斷後。果然到了兆嘉龍敦。趕忙來看。寧古塔旂旛鞍馬盡皆。

湧雪而來。（十二點雪字）密報城主理岱令其預備對敵。理岱鳴螺登城。堆著擂木砲石。兩邊伏著幾百弓箭手。說時遲那時快。揚古已兵薄城下。正在兜鍪上拂去雪片。（十三點雪字）理岱城上已傳叫放箭。那箭如疾風驟雨。揚古紛紛用刀撥去。（好揚古）諸貝勒見此光景急勸太祖旋師。太祖見揚古正戰得有興益發去了麾蓋衝突向前接應揚古。（好太祖）衆貝勒再欲強諫。太祖大聲號於衆曰吾知其有備而來。豈能遽還。臨陣退縮者斬。冒箭督兵鼓聲不絕。是時雪已止了。（十四點雪字）揚古前軍逼到城根。諸貝勒擁著太祖銜尾而進。理岱見勢不善。欲決城濠之水以絕敵路。那知水爲雪塞。（十五點雪字）盡皆冰凍。理岱更是著慌。只得上城固守。太祖已將全師圍城。從辰時攻到酉時。燈毬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各軍吹角助喊。理岱正不知有千軍。

萬馬殺來。（從理岱眼光中看太祖更比龍敦眼光中看太祖來得親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手下諸將亦多困乏。遂被太祖斬關直入。理岱慌做一堆。正想逃遁。已由揚古部下擒住。（前次兩個仇人是死的。此次一個仇人是活的。死的吃虧活的便宜）太祖責之曰。念爾一祖所生。宥爾一死。遂舍去。（太祖真不嗜殺）得了兆嘉城。便欲搜索龍敦。龍敦却雜在亂軍中逃了。（第二次出兵又發利市）龍敦因太祖不可輕敵。只得聚集一班族衆。商議代理岱報仇。說了哈斯瑚如何助紂爲害。推刃同氣。要想將哈斯瑚暗殺。一以謝理岱。一以弱太祖族衆也怕哈斯瑚跟著太祖。一言聽計。從有什麼後患。一齊允了。龍敦便叫人向寧古塔。衆貝勒處行離間之計。正是

剖竹酬庸猶有待
然萁煎迫已當前

哈斯瑚攻克兆嘉以後。畢竟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回 哭英雄全力克龍敦 通婚媾故交聯葉赫
諸貝勒不能害太祖反害了太祖妹婿哈斯瑚爲太祖替死太
祖那得不哭後來兩次暗殺均被太祖獲住託辭釋放以免後
患與不殺鄂爾果尼及洛科正復相類雍齒且俟吾屬無患漢
高而後僅見斯人畢竟有開國氣象

寫攻打瑪爾墩時用牌擋箭圍寨斷汲寫攻打哲陳部時馳馬
執纛冒暑渡河這時稍一退縮勢必一敗塗地雖曰天命豈非
人事莫說太祖是徼幸成功

尼堪外蘭由圖倫至嘉班由嘉班至鄂勒琿由鄂勒琿至明邊
不但未曾與太祖一戰並未曾見太祖一面卒至身僇名敗貽
害明國通商增幣爲太祖所輕視欲用外蘭以覆太祖卒爲太

祖所覆明之不智甚矣。

太祖屢次被箭。屢次不爲箭害。其險極矣。納申刀斷馬鞭。哲陳部兵圍南山。其險更倍。於被箭。太祖無戰不克。無攻不取。並不自覺其險。可謂一身都是膽。

寫瑪爾墩之峻險。是寫太祖寫渾河之奔急。亦是寫太祖。否則不足見攻奪之難也。寫碩翁科諸將懸崖。是寫太祖寫穆爾哈。齊諸將衝陣。亦是寫太祖。否則不足見計畫之難也。寫伊素等謀害太祖。是寫太祖寫果尼洛科等發射太祖。亦是寫太祖。不然不足見鎮定之難也。此文家烘託法。

欲說葉赫攻戰。先說葉赫交好。此回盡是英雄本領。却攬入一段兒女情事。瑣瑣屑屑。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竟換出一副筆墨。來那得不令人拍案叫絕。

話說龍敦與諸貝勒密商。欲將哈斯瑚加害。諸貝勒本懼怕太祖。又聽了龍敦詭話。說在要路埋伏。俟哈斯瑚過去。卽行殺却。看聰睿貝勒如何辦法。(亦是惡計)諸貝勒乘間告太祖曰。我軍出征日久。部內空虛。噶哈善斯瑚忠勇可恃。不如命其歸部。太祖不知是計。只當諸貝勒已釋前嫌。深爲賞贊。遂傳令哈斯瑚分兵前往。哈斯瑚極陳理岱狡猾。恐其反覆。請以單騎馳返寧古塔視事。太祖不許。付以精卒百人。傳語元妃佟甲氏。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爲後文葉赫氏伏線)善理國政。這哈斯瑚本太祖同母妹。壻宮中府中之事。盡皆與聞。哈斯瑚奉了太祖之命。帶著軍士。迤邐望寧古塔前進。正值初春天氣。披副棉甲。騎匹快馬。將至瑪爾墩寨下。山坳裏發一聲喊。閃出一員大將。便是龍敦。也不打話。望著哈斯瑚便砍。哈斯瑚見勢不善。從斜裏虛晃一刀。落荒而走。兩

翼又有埋伏。大叫噶哈善斯瑚速速下馬受縛。那瑪爾墩兵一層一層的圍攏來。所帶精兵盡在後面隔斷。哈斯瑚且戰且走。殺開一條血路。剛要突出圍來。龍敦早在前面立住。哈斯瑚從午至晡。人馬俱乏。與龍敦又鬪了數合。坐馬打個前失。遂爲龍敦所害。後人有詩贊曰。

朔雪炎風裏。威名列部聞。識時稱俊傑。開國記功勳。
下嫁宜韓姞。知交感伍員。青山無限恨。猶說故將軍。
哈斯瑚旣遭龍敦之變。餘卒趕回兆嘉報。與太祖知道。太祖對衆貝勒放聲大哭道。龍敦與我何仇。壞我干城。師旋之日。我將直搗賊巢。(太祖之哭是眞哭。哭尼堪外蘭之仇未報先失。此將哭哈斯瑚。正是哭景顯二祖。)言罷欲率衆往收骸骨。諸貝勒面面相覲。各不出聲。太祖早有幾分猜著。(畢竟乖覺)其中太祖的繼

母弟薩木占。更是驚魂不定。在那裏瑟瑟的抖。（兩次害阿哥害不著一次害姊夫竟害著了害姊夫仍是害阿哥可嘆）太祖付之一歎。便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聽他暴骨原野。鳥啄獸囁。不令功臣寒心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我每想到哈斯瑚便想到我妹。我不怕龍敦爾等不必同往。說罷又哭。（纏綿悱惻太祖能以誠感人者）正在整頓馬匹預備起行。忽一老將近前止之曰。諸族皆仇主公。不然主公的妹夫何故見殺。宜勿往。恐有人相害。太祖視其人乃族叔楞敦也。（多少壞弟兄却有一個好阿叔）太祖不聽。晝夜趨行。至瑪爾墩城大叫曰。有害我者速出。龍敦聽得太祖到來。並無諸貝勒護駕。料是無人內應。閉關不出。太祖收了骸骨解下所御冠履衣服從優殯葬。諸貝勒深怕太祖治罪。（虛心病發了）薩木占便帶了納木占納申。

完濟翰三人各歸本部。真是。一不做。二不休。反通信。龍敦甘以兵助使攻太祖。（可見管鮮蔡度不是周公不仁元吉建成不是唐宗太忍從前用的是暗箭如今竟要用明槍了）太祖將哈斯瑚葬畢。曉得諸貝勒此等舉動便想回征龍敦。又恐理岱反側只得耐心稍待。（精細）誰知諸貝勒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一面明槍一面暗箭諸貝勒又何苦來）私下串了一個賊來殺太祖。這日天氣漸熱雷聲殷殷像要下大雨光景。夜間滿天墨黑那賊已潛入寢處。太祖聞聲知警到煙突旁伏住倚著一把刀在那裏聽那賊撲了一個空剛欲轉身瞥見電光一閃刀背擊去賊已仆在地上。近侍洛漢上前欲殺太祖曰彼來偷牛耳。（乖人精細）縱之使去（放了一個）太祖益加謹慎面子上却不露出一毫行徑。只當沒有這事晚間巡行各帳以防不測。（乖人真精細）只

見籠婢不會就臥。然燈明滅。若有所待。時已五月。俱穿短甲。隨到寨內攜取弓矢。佯作如廁。遠遠望去。在籬落邊看見人影。一箭射去。賊駭而遁。太祖早已追及。其人名喚伊素。又縱之。諸貝勒不識。是何作用。(又放一箇。煞是奇怪)。太祖科定理岱不敢再叛。把兆嘉的事布置妥貼。傳令拔寨回部。諸貝勒及部將聽了令下。只得將輜重糧餉收拾完備。各軍士穿著盔甲。汗如雨下。一路金流石鑠。靠著飲些山水。慢慢的到了瑪爾墩寨。一面分兵往攻四部。以爲牽掣地步。太祖親在瑪爾墩半里外下寨。這敵寨却在萬山頂上。四圍多是樹木濃陰。密布異常。涼爽敵兵解甲散坐。以逸代勞。太祖部下連馬都熬不住熱了。(兩回夾寫可見太祖克瑪爾墩之難)。欲待上山攻打。只有一條羊腸細路。曲折盤旋。隨征將士。到此都暗暗叫苦。(先寫將士叫苦)。太祖四面巡視。揮鞭指

謂兵卒曰。如此險寨。只須分牌攻打。乃就陣前豎起三列大牌。擋箭並列而進。至路狹處。一牌前行。兩牌繼之。近寨丈許。三牌各自分列。兵卒值此炎暑。赤野千里。亦均叫苦。(後寫兵卒叫苦)衆兵卒從牌後出箭。戰到數合。敵寨飛下木石。阻住進路。馬蹄爲山石。酷熱所熨。亦均躡躅跳躍。只是叫不出苦。(未寫馬亦叫苦)太祖只做不見。傳令前牌已仆。次牌前進。次牌又仆。三牌前進。寨內督戰的是訥申。只顧著指揮部下放箭。不隄防。太祖在斷木後發一冷箭。正中訥申。一時軍心大亂。三牌乘勢進過。太祖趁此機會。又連殪四人。訥申早已望著界藩遁去。(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太祖料定龍敦心驚膽破。不敢再下。乘著天暮。鳴金休息。次早築起長圍。斷絕寨內汲道。這瑪爾墩本是個窮巖絕壑。全靠著天雨。有水養活人馬。若要下山取水。路途亦遠。太祖圍到第四日。

寨兵不戰自潰。太祖計議已定，叫碩翁科巴圖魯、安費揚古、巴遜等各統所部，於日落後跣足緣崖而上，寨內還道將軍自天飛下，連完濟翰亦逃赴界藩。太祖得了瑪爾墩駐兵寨內，欲乘勝招降諸部。（太祖終不嗜殺，偏偏諸部要求送死）正在分兵四百人離寨，忽接本部探報，說董鄂部主已經出師攻我，所帶藥箭均是蠍毒浸成。（是三國志演義內孟獲作用）諸將聞之大駭，勸太祖不可開釁。太祖曰：「今幸彼內亂耳，又值秋高馬肥，我不薄待人，人薄我如兵法何？」諸將稱善。恰值仲秋時節，殺奔董鄂部城下。部主阿海巴延聚兵四百，將齊吉達城守得鐵桶相似，隨你仰攻辱罵，並不出戰。因爲部主曉得太祖利害，恐一戰便要失敗，使他老師糜餉。俟退時再攻其後，看看兩箇餘月，交到冬令，塞外便要下雪。那巴延終究死守，不能破城。朔風驟起，已經花飛六出了。太祖

慮兵士寒冷。支起牛皮棚帳。焚草代爐。一片濃煙。辨不出城外營壘。城內只道兵退。開門衝出。太祖乘勢一掃。斬卻四人。獲甲二副。（慰情聊勝於無）雪下愈大。意欲收軍歸去。（前次下雪出師此次下雪班師）行至半路。忽有一部壺漿簞食。引著一隊老小跪伏道左。向太祖馬前叩首曰。翁鄂洛。吾仇也。前被所縛。請以一族之衆。助我破之。太祖駐馬視之。却是完顏部主遜札沁廣袞。自念興兵至此。宜乘時戡定一方。太祖俯允其請。（以大事小謂之樂天。太祖之扶弱鋤強也。同此理）廣袞羅拜而去。那廣袞的姪兒岱度墨爾根與鄂洛城主鄂爾果尼相善。遞信報知。說道寧古塔兵將到。叫他預先籌備。廣袞却困在鼓裏。太祖漸漸逼近。傳令放火清野。霎時間上下通紅。如同白晝。這夜月色又大。映著雪光。（好一派景緻。比周瑜諸葛亮火燒赤壁如何）村莊廬舍已成。

了一片瓦礫濃煙突起城樓上早著上一角太祖升著屋頂叫部下搶城果尼望得親切一箭直中太祖緊截頭冑太祖拔箭含口還射果尼果尼應弦踣下火光中鄂洛兵見太祖流血至足仍舊鑿戰果尼部將洛科趁勢又放一箭早穿過太祖領子甲護項已入咽喉血肉相黏流及手腕諸將爭相救護太祖止之（好漢）一手捫傷處一手拄弓而下既仆復起甦輒飲水凡一日一夜創口纔合（真好漢）諸貝勒力勸暫息回至寧古塔曰吾不聽人言致受此創翁賊一日不滅我恨一日不忘也（真真好漢）翁鄂洛不知太祖生死先想吞併墨爾根以報前怨墨爾根手足無措忽翁兵無端自退墨爾根也不追趕不多幾日傳說寧古塔兵已克翁鄂洛城果尼及洛科均封牛衆額真原來太祖聞得果尼與墨爾根交戰（前是虛寫後是實寫太祖得翁鄂洛部是從

傳聞補出筆便不平）就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得了此城果尼與洛科爲太祖部下所獲正欲請殺太祖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爲其主乃射我今爲我用不又將爲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於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自此果尼洛杉科甘爲太祖所用（齊桓公不以射鈎殺管仲）太祖綏內攘外各部落已什得四五想到尼堪外蘭總說對不住祖父與果尼商議起兵果尼曰尼部爲明國擊逐後逃於鄂勒璉地築城居住我軍深入不易不如先攻界藩（不殺果尼原來爲此）時界藩部長訥申巴穆尼自從在瑪爾墩逃回後早已結合薩爾滌棟嘉巴爾達三部欲犯太祖太祖祇帶得甲士二十五步卒五十馳入界藩邊地訥申擁衆來敵追至太蘭岡之野訥申舞刀拍馬擊斷太祖馬鞭馬驚欲竄太祖乘勢回馬只一刀訥申已墜馬下（了却訥申）巴

穆尼欲來救時。又爲一箭射斃。（了却巴穆尼）這裏掌著勝鼓。徐徐回營。風和日暖。一路上楊柳都已青了。正引著甲士步兵。行經南山斜裏。閃出一彪軍馬。打的是哲陳部旗號。（寫得突兀之至。）風馳雨驟。只望太祖隊裏衝入。太祖見來勢勇猛。手下僅有棉甲兵五十。鐵甲兵三十。嚴陣相待。哲陳兵亦張開兩翼。未及開戰。山灣裏一聲胡角。又有五支人馬蠭擁而來。（寫得亦突兀之至。）擡頭一望。旗上是什麼托摩和章嘉巴爾達薩爾滸界藩等部。太祖全不在意。只望著哲陳部。攻打滿望後哨。接應一鼓擒之。哲陳部漸次却退。太祖渡過渾河。正值水漲。（爲太祖一驚。）哲陳部回馬待戰。敵兵愈聚愈衆。太祖知已深入部下。札親桑古里。又要解甲與人。（又爲太祖一驚。）太祖大怒。親自馳馬執纛。（好看。）把部下將士一律退駐。只帶了兄弟穆爾哈齊及將近侍延。

布祿烏凌阿三將旋燈似的與哲陳兵戰殺去二十餘人敵皆棄甲拋戈爭渡渾河溺死者更不知凡幾太祖冒暑督隊坐地休憩將士見纛先後馳至又斬敵四十五級追至吉林巖下來兵又墜崖殞命太祖曰今日之戰以四人而敗八百人之衆是天助我也不貪天之功纔是英雄太祖這一番回到寧古塔人人畏服箇箇稱揚先後取得素護河部之安圖瓜爾佳城渾河部之貝渾寨次年七月下令出征尼堪外蘭招撫哲陳部托摩和城衆旌旗耀日戈戟連雲徑至鄂勒琿城外下寨外蘭聞信匿入明境其時索不得率衆出城巡視忽有四十餘人疾馳掠城而過爲首一騎徧戴氈笠披青棉甲太祖疑是外蘭詎爲四十人所圍身被三十餘箭卒殪八人斬一人而還（太祖畢竟不弱）旣入鄂勒琿後便致書明國邊吏書曰

尼堪外蘭殺吾祖父。吾不共戴天之仇也。今逃入爾國。爾速執以歸我。不然興師伐爾矣。爾毋悔。

明將接得此書。略謂不便執送。請自來殺却。因命齋薩前往。卒斬外蘭。明國頗知聰睿。貝勒氣燄。不敢兵連禍結。願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并開撫順清河寬町。鑿陽四關互市。(寫明弱正以寫太祖之強妙)太祖報了大仇。足慰平生之願。鄰部如哲陳之克山寨及巴爾達城洞城。或降或戮。雄名大震。(不煩鋪敍總束得好)蘇完部主索爾果來歸。用其子費英東佐政。董鄂部主克轍巴顏之孫何和里來歸。卽妻以長女。雅爾古寨扈喇虎來歸。養其子扈爾漢爲子。賜姓覺羅。軍民之來如水就下。(披郤導竅毫不費力。是妙於翦裁處)所謂巨魚縱大壑。鴻毛遇順風也。沒有這樣舒服。哈達國萬汗之子貝勒扈爾干。遣子戴善。又送女來歸。

太祖太祖復令諸貝勒大臣往迎葉赫貝勒揚吉努之女以踐盟約。是爲孝慈高皇后。先時葉赫爲各部之強者。太祖曾親往遊歷。勸貝勒揚吉努勿受明給。共圖大舉。揚吉努知太祖爲非常人。正在進退維谷。太祖張目四顧。見前面東廊下一羣侍女圍行兩個女郎。(英雄兒女畢竟關心)都穿著錦地繡花長襦。露出蜜綠鑲邊的褲脚。生成天足裝著棗紅緞旗圓淨白綢襪。婷婷嫋嫋長的約有十八九歲。幼的不過十一二歲。(加倍寫法爲後文許婚伏線)揚吉努正在發怔。瞥見太祖注目兩女。也不說別的話。但道聰睿貝勒威震遐邇。方且率土來歸。誰敢侵犯。我部承貝勒之光。得保寸土。感恩深重。何以爲報。言罷。卽命排宴。酒下數行。談及家事。(細)並問太祖眷屬。太祖以元妃佟甲氏繼妃富察氏相告。揚吉努曰。吾有幼女。願奉箕帚。今方罷獵。請在後堂相見。揚吉

努引導太祖步入後面。雖非彩梁畫棟雕牆。已早改了那羈幕。氈帳的格式。須臾幼女出見。盈盈下拜。天姿國色。含著一種端重之氣。太祖亦還禮不迭。仍出前堂宴飲。山珍海錯。羅列滿前。說不盡繁華富貴。太祖帶醉謂揚吉努曰。旣通婚媾。不予長而予幼何耶。揚吉努曰。長女恐非嘉耦。幼女儀容端重。堪匹貝勒。一知子莫若父。太祖欣允。至是始以禮娶之。葉赫貝勒亦親自送女而至。是爲明萬曆十八年九月。高皇后年甫十四。次年卽生太宗。崩時二十九歲。太祖旣娶葉赫女。後仍是秣馬厲兵。安排出戰。並不纏綿枕席。自損銳氣。(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這時正往征王甲路過東星河地。只見一星隕下。其大如斗。有光。士卒驚駭不知。主何吉凶。正是

動地風雷。催大敵。

垂天星宿。示先幾。

畢竟太祖此番出師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回 四使臣賜筵修好 九部長棄甲投誠

葉赫兩遣使臣。太祖都待他以禮。他都報太祖以慢。驕則必敗。古語有之。葉赫蹈此覆轍。那能取勝。

葉赫遣使傳語太祖。遣使報書太祖。只以嚴正奪人。不肯用詭詐手段。叱伊拜二使一段罵圖爾德各使一段與後文書上一段。段針鋒相對。

有投書之阿林察。復有探敵之武理堪。更有甘受軍法之朗塔哩寫。三人。生龍活虎。不怕死。不辭勞。滿洲人物。固自不少。葉赫雖有九部。其何能敵。三萬人多矣。亦奚益哉。此回有加寫之處。有反寫之處。有互寫之處。太祖召見使臣寫得朝儀整肅。是加寫也。武理堪往探敵寨。寫得兵聲赫奕。此反。

寫也。富察妃進觀寢室。寫得敵情急迫。此互寫也。加寫是寫太祖。人人知。人人能言之。反寫互寫亦是寫太祖。人人見之人。不能知之。且不能言之。

有太祖之觀書。有太祖之酣寢。諸貝勒部將箇箇急煞怕煞。連富察妃也急煞怕煞。中間更插著鼐護三坦一番話。葉赫降將一番話。更是急煞怕煞。太祖只閒閒的說了幾句。覺得葉赫九部。都是一鼓可擒說一句。應一句。這是諸貝勒部將所不料。更是富察妃所不料。

葉赫死了大貝勒。敗了許多鄰部貝勒。狼狽回去。其氣苦可以想見。這納林布祿眼光自然不如揚吉努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此語可以移贈布祿。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豈能逃此語。可以移贈太祖。

話說太祖因星隕示變。早知有克敵之兆。不幾時王甲城主戴度墨爾根也被斬了。聞說兆嘉有警。移兵征之。城主寧古親又爲所獲。太祖自從嗣位後。先後八年。將附近五豪部盡行翦滅。統一滿洲。（總束一句。先統滿族）這滿洲說是女眞的變音。又說是曼珠的譯音。年湮代遠。也無暇去考證他。從此太祖爲滿族全部之主。諸貝勒悉聽指揮。到沒有人再來暗算了。（纔算心服情願）太祖雄心勃勃。又想出獵海西。這海西衛本有數部。一曰哈達。一曰輝發。一曰烏拉。那最強的便是葉赫。葉赫嘗爲諸部盟主。每每妬忌太祖。想來挑釁。只是素有婚姻之誼。一時未便廝殺。一孫權與劉備亦是礙著。孫夫人奪回高皇后。未曾奪回太祖。賽過劉備。葉赫不如孫權。太祖得了鴨綠江路部落。疆域日大。葉赫萬不能忍耐。葉赫部主便是揚吉努之子。名納林布祿。於太祖

係是郎舅至親。他差了兩個使臣伊爾當阿、拜斯漢來見太祖。太祖按著儀注接見來使。伊拜陳詞曰：我烏拉、哈達、葉赫、輝發與滿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豈有五主分建之理？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將額勒敏、扎庫穆二地以一與我？（真有意尋鬧葉赫該死）太祖叱之曰：我乃滿洲爾乃呼倫。爾國雖大，我豈肯取？我國卽廣，爾豈得分？且土地非牛馬比。豈可割裂分給？爾等皆執政之臣，不能各諫爾主，奈何覲顏來告耶？（義正詞嚴）兩使雙頰俱赤，諾諾連聲而退。（還算天良發現）歸告葉赫部主曉得太祖心懷叵測，深恐出兵不敵，便飛函長白部下訥殷、珠舍理兩部，蒙獅子搏兔，用著全力一面仍約呼倫四部分遣使臣再往滿洲索地。太祖得到探報，傳令各貝勒是日武裝入衛。太祖戴著緯帽綴

著無梁珠項却是四月天氣黃綵暗龍夾袍四團龍褂尖頭綵靴及早升殿兩旁貝勒及部將全是頂盔貫甲懸著腰刀弓箭階下甲士分著棉甲鐵甲排成左右二翼殿上地下攤著繡墊真是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唐人早朝詩不過這樣堂皇富麗不到辰牌時分三部使臣入觀行了滿禮太祖溫語相答便傳賜宴衆使臣看了這等氣概早已目瞪口呆再不道鬻熊之墓路藍縷衛文之布衣帛冠不上十載竟弄到包併滿洲的局面酒至半酣圖爾德起請曰我主有言欲相告恐觸怒見責奈何太祖視之係是葉赫使者（先請罪後說話使臣已寒心矣）便道爾不過述爾主之言所言善吾聽之如出惡言吾亦遣人以惡言相報吾豈責爾乎圖爾德曰我主云欲分爾地爾不與欲令爾歸附爾又不從倘兩國興兵我能入爾境爾豈能踏我地乎（益發有意

尋鬧葉赫更該死。」太祖聞言。引佩刀斷案。怒目大罵曰。爾主兄弟。何嘗親臨陣前。馬首相交。被冑裂甲。經一大戰耶。『不由人不惱。』前次不過一叱。此次居然大罵。妙有分寸。『昔哈達蒙格布祿岱善。自相擾亂。故爾等得以掩襲之。』何視我若是之易也。況爾地豈盡設關隘。吾視蹈爾地如入無人之境。晝卽不來。夜亦可往。爾其奈我何。昔吾以先人之故。問罪於明。明歸我喪。遺我敕書馬匹。尋又授我左都督敕書。已而又齎龍虎將軍敕書。歲輸金幣。汝父見殺於明。曾未得收其骸骨。徒肆大言於我。何爲也。『更嚴詞義正師直。爲壯曲爲老葉赫。那得不敗。』言罷。目視諸貝勒。圖爾德恐被所算。因對太祖曰。聰睿貝勒無多言。但問歸附不歸附。割地不割地耳。餘非使臣所知也。遂率哈達輝發各使而退。太祖怒猶未息。見部將阿林察侍立在側。問之曰。葉赫何物。敢輕滿洲。吾對

來使未盡欲言。吾欲遺書責其主。爾能持往否。阿林察曰。旣蒙差遣。某何敢辭。太祖修書付之。曰。爾持此書至葉赫兩貝勒前誦之。若懼而不誦。卽居彼不復來見我。阿林察行後。已爲葉赫大貝勒所知。迎至其家。阿林察登堂相見。這大貝勒名叫布齋。彼此相見。言及納林布祿出獵未歸。阿林察備述奉使原因。布齋索書觀看。阿林察朗誦其書曰。

我與爾葉赫部。非仇讐。乃婚姻也。爾屢遣使前來索地。爾知我滿洲強盛之勢乎。爾如各守疆界。我看爾妹之面。暫不伐爾。爾如敢糾衆犯我。他時玉石俱焚。非我之不仁不義也。聽爾自擇。弗貽後悔。(書亦光明正大)

布齋聽罷此書。卽告阿林察曰。爾宜先歸。我弟言辭不遜。有犯爾主。爾主不能不怒。若我弟見書。恐於爾有礙。(布齋也會說謊)

阿林察回見太祖說二貝勒出獵未歸。太祖一笑曰。此必往鄰邦協謀密策。豈真出獵耶。（一語說破）遂令諸貝勒備軍馬候命。一面派探馬前去打聽。果然探馬回報。長白山下珠舍理訥殷二路同引葉赫兵來劫我東界洞寨。太祖方在內苑畫閣上觀書。聽過這番探報。仍坐交龍椅上。觀書如故。（好閒暇）諸貝勒驚告曰。敵至矣。請主公發兵抵敵。太祖曰。任彼劫之可也。（奇語驚人早爲後文伏線）此不過我同國之人遠附葉赫劫掠我寨耳。水豈能越山而流火。豈能踰河而然乎。蓋水必下流火必上然珠舍理訥殷二路終當爲我有也。（料敵如神）諸貝勒猶疑。太祖不輝。發三部劫我瑚布察寨。太祖起立曰。可戰矣。（將軍欲以巧勝赫忽又有探馬報到。言是葉赫部劫了東界洞寨。又引哈達烏拉。

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此一語逼極而飛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遂躍馬引弓率兵向瑚布察追去。那敵兵猶未馳到只得暫伏山灣。太祖趕上一鞭指謂軍士曰此去離哈達部之富勒佳齊寨不遠。吾往劫之挑其出戰俄而已到富勒佳齊見前面敵兵出寨衝來。遂令軍士前行引敵（太祖善於用計使人不可捉摸）太祖反在後路接應正在瞭望突被敵兵三人聯騎揮刀來追三人鼎足而立大有滅此朝食之勢一人揮刀向前太祖拔箭迎面射去右一大呼駛入曰汝弗恃強尙有我在（寫來將正以寫太祖）太祖回身騎馬扣上一矢僅中馬腹三人一律逃遁太祖拍馬追趕二人早從斜裏遁去三叉路口岔道崎嶇不知從那一條路走。得好向天四顧忽聽樹林內鸞鈴一響太祖只一人一騎這一驚非同小可（寫來將愈以寫太祖）那來將只顧前奔太祖認得

是哈達部主蒙格布祿後面還帶着幾隊披甲軍士有一將斷後保駕。太祖料是往助富勒佳齊之戰。在壺內拉了一支箭從馬後射去。馬已滾倒在地。把蒙格布祿仰面一交。（喝一聲采）正待上前割取首級。後將已飛騎而至。大叫勿傷吾主。把蒙格布祿扶掖去了。這將便是泰木布祿。太祖轉出岔口。來了騎兵三人。步卒二十人。把馬加上一鞭。趁勢追去。果然連斬十二馘。獲甲六副。馬十八匹。騎兵步卒前簇後角。擁着太祖回寨。諸部將上前報功。（再喝一聲采）太祖曰。這不足喜。敵兵大隊。且晚必至。誰敢前往偵視。帳外有一人轉入對曰。末將願往。衆視之乃前鋒部將武理堪也。（風檣陣馬一片神行）武理堪從東路往探。被烏鵲呱的呱的叫了轉來。改走西路。由札喀進發。已與渾河相近。只見連營列寨。霧集雲屯。旗影翩翩。角聲鳴咽。武理堪跳下馬來。沿着渾河。

一帶轉去。炊煙四起。燈火齊明。映着渾河的水光。點點皆赤。一陣名鵝鸞將號熊貔寫葉赫亦以寫太祖。這九部兵馬在此埋鍋造飯。預備次日出陣。武理堪一五一十呈告太祖。太祖只是大笑。（笑得奇太祖善於用計。更使人不可捉摸。）說了一句五鼓起行。不可驚動百姓。轉身到帳裏去睡了。（睡得更奇太祖善於用計。愈使人不可捉摸。）諸貝勒聽了這信。你疑我懼。又不敢去請問太祖。早爲繼妃富察氏所聞。富察氏隨着太祖到也深宵警枕。中夜投籤。自從葉赫氏進宮以來。不免有點子分寵。况此番是葉赫母家的禍水。怕太祖有所瞻徇。從來英雄兒女。這四個字是萬劫不磨的。（金剛努目變爲菩薩低眉。是寬以養局法。）富察氏入帳觀看動靜。太祖果是熟睡。便拍着太祖道。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耶。豈方寸亂耶。懼耶。（呢呢兒女子語如百囀黃鸝。不徐不

疾全書中難得有此」太祖一個翻身。知道富察氏在側。便說汝尙未睡耶。此何時耶。人有所懼。便不成寐。前聞葉赫三路來侵。並無確期。吾故憂悶。今則算計已定。高枕無憂矣。爾何必急急爲。況吾不負葉赫。葉赫合九國之兵。戕害無罪之人。天必不佑也。外面傳報五更。軍官執旗請令。太祖起身膳畢。率衆貝勒大臣登堂子再拜而祝曰。

皇天后土。上下神祇。某與葉赫本無釁端。守境安居。彼來構怨。糾合兵衆。侵凌無辜。天其鑒之。

又祝曰

願敵人垂首。我軍奮揚。人不遺鞭。馬無顛蹟。惟祈默佑。助我戎行。(與前書一樣光明正大)

祝畢。躍馬起行。約五十里許。見前面山勢極險。下有平坡。問諸將

此處何地。對云托克索地。離札喀赫濟兩城。只二十里之遙。過去便是渾河。太祖停騎傳語。支起牛皮帳。排起鹿角。一字兒紮成大寨。召進諸貝勒部將。升帳諭話。諸貝勒部將席地而坐。太祖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項臂傷。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繫。難以奮擊。我兵輕便。破敵必矣。一紮硬寨打死仗。妙計妙計。衆皆應命。次日拔營至札喀之野。守將鼐護三坦來告曰。敵兵辰時已至。攻城不克。追攻赫濟格城去了。今敵兵甚多。奈何。衆俱色變。怪不得要一驚。忽後面一人縱馬追來。大呼。聰睿貝勒何在。敢問我兵幾何。太祖回馬視之。乃札喀人朗塔哩也。一勇猛之至。太祖曰。兵精不在多。言罷。朗塔哩登山一望。還告曰。若以敵兵爲多。我兵亦豈少耶。昔我國與明交戰。明兵漫山蔽野。我兵只二三百。尙敗其衆。我國之人驍勇敢戰。必破敵兵。如不勝。吾甘軍法。一快人。

快語。於是人人擦掌箇箇磨拳。准備廝殺。太祖曰敵若還軍。我將乘夜擊之。如未去。則明晨接戰。不多一會。探馬陸續來報。說敵軍運糧築壘。太祖曰敵不去矣。下寨之後。寫了招降榜。四路張挂。果然葉赫營裏有人來投。太祖優加禮貌。探他虛實。他說葉赫兵萬人。哈達烏拉輝發兵萬人。蒙古科爾沁部及錫伯部卦勒察部兵亦萬人。合計三萬衆。又色變。(怪不得又要一驚)太祖恐怕動搖軍心。忙道爾等無憂。我必不疲爾力。使爾苦戰。惟依險立壘。誘之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不來則四面列陣。以步軍徐進。彼部主甚多。兵皆烏合。勢將觀望不前。爭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彼衆自潰。我兵雖少。奮力一擊。可必勝耳。一燭照數計。太祖果是不凡。衆貝勒部將壯一壯膽。只待次日開戰。那葉赫攻了赫濟格城。一日一夜。未曾克下。已經漸漸怠緩。

太祖立馬古塲山上。對着赫濟格城排成陣勢。先率百人下山搦戰。葉赫兵棄城而來。一中計了一兩軍。催動戰鼓。一通未絕。葉赫兵招架不住。已被滿兵斬去九人。葉赫大貝勒布齊在門旗下督踏滿兵武談。認得是布齊貝勒提稍。便刺梟了首。來營報功。後面葉赫二貝勒錦臺什科爾沁貝勒阿岱莽古斯明安分着兩翼。而救已經不及。滿兵乘勢掩殺。只聽見葉赫營中一片哭聲。搶了個沒頭屍身回去。這滿兵一隊一隊的裏攏來。嚇得哈達貝勒蒙一來。流成渠。曹阿。瞞敗走。華容。蜀先生退居白帝。從此葉赫不敢小覲。貝勒明安棄馬雜入亂軍中。走了。死了一個逃了三個。葉赫那不喪膽。一滿兵愈戰愈酣。直追至哈達部柴河寨下。尸橫徧野。血流成渠。曹阿。瞞敗走。華容。蜀先生退居白帝。從此葉赫不敢小覲。貝勒明安棄馬雜入亂軍中。走了。死了一個逃了三個。葉赫那

滿洲了看看天色將暮各敗軍正想休息不道滿兵已先安排下繩索把敵馬盡加絆倒降的降殺的殺涼秋九月塞外已覺得寒冷夜裏的笳聲角聲夾雜著滿兵馬蹄聲葉赫兵哭聲喊聲直到天明始行停止（如披天山夜戰圖有聲有色使讀者猶有餘慕）

太祖正要計點俘獲忽一戎裝貝勒跪於馬前叩頭求活太祖忙問何人那人說是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恐見殺未敢明言生死惟聽睿貝勒命太祖曰爾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天厭汝等昨已擒斬布齋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既見汝何忍殺語曰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勝於取人遂親解其縛賜以猞猁狲裘一襲（太祖畢竟不嗜殺）布占泰感激涕零而出太祖這場大戰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冑千副乃嘆曰我以一族之師破九部三萬之衆非以整擊散以逸待勞之效歟自此軍威愈振遠近來

歸太祖勤政憂民。不開邊釁。諸貝勒部將亦無非訓練兵馬以防葉赫來犯。不到十日。果有珠舍理部引著葉赫諸部統兵前來。正是

纔洗天河兵甲氣。又聽關塞鼓鼙聲。

畢竟太祖接報後如何發兵征討。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回 合四部盟書新訂 定八旗兵制重編

明國意中只怕一太祖賜敕書。賜印綬。與以金幣。申以盟誓。較之。漢待匈奴。宋撫西夏。有過之無不及。而太祖亦事事恭順處處謹慎。露不出一毫破綻。明國先助尼堪外蘭攻景顯二祖。復助納林布祿攻太祖。明之失計莫甚。於是無怪惹起種種兵端。復也。

四部以滿洲爲盟主。宰牛刑馬。何等鄭重。曾幾何時。你想一計。

我想一計都是葉赫作俑。忽而乞滿洲借兵。忽而給哈達修好。忽而以許滿洲之女許蒙格布祿。忽而以誘滿洲之兵誘穆哈連。反覆小人至此已極。哀哉葉赫愚哉葉赫。

太祖製文字一段。說得斬斬截截。太祖改兵制一段。說得齊齊整整。一班部下貝勒將領無一個不在太祖籠罩中。是以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太祖固文武才也。

有納喇氏問褚英一段。是慈母口吻。有納喇氏告太祖一段。是孝女口吻。納喇氏正位中宮誕生繼體。果然不愧。

太祖送還布占泰是要存烏拉部。送還武爾古岱是要存哈達。部布占泰既不能終保烏拉武爾古岱並不能暫保哈達。以至呼倫各部盡入滿洲。人謂太祖有意并吞殊不知太祖最願興繼其如各部主均如阿斗太子何。

此回是過渡處。葉赫部主來盟。是一停頓。納喇氏向太祖乞恩。是一停頓。太祖心中無一日能忘葉赫。故於變文字換兵制時。略略流露。終究太祖不肯首先發難。迨知其通明國。聯蒙古。騙哈達。未免有點忍耐不住。而葉赫從此無寧歲矣。

話說太祖曉得珠舍理進兵來路。並不聲張。密遣部將迎頭痛勦。並授以種種方略。部將領命去了。太祖想到葉赫。終難消釋此恨。俄報往征珠舍理一枝軍馬奏凱回部。獻上俘獲。便是部主裕楞額。裕楞額見了太祖。撲簌簌流下淚來。太祖道。昔諸葛亮七擒七縱。南人始不復反我國。不嗜殺人。饒你一死。出境去罷。(與不殺布占泰一樣。布占泰留之國中。裕楞額縱之境外。作用各有不同)裕楞額得了性命。飛也似去了。諸貝勒問太祖何以不殺。太祖曰。彼爲一國之主。殺之適以激鄰邦之怒。不可也。(度德量力之言)

可見太祖並不貪人土地。君臣正在議論。又報訥殷部又有兵來。聚集七寨之人。進據佛多和山寨。安費揚古得了消息。自告奮勇。太祖恐他一人有失。令額亦都與噶蓋爲其後盾。三將帶了一千人。威風凜凜。殺氣堂堂。從佛多和山寨奔來。訥殷部主搜穩寨克什。本是葉赫黨羽。要想借此牽掣太祖。做一個聲東擊西之計。(亦有算計可惜瞞不過太祖)到得安費揚古到寨。克什料定此計不成。聽說葉赫又戰不過太祖。早已心慌意亂。那揚古又是驍將。不到三個月。克什早殺得一敗塗地。連訥殷本部亦不能保守。便是秦吞六國。楚翦諸姬。也沒有這等容易。(籍東處是寫太祖是寫諸將妙)明朝得了這等警報。料定太祖必要蠶食關外。便遣了使臣一員。率同朝鮮官二員。及從者二百人。來探動靜。太祖遣軍往迎。遇於妙宏廓地界。在大城安頓行李。糗糧屢備。得

十分周到（度德量力之事可見太祖並不示人身分）西夏的謝表尙稱藩屬南粵之報書曾署臣佗不過使臣見了太祖儀表看了太祖兵仗終覺不寒而慄使臣回去從此明朝在於撫順一帶防備太祖便想用以夷攻夷之策畫暗助葉赫了後人有詩刺明失計云。

趙家浮海結完顏又引胡元入漢關塊肉不存湛水去問誰立馬在吳山（寄託遙深千古一轍）。

明使去後蒙古之科爾沁部主明安喀爾喀部主老薩各遣使前來通好太祖一例接待從優答禮蒙古會盟聘問自此不絕於道太祖料得葉赫全部一時難以翦滅不如去其牙爪斷其指臂輝發部早失了多壁一城烏拉部主又被人殺死（天時人事相逼而來葉赫能逆天行事否）烏拉全部潰亂太祖命取布占泰出

來告之曰吾放爾歸使爾爲烏拉部主汝可爲我密覘葉赫舉動布占泰不肯回部恐遭不測太祖特派圖爾坤煌博爾寬斐揚古二將護送不料剛入烏拉境界果有興尼雅出來阻住經不得圖博二將要要要一連幾刀殺開血路布占泰早已入城這便是太祖興滅繼絕之心又是修好睦鄰之法那一個不稱贊太祖（爲後文布占泰負恩伏線）葉赫部主到了此際聞得布占泰已主烏拉興尼雅雖來歸附也未必與己有利布揚古謂其兄錦台什曰從前我父以妹嫁與聰睿貝勒如今已有十年現尙有幼妹在室何不一併許之罷兵息戰盡釋前嫌（又來獻美人計了）錦台什亦曰聞得聰睿貝勒次子代善弓馬嫻熟骨相崢嶸將來可望嗣位我有一女願妻其子（又是一個湊趣的恐怕賠了夫人又要折兵了）誰往通媒汝宜斟酌弟兄計議已定入宮來見幼

妹這幼妹年纔十五歲。知道太祖英雄蓋世。那有不情願的道理。
 (可惜後來改適蒙古。沒有蠟磯節烈)。布揚古召集三部商議。
 欲與滿洲聯盟。便舉定了布揚古親見太祖。說道吾等不道兵敗
 名辱。自今以後。願復締前好。重以婚媾。葉赫貝勒願以妹歸。聰睿
 貝勒錦台什願以女妻次子代善。太祖本是豁達大度。見四部這
 樣誠懇。一一答應。備了鞍馬鎧冑。到葉赫納聘。聚集一班使臣。椎
 牛刑馬祀天。陳肉血骨毛髮。酒塊土各一器奉太祖。登壇四部相
 繼宣誓曰。(也算得一樁大典。其如背盟甚易何)

既盟之後。若棄婚姻。背盟好。其如此土。如此骨。如此血。永墜厥
 中。若始終不渝。飲此酒。食此肉。福祿永昌。

誓畢。太祖亦誓曰。

爾等踐盟則已。有渝盟者。待三年不悛。吾乃征之。(驚人之筆)

太祖回視四部臣盡皆色變。知其各有懼心竊喜曰。吾取爾部如決江河滅曠火豈真饒爾耶。會散以後各自歸部。是時富察氏又殂。將葉赫納喇氏升爲繼妃。這納喇氏御下有恩。對於褚英代善無異已。出太祖本是鐵錚錚漢子。於宮闈細事不甚過問。一切均由納喇氏主持。後人有詩贊納喇氏曰。忙中閒筆爲後文立太宗張本。

荇菜河洲詠好逑螽斯繩蟄子孫稠太姪記取徽音嗣化被周南偏六州。

褚英代善輩亦都尊敬納喇氏。這日褚英入宮問安。納喇氏便問褚英曰。爾出兵幾次。現受何爵。曷以告我。褚英曰。昔年瓦爾喀部下有安楚拉庫路不服我國。兒奉父爺之命隨同叔父巴雅喇與副將費英東噶蓋征之。取屯寨二十餘座。招降萬餘人。此是第一與

次臨陣蒙父爺賜勇號曰洪巴圖魯納喇嘆嘆氏稱羨曰我兒征討叛逆佐主公創業諸昆弟之福也（褚英戰功封爵從此處補出妙）褚英曰爭城略地豈父爺所願慮諸部叛服無常以張國威耳（不卑不亢好褚英）說罷太祖呼褚英出堂見了太祖只見兩邊擺著黑狐皮白狐皮紅狐皮各種黑白貂皮還有東珠人參光彩奪目（煞是好看）堂外站着諸貝勒部將分配給賞太祖對褚英曰此物皆呼爾哈路貢來吾不欲私爲已有盡賜有功將士諸貝勒部將謝過恩領了各物散去（不貪爲寶便與財聚民散者不同太祖不凡）原來這呼爾哈路他部主名叫博濟哩當時貢上狐皮等物實爲乞婚而來太祖就此招降把諸部作一個榜樣（英雄入吾彀中矣前以剛克此以柔克）竟以大臣之女六人配之自此諸部曉得風聲都來上書獻表稱述功德太祖偶爾繙閱都

是蒙古文字（草蛇灰線伏下造字一段）心中便不自在說道。我們滿洲一部何以反用他部文字馬上得天下者不可以馬上治之這文字亦係要緊的事但是憑空創造却有許多爲難想了。一會便傳巴克什額爾德尼噶商議曰我欲以蒙古字改制滿文爾等能任否（問得奇特）諸臣對曰蒙古字某能熟習相傳旣久恐難改制太祖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字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爲蒙古語讀之未習蒙古語者不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制字爲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爲易耶（精深透闢涵蓋萬有一）諸臣曰以我國語制字便不難也但某等未得其法耳（亦是實情並非藉詞推托）太祖曰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連綴成句可也（想得奇特便是聰明）諸臣唯唯而退不到幾時造出滿洲文字來。

果然倉頡再世。點畫分明。叔重復生。形聲相益。太祖依了字母。刊刻印刷。分發各部。遵用。（整齊畫一較之。秦皇燔書漢帝洩冠高過數倍。）葉赫部主納林布祿見滿洲造出新字。便知太祖之志不小。乃謂部下曰。聰睿貝勒一個武人。也能講到文字。真一世之雄也。（曹操煮酒論英雄。乃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布祿此言也有這等光景。）日夜定謀。欲行遠交近攻之策。（布祿亦是英雄。但不如太祖耳。葉赫後亡其因在此。）以取呼倫本部。又恐滿洲問罪。正沒奈何。左右獻計曰。馬拉部興尼雅被布占泰所逐。投奔我部。正可使其四部殺布占泰自立。若殺不成。便起爭奪。我卽借平內亂之名。就中取利。（也算好計。只是布祿不從。布祿不如太祖。就在此等處。）納林布祿曰。此計雖善。但烏拉與滿洲方睦。滿洲必助之。哈達與滿洲仇也。我取之爲便。左右不敢違令。遂發

兵到哈達。（顯係背盟貽人口實布祿不如太祖就在此等處）早有細作報知部主蒙格布祿。待納林布祿兵到。一聲梆子響。前後伏兵齊起。殺得納林布祿棄甲而逃。撥轉馬頭往滿洲來見太祖。哭訴哈達背盟致敗。並質三子。（明明自己背盟偏要說人背盟。納林布祿算計早爲太祖看破）太祖允他發兵。只叫帶兵各將坐觀成敗。（妙）自領大軍在後。以資策應。費英東噶蓋二將諫曰。何勞主公親征。某等願往。太祖曰。我豈征哈達耶。亦防葉赫也。（輕輕點出）爾等前去穩住哈達。（更妙）費噶二將領命。二人到了哈達。納林布祿半路相迎。再不道滿兵反助哈達。（葉赫請滿兵征哈達滿兵反助哈達奇）痛恨滿洲入骨。連夜赴開原與明國通事商議。明國領事修書一封。送與哈達。叫蒙格布祿殺滿將。殲滿兵。當以葉赫許與滿洲之女。改許哈達蒙格布祿中。

了。這個美人計。瞞著滿洲。到開原與葉赫議和。早被滿將看出破綻。飛騎密報太祖。太祖大怒。卽命貝勒舒爾哈齊爲前鋒。與費噶二將合兵一處。蒙格布祿已有準備。便在離城十里下寨。一滿兵本來助哈達反征哈達更奇。一太祖統兵趕到。見前鋒尙未交戰。傳中軍官揚古利督兵先進。霎時四面八方的滿兵。按著旗幟。擁作一團。太祖逼近弔橋。把哈達城圍得鐵桶一般。城上石彈如雨。矢鏃如星。太祖將刀紛紛撥墮。一齊架上雲梯。忽然一將跳上城堞。拿住蒙格布祿。一飛將軍自天而下。未見其人。先述其功。一跪在太祖馬前。報功太祖。一望認得是揚古利。便道將軍擒渠首功。自不可沒。左右鷹拿燕雀的把蒙格布祿。歛倒在地。只是磕頭。如搗蒜說不出一句話。(先是畏威)太祖溫言相問。纔說受了蒙格布祿之愚。侵犯大國。願助大軍捉其部主贖罪。太祖叱之曰。我軍豈

畏葉赫。要爾相助。爾不能自保其土。貽害我國。所有爾部城池器械財物子女盡編入我國戶籍。蒙格布祿曰。罪我一人。還請寬宥吾子。太祖問爾子爲誰。對曰武爾古岱。年逾二十矣。太祖素以不殺人爲本。遂謂蒙格布祿曰。爾爲葉赫所愚。吾亦知之。不願加罪於爾。豈願加罪於爾子。爾如不信。我有一女。許與爾子爲室。爾父子姑到滿洲。我爲爾派將保守。以拒葉赫。爾子將來可以自立。當再令其回部。蒙格布祿再拜稱謝。(此是懷德。不爲葉赫部主姪女婿反做了滿洲國主。親家公蒙格布祿卻是便宜)。太祖安民已畢。(了卻哈達)明國得信。便來詰問。太祖顧全大局。令武爾古岱速回。那知坐席未暖。被葉赫率同蒙古劫掠的盡淨。武爾古岱哭告太祖。太祖書告明國。明國知葉赫所爲。佯若不知。從此太祖與明國結下了仇。便有翦明之意。(伏下一筆與前回相應)

諭令各路從速來歸。不得觀望。果然各路城主帶了人口。紛紛來投滿洲。邪民以古公爲仁人。葛國呼成湯爲我后。望風歸順。眞如風檣陣馬一般。（虛寫處毫不費力）太祖一律收錄。曰他部百姓。卽我之百姓也。以我之百姓練我之兵。我將何畏。聚集諸貝勒部將重定兵制。將所收人口。以三百人編爲一牛彙。每牛彙設一部領。重定兵制。將所收人口。以三百人編爲一牛彙。每牛彙設一部領。重定兵制。將所收人口。以三百人編爲一牛彙。每牛彙設一部領。牛彙額眞。（卽後來佐領）五牛彙設一甲喇額眞。（卽後來協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卽後來都統）左右設兩梅勒額眞。（卽後來副都統）並於黃紅藍白四旗外。又增旗四幅。以示區別。黃白藍以紅鑲邊。紅者以白鑲邊。稱爲鑲黃鑲紅鑲藍鑲白。共爲八旗。牛彙編齊之後。太祖擇日閱操。正黃正紅正藍正白鑲黃鑲紅鑲藍鑲白八旗。黎明披甲執銳。來到操场。按旗分立。太祖帶著諸貝勒。走上將臺。傳令開操。只見各旗將士。馬隊步隊。短刀。

隊。火礮隊。籐牌隊。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練了箭法。再練陣法。正是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十三副甲創成如許基業。未知比泗上亭長皇覺寺僧如何。作者加倍寫出。讀者當加倍注意。）更在寧古塔築爲都城。定名興京。通告各部曰。汝有不服者。吾卽出牛彙築城汝地。納林布祿獨不服牛彙。（兩虎不並立。納林布祿又來挑釁。）曰。若牛彙至吾境。吾必殺之。又遣使至滿洲責太祖欺侮小國。太祖怒曰。爾主連蒙劫哈。吾未誅爾。反來責我。遂議分道往征葉赫。便伐蒙古。亦是有理。誰敢到老虎頭上抓癩。（正在整頓軍馬。繼妃納喇氏泣告太祖曰。奈何以妾兄之故累及老母。妾將身受惡名。何以對先人耶。）納喇妃亦一孝女。與太祖復祖父之仇。兩孝可以相匹。太祖曰。數啓自彼罪豈可寬爾。以母爲念。吾姑緩之。待爾兄悔過。

一面先征蒙古。（便宜了葉赫。悔氣了蒙古。畢竟沒內線的苦。便問部下誰知蒙古地勢。班中閃出一將對太祖曰。某雖未精地勢。不敢以道遠辭。請效前驅。以探敵情。視之乃部將穆哈連。（其言甚壯）太祖令其領兵前往。早有葉赫細作回部通報。葉赫料定穆哈連歸來必經其地。先於過境時與之和好。賜以牛酒。（也會弄乖）穆哈連亦略不在意。一路望蒙古殺來。打一仗勝一仗。捷報到了興京。太祖亦賜書褒美。（穆哈連不負此行）剛剛兩月光景。蒙古早已乞和。太祖恐怕得勞師釁遠。爲敵所乘。傳令班師回國。（精細之至）穆哈連帶著俘獲的甲仗駝馬。一隊一隊出了蒙古境界。滿望葉赫貝勒。此番必替他保護。將近葉赫。毫無消息。穆哈連齊齊整整的唱著凱歌。進得葉赫邊塞。只聽得山坳裏一聲號礮。伏兵衝出。都是明盞亮甲。截住去路。大叫滿洲兵休走。

快納下。甲仗駝馬。穆哈連這一驚。非同小可。還疑心是別部兵士。在此尋釁。看到旗號。竟是葉赫部主納林布祿的部下。一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穆哈連那裏料得到。早有爲首大將。疾馳而來。直取穆哈連。正是。

捲旆方欣時局定。反戈又報釁端開。

畢竟穆哈連如何抵敵。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回 征呼倫兩部隸輿圖 帝滿洲一朝凝鼎命

拜音達哩狡極矣。然卻處處是愚。布占泰亦狡極矣。然亦處處是愚。何也。拜音達哩騙信太祖四次。布占泰騙信太祖二次。太祖何等誠懇。拜布二人何等反覆。卒至國亡身戮。狡耶愚耶。試問讀者。下一轉語。

葉赫外倚蒙古。內仗明國。與滿洲節節爲難。執穆哈連一也誘

拜音達哩二也。匿布占泰三也。通信明邊四也。故太祖對於葉赫。幾乎忍不能忍。然撫順歸來之後。卻把這事輕輕擋過。所謂君子務其大者。遠者。撫順巡邊時。太祖是輕入虎口。不料遇着李永芳。如此恭順。太祖翦明之志。到此愈奮。滿洲開國時。太祖是藉統蕃衆。不料遇著范文程。如此慎重。太祖代明之心。到此愈堅。其實李永芳是明朝游擊。范文程是明朝秀才。一武一文。明朝亡天下。在此蓋至三桂乞師。可法殉國。永曆覆緬。芝龍敗臺。始謂明亡亦已晚矣。

明朝羈縻葉赫。爲防滿洲。卻處處仍怕滿洲。令朝鮮歸還戶口。其一證也。明使之來。不過爲兩國媾和。如永芳所謂彼處有難。焉能坐視。正是實情。使臣胸中橫據。著天朝二字。一味置國事。

於不顧那得不敗。

太祖卽位一段寫輿衛寫服色寫賀表寫尊號非寫滿洲寫范文程也蓋此舉實爲代明之先導。不如此不足見威武不足見炫耀太祖猶無此意也。但皇帝二字始於秦而終於清清國雖亡皇帝未改故此節實爲三百年之大關鍵又爲全書百回之大起結。

話說穆哈連遇著葉赫來兵一時措手不及經不得部下兵士又非葉赫敵手早被葉赫生擒活捉去了（活得不耐煩葉赫真會闖禍）所有兵仗馬匹葉赫一律驅回納林布祿與錦台什商議曰我以所奪馬匹及滿將送與蒙古蒙古必能助我錦台什曰我女許與代善至今悔之兄欲聯蒙可將此女轉許蒙古（哈達中了美人計弄得人亡國破又要用美人計去聯蒙古葉赫弟兄可

謂無恥」之喀爾喀貝勒齊賽納林布祿稱善。遂執送穆哈連等去訖。齊賽大爲歡喜。並以禮聘錦台什之女。（燕巢魚釜且慢快活）並助葉赫招降諸部。輝發部主拜音達哩私下瞞着滿洲。往附葉赫。太祖探聽明白。欲待攻了葉赫。再取輝發。適值繼妃納喇氏病革。思見親母。太祖遣使往迎。納林布祿堅執不允。僅差僕人南太來視。納喇氏遂至不起。太祖益忿葉赫。料得所聘二女未必來歸。從此婚媾變爲仇讐。傳令三軍一齊挂孝。（太祖不薄）圍了葉赫之克璋城阿奇蘭城。取其七寨。俘獲二千餘人。拜音達哩料定此事不妙。（拜音達哩舍葉附滿是第一變）率同部將七子求質太祖。並請滿軍入境。平定叛族。太祖將機就計。果然允諾。誰知葉赫早遣細作來誘拜音達哩。叫他退出滿軍。收回七子。當以叛族歸之。拜音達哩不知是計。親向太祖營中哀求苦告。自誓

無他。在滿葉之間。事事嚴守中立。太祖還其所質。葉赫亦不將叛族歸還。（拜音達哩歎滿從葉是第二變）拜音達哩也爭不過葉赫。只得再到滿洲哭訴曰。吾前者誤爲納林布祿所誑。今欲仍倚聰睿貝勒。乞以女賜我爲婚。這時太祖正在招降部落。求婚者無不許之。（拜音達哩絕葉求滿是第三變）詎拜音達哩聘而不娶。太祖不無責讓。拜音達哩以葉赫質子未歸。請稍從緩。反到葉赫處。飾言絕婚滿洲。請還質子。騙得質子到手。居然離開葉滿。趕築三層堅城。（拜音達哩離開葉滿自謀獨立是第四變）太祖又加責讓。拜音達哩曰。我取我子。我築我城。何與汝事。太祖經此一激。便道彈丸黑子。我到竭力優容。似此反覆無常。尙復成何事體。萬曆三十五年九月。兵攻輝發。帶著弟貝勒舒爾哈齊及長子洪巴圖魯貝勒褚英。次子貝勒代善。一等大臣費英東。侍衛扈。

爾漢等逼近。輝發新城下寨。（大書特書）須臾命下圍城。這輝發城自經叛族擾亂以來。弄得精疲力竭。那裏還經得起滿洲軍馬一鼓而來。矢石橫飛。弓弦直逆。輝發又如何招架。早已棄華元之甲。盡化蟲沙。蹊陳侯之田。徒傷禾黍。拜音達哩自然是斬了。輝發自然是破了。（自作自受了却輝發）正待凱旋滿洲。早有一羣人馬。在太祖馬前跪成一線。口稱東海瓦爾喀部斐優城主策木特赫統率全部。恭迎聰睿貝勒。（實大聲宏）太祖領之便問策木特赫來意。此時全部均已站著。策木特赫曰。某等以地方修阻久附烏拉圖。今其國主布占泰。待某等甚虐。特移家來投。（淒惻之至）太祖曰。瓦爾喀部我所屬也。布占泰吾所恩養。復妻以貝勒舒爾哈齊之女。不知感恩。故侵我屬。我當救爾家屬。（入情入理。並非輕舉妄動）便遣舒爾哈齊爲前鋒。褚英代善爲中軍。費

英東扈爾漢爲後隊。命諸將護送斐優人取到滿洲居住。行至斐優。纔出一戰。已盡收環城屯寨五百戶。扈爾漢護送先行。覺得筐篚玄黃簞食壺漿也沒有。這等的快活。（伏下一筆）剛到半路。早有烏拉兵截住去路。布占泰統兵一萬前來劫奪。扈爾漢更不打話。傳語各戶緩進。將布占泰殺敗一陣。（扈爾漢勝過穆哈連）一面飛騎到中軍官處請兵。一面令五百戶於山頂結寨。扈爾漢親自守著。（好計策）布占泰親來搦戰。扈爾漢只是不動。這日料得援兵將到。與布占泰略戰數合。布占泰自鳴得意。飛馬趕來。不隄防。後面塵頭起處。大將揚古利緊緊圍住扈爾漢。又回馬來戰。布占泰前有勁敵。後有來兵。只得渡河遁去。（布占泰第一次逃）扈爾漢率領戶口到滿洲安插。太祖將有功將士各賜勇號。復命褚英及舒爾哈齊之長子阿敏率兵五千。大征烏拉去了。諸

將。趁。著。一。鼓。銳。氣。星。夜。到。宜。罕。城。進。發。布。占。泰。亦。去。聯。了。蒙。古。前。
 來。迎。敵。滿。兵。殺。得。烏。拉。蒙。古。兩。部。甲。如。山。積。三。停。人。還。賸。不。到。一。
 停。人。蒙。古。兵。有。命。的。都。奔。回。本。部。去。了。布。占。泰。弄。得。單。絲。不。成。線。
 獨。木。不。成。林。只。得。逃。出。宜。罕。城。(布。占。泰。第。二。次。逃)誘。了。五。十。
 人。送。至。滿。營。曰。此。葉。赫。人。也。今。日。之。戰。彼。部。所。誘。若。再。以。親。生。之。
 女。許。我。爲。妻。養。我。如。子。吾。乃。永。賴。以。生。太。祖。不。知。是。詐。賜。下。親。女。
 布。占。泰。成。親。回。部。忽。欲。娶。葉。赫。太。祖。所。聘。女。將。太。祖。親。女。百。般。凌。
 辱。箭。瘢。鞭。迹。一。可。尋。一。如。花。風。雨。太。相。擢。爲。之。一。歎。一。不。得。已。
 含。淚。大。歸。太。祖。亦。以。好。言。撫。慰。料。得。烏。拉。急。切。難。下。是以。乘。時。觀。
 變。此。時。斐。優。五。百。戶。甫。經。安。輯。興。京。地。面。男。耕。女。織。商。賈。輻。輳。登。
 時。成。了。繁。華。世。界。(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太。祖。固。是。令。主)太。祖。
 頗。爲。忻。悅。因。召。見。策。木。特。赫。曰。瓦。爾。喀。部。止。此。斐。優。五。百。戶。乎。對。

曰部民原自不少。因近年東方未定。大半歸入朝鮮。太祖怒曰。彼朝鮮乃明之屬國耳。何得收我戶口。修書派使問明索還。果然又得了千餘戶。興京熱鬧自不消。說得於是東海各部望風歸順。只有窩集部還靠著烏拉。太祖取其屯集。直達呼爾路。獲其甲仗馬匹。烏拉部主布占泰。又入呼爾路來迎滿兵討戰。（又是自作孽不可活）太祖張著黃蓋。打著金鼓。沿烏拉河一路行來。兩面隔河立陣。攻打三日。布占泰還算抵敵得住。（勝過拜音達哩布占泰還是可兒）那曉太祖在對河儘力的打仗。暗暗裏叫部將到烏拉屯糧處所。放起一把火來。這火勢趁著風勢燒得乾乾淨淨。連糧房都已燬掉。布占泰乘勢逃去。（布占泰第三次逃）與部下妥爲計議。又來說謊了。親自乘舟來見太祖。曰烏拉國卽父爺之國也。幸勿焚我糧草。絕我生命。太祖帶了貝勒左右大臣。

立馬河中。絮絮責備。那布占泰把欲娶葉赫太祖所聘之女。及凌逼太祖之女兩事。一概抵賴。（不但會謊而且會賴）並謂有人離間我父子不睦。其言皆係誣我。（前次說被葉赫所誘。此次又說有人離間。不但會賴而且會嫁禍）太祖又恨恨的罵了幾句。布占泰已啞口無言。還是其弟喀爾喀請曰。乞聽睿貝勒寬宥。賜一言而行。太祖曰。汝果無此事。以汝子及大臣子爲質。始鑒汝誠。不然吾不信也。布占泰約定十日後送到滿洲。太祖休兵五日。沿烏拉河而歸。經過伊瑪呼山。留兵千人爲戍。總道此番布占泰受此大創。必能束身歸命。偏偏他見滿兵一退。又悔前議（不但會嫁禍而且會悔。約落水要命上岸討包裏雨繖便是此等人）其子綽啓鼐及大臣之子。既不遜送。反去聯絡葉赫。思量復仇。太祖料定布占泰必難久恃。及聽他往依葉赫。這一怒非同小可。弓上弦刀

出鞘。按著八旗人馬排隊出郭。定欲踏平烏拉以泄此恨。布占泰仍是督兵來戰。然滿洲馳赴烏拉的沿路城池已經勢如破竹。派人守住了。滿洲諸貝勒部將亦深惡布占泰之反覆。便奏太祖曰。我士飽馬騰。利在速戰。今布占泰已出平原曠野。可一鼓擒也。(說得奕奕有神)。太祖曰。我自幼用兵。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今日之役。我何難身先搏戰。但恐諸貝勒大臣。或有一二被傷。故欲計出萬全。爾衆志既定。即可決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遂下令軍士盡披堅甲。鳴螺前進。礮聲響處。望見布占泰率兵殺出。各離一百步。排成陣勢。馬軍步軍兩陣對圓。鼓如雨點。箭似風鳴。太祖拍著捲毛嘶風黃驃千里馬。縱入諸貝勒隊裏。混殺一時。烏拉兵早已落荒而走。諸貝勒銜尾而進。併力搶城。及至太祖馬到烏拉城上。已打著滿洲旗號。(迅雷不及掩耳了却烏拉)布占泰

投入葉赫去了。太祖三次往索。葉赫只是不理。太祖移兵往勦。葉赫兄弟登城一望。只見滿洲兵漫山遍野而來。那些馬迎著風踏著黃沙。都沒有蹄鐵的聲息。諸貝勒諸步將按著旗面。方。向。一簇的前進。中間十來對對子馬。都是手控強弩。腰懸利刃的侍衛。一柄九曲金黃傘。迎著寶纛馬上坐的便是太祖。後面保駕的認得是費英東諸人。（風吹鼉鼓山河動電閃旗旗日月高讀大將南征詩爲之神往。況是開國皇帝）葉赫等他紮下硬寨。只是登城死守。（亦是一法。大有司馬懿怕諸葛亮光景）密遣部將齎表入明。略謂哈達輝發烏拉三國。滿洲已盡取之。今復侵我葉赫。其意卽欲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使開原鐵嶺爲牧馬之場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葉赫那得不懼。只是聯明抗滿。遠水終救不著。近火耳。葉赫失計。是亦取亡之道）太祖屯兵葉赫。已經連

下諸城。焚糧儲。收戶口。葉赫略不過問。太祖深恐老師糜餉。暫予稽誅。究竟太祖與葉赫結下何等不解。深冤必欲滅其部落。因爲太祖建造堂子時候。工匠掘出一塊碑來。上有「一行大字」道：「滅建州者葉赫。是以與葉赫勢不兩立。」（早爲三百年後伏線。此碑煞是奇怪。）此番呼倫全部。只贖葉赫。總要慢慢的智取力敵。以絕東顧。剛纔回國。忽報明國有使臣到來。太祖以禮款待。使臣出書宣讀曰：「自今以後。當與葉赫修好。若不從我言而侵之。是爾欲圖我。我國已遣游擊馬時楠。周大歧率火器營一千人。助葉赫守城矣。」太祖雖然不悅。却不露於面目。（好）便道：「我亦有書奉報。容再派員送達。使臣去後。太祖謂諸貝勒曰：「我欲至撫順巡邊。當借投書爲名。一探虛實。」（好）遂率領數將親自起程。一路上茅店。雞聲板橋。人迹。（陸行如畫）看看將到撫順地方。早有探馬報

入城去。約著三里遠近。已有一將銀盔鐵甲。佩刀束箭。拱立道左。前來迎接。太祖問之。乃撫順所游擊李永芳也。『恭順小心爲後文降清伏線』。永芳預命部下在校場演習火器。導太祖入城觀閱。『李永芳較尼堪外蘭如何』。旗標飛虎光耀。三軍陣列長蛇。煙橫一字。只聽得勢如怒潮之湧。響如巨山之崩。把百萬軍中。左衝右突的太祖。到驚了一下。太祖問曰。此何聲也。永芳曰。紅衣大礮。我國初仿其器。令軍士習之耳。太祖微微一笑。袖中將書取出。

交與永芳。永芳亟拆視曰。

昔葉赫哈達輝發科爾沁餳伯卦勒珠舍哩訥殷九姓之國。於癸巳歲合兵侵我。我是以興師禦之。天厭其辜。我師大捷。斬葉赫貝勒布齋。生擒烏拉貝勒布占泰。仍遣之歸國。丁酉歲刑馬歃血以盟。通婚媾無忘舊好。詎意葉赫渝盟。將己字之女悔而

不與至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爲讐。故伐之而殲其兵。取其國。布占泰逃奔葉赫。葉赫留之。不吾與。此吾所以征討葉赫也。吾與明國何嫌。何怨。欲相侵耶。

永芳閱畢告太祖曰。書當轉呈我國。惟葉赫爲我北關屏藩。我有護衛之責。彼處有難焉能坐視。惟望爾汗罷兵息戰。共修舊好。太祖辭出。永芳送之郊外。永芳處處盡禮。高於擺架子之明使多矣。太祖忽謂永芳曰。我國比鄰貴境。與爾旦夕相見。當不遠矣。是日太祖便有招降永芳之心。(太祖可謂有心人)一路順著舊路歸來。這撫順地方想總著落在永芳身上。但見滿路明人在那裏採取參礦。斬伐果木。回顧大臣扈爾漢曰。我昔與明立石碑。刑白馬。誓告上天。今邊民復擾吾地。我卽戮之。豈爲過乎。扈爾漢便殺了明民五十餘人。派綱古哩方吉納隨帶通事。赴廣寧與巡

撫再申舊約。以清邊界。太祖自撫順回來之後。把武備暫緩著。一邊只同幾個文臣講講禮樂。談談法律。(照應前回果然馬上得之者不能馬上治之)近又得了明國秀才范文程。太祖尊敬他。的了。不得一切與他商酌。(絳灌不文烏足語。此只是張吳入夏中行歸匈奴。明國之亡已肇於此)諸貝勒幾次勸伐葉赫。他總不允。連所聘之女爲蒙古娶去。也以善言解釋。但命牛录下出十人牛四頭。於曠土屯田。積貯倉廩。(重農貴粟是爲善政。老范果有經濟)復設官十六員。筆帖式八員。會計出入。又編定法制。以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訴訟由理事大臣聽斷。而議政大臣而諸貝勒。而御前務使無枉無縱。大綱已定。由諸貝勒上表勸進。卽皇帝位。一應禮節及鹵薄輿服。均係范老排定。明萬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太祖按著所定儀

注。靴帽袍褂。一律整備停當。於破曉時分。便有雞人傳呼報曉。太祖乘著鑾輿。龍旌鳳旆。擁護出宮。那藍頂花翎的侍衛。早已雄糾糾氣昂昂。一班一班站著。太祖陞殿。登了御座。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皇太極。及八旗貝勒大臣率領羣臣在殿前分八旗序立。八旗大臣貝勒大臣出班。一線兒跪著。進了崇尚尊號的章奏。（范老又來弄乖）接表官戴著水紅頂子。宣讀表文。原來尊稱太祖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讀畢太祖降座告天。復陞座受賀。（阿保機阿骨打及成吉思諸人驍勇似之。特體制不如太祖得國。亦屬別創奇局）建元天命。稱爲元年。是年太祖已五十八歲。朝賀方畢。廣寧遽有飛報前來。正是排袍朝儀。新受命。乘槎使節。忽飛書。

未知綱古哩等消息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清代演義卷二

第七回 申七恨清太祖告天 分四路楊經略出塞

告天一篇祭文。勸降一封諭書。何等雄偉。何等剴切。望而知爲范老手筆。然滿洲文字。非得范老從中提倡。斷不能到這等地步。史成流傳。令人百讀不厭。

太祖閱兵一段。與太祖在撫順閱兵一段。兩兩比較。早已知彼知己。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太祖有焉。

寫王命印之死。寫鄒儲賢之死。寫張承蔭頗廷相蒲世芳梁汝貞之死。寫杜松王宣趙夢麟之死。箇箇是死。不肯乞降。明將固是。不弱。惜天命已絕。屢戰屢敗。太祖所謂拒戰而死者。聽其死亦欲成其忠節耳。以此較之。李永芳似有愧色。

太祖不攻撫順。以降永芳。是太祖聰明處。機警處。太祖先迎撫順。以遏杜松。是太祖慎重處。瞭亮處。有孫吳之智謀。有桓文之節制。不圖於滿洲。得之。

太祖戰勝處處。若有天助。忽而雨止。得以進兵。因此而得撫順。忽而沙飛。得以敗敵。因此而死四將。炎風朔雪。無一不是輔佐太祖。殆順天心者。勝而存歟。

敍明將多敍官銜。敍楊鎬更敍歷史。此輩皆斷頭將軍。非降將。軍不若。從前布占泰拜音達哩輩。今日降。明日戰。明日敗。後日又叛。此中分別讀者。自能領略。

敍吉特氏一段與前回敍納喇氏一段。不同。吉特氏爲全書。有出多爾袞。鄧岱。子王。皋。三個名字。帷燈匣劍。盡在不言。看似平點。出並點。

庸。卻。奇。特。成。如。容。易。最。艱。辛。

話說太祖登極以後。曉得廣寧李巡撫幽囚綱方二使。及九通事。正欲遣將問罪。深恐不知虛實。中他詭計。（伏後文綱方回國）忽然李巡撫遣人到滿。嚴加詰責。欲索罪魁。太祖根據條約。竭力辯駁。來使終是不允。到得磋商至再。總算囚牢裏抓了幾個葉赫的俘虜。殺於撫順關外。（太祖善於行權。使臣亦善於行權。可謂和平解決）那李巡撫果將綱方二使及九通事一律放回。見了太祖。抱膝請安。（難得生出玉門關）太祖便問道。爾等到了明國。爾知明國內政若何。（照應不知虛實一層。太祖精細）兵力若何。對曰。臣等一到廣寧。便被巡撫幽住。那能詳細知道。惟歸時聽得市上歌謠曰。委鬼當頭立。茄花滿地紅。大眾都說應在魏客二人身上。這魏便是九千歲魏忠賢。客氏又說什麼皇長孫乳母。

彼此擅權誤國故以此歌託諷。似真似假似曉得似不解似不解得遠地傳聞固宜如是。太祖曰。內政如是。兵力可知矣。傳諭諸貝勒部將。準備校閱。只需得令旗一指。早已各部皆知。是年爲天命三年三月。積冰已泮。凍雪全消。中軍官捧著聖旨。於次日黎明赴校場候駕。各貝勒自然統率所部。於五更時候。先期馳赴。各大臣戎裝勁服。均在將臺上御座前按品分立。剛到旭日放一點亮。太祖騎著黃驃馬。兩個侍衛籠著轡頭。踢壳踢壳的走入校場。諸貝勒大臣跪請升座。角聲一陣鼓聲一陣。八旗兵士都是生龍活虎般前來角藝。太祖點了步騎二萬。諭貝勒大臣明早伺候祭堂子。諸貝勒大臣請進御膳。太祖道回宮歇歇罷。那四貝勒皇太極跟著太祖馳入大內。大貝勒褚英以下。均是露宿營寨。准備保駕。征明這太祖皇帝。自從二十五歲時。以十三副甲報。

仇。雪。恨。如。今。已。六。十。一。歲。(點醒一句妙)三十餘年納妃生子亦屬不少那最愛的四貝勒皇太極(再點醒一句妙)褚英代善諸貝勒均已娶有妻室立功卻亦多次四貝勒元妃卻配了科爾沁貝勒寨桑之女是爲博爾濟吉特氏吉特氏性好弓馬手下有兩個侍衛最爲得寵一個叫鄧伶子一個叫王皋吉特氏爲滿洲國色不特從前太祖繼妃納喇氏趕他不上便是漢朝到關外的昭君娘娘也不知誰軒誰輕一百忙中將吉特氏一提是文家消納法一身材兒臉蛋兒不必說了這雙腳下的小蠻靴與梁紅玉花木蘭亦是一式(再足一筆)四貝勒固然敬愛交至只是太祖家法嚴厲各貝勒均迭次隨征如何容得他躲懶(反振得勢)吉特氏聽了征明的消息料定四貝勒必須扈從不曉得太祖是何意見竟單留四貝勒留守本國令內閣大學士范文程輔

助。（真正使人捉摸不著）吉特氏雖喜得四貝勒不往却派了十。四。貝。勒。多。爾。袞。去。仍。有。幾。分。不。自。在。（讀者試掩卷一猜）每
 日只帶了王皋前去射射獵。（讀者試再掩卷一猜）四貝勒豁達大度不甚措意。因爲太祖要祭堂子。清早便出宮來陪各貝勒在殿門外迎入太祖。悠悠揚揚錚錚鏗鏗奏起國樂來。司香的司香燃燭的燃燭。讀祝官捧了誓詞。只等太祖拜下去便朗聲誦道。
 天命三年夏四月滿洲國大皇帝臣奴兒哈赤敬以牛一馬一
 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之前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啓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尙修好設碑立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卽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踰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第一恨是主中賓第二恨是主中主）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

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人綱古里方結納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賓）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主）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刈穀。明不容刈穂。遣兵驅逐。恨五也。（賓）一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信其言。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主）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旣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旣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曩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之葉赫違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亦是主中之

主。一。欺凌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惟皇天。后土。實鑒我心。謹告。

讀畢奠酒送燎。一行人衆。隨著太祖祭纛。太祖親諭從征貝勒大臣。凡俘獲之人。勿取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偶。拒戰而死者。聽其死歸順者。勿輕加誅戮。一桓文節制之師。卽此便與闖獻有別。一各貝勒大臣聽令已畢。傳呼起駕。只見黃金帶甲。印鎖雷霆。紅錦分韜。符纏日月。臨流則鞭能斷水。登山則旂可蔽天。四貝勒送出興京。方纔回國。一點染處。奕奕有神。與前回征葉赫時。另換一副筆墨。一太祖將各兵組成兩翼。命左翼四旗。取東州嗎哈丹。二處自統右翼四旗。及八旗護軍。在斡璫鄂謨下寨。天雨初霽。月色如銀。滿軍分隊星馳。早到撫順城下。太祖顧諸貝勒大臣曰。此城可不戰而定也。(照應前回)晨星乍落。旭日初升。太祖命十

四貝勒多爾袞檢出一書。差一兵叫城。送與李游擊。卽便歸營。傳令大軍不必攻打。（謀定後戰爲收降李永芳伏線）諸貝勒大臣不知緣由。紛紛來問太祖。掀髯大笑。（太祖也會弄玄虛）忽報撫順游擊李永芳請太祖打話。太祖整裝而出。後面擁衛著貝勒大臣。早見李永芳穿了冠帶在南門城樓上站著。太祖揚鞭領首。曰：「李將軍別來無恙。」尺書致意。想已接洽。李游擊只說了一句：「敵部王千總已備守具。太祖會意。卽便堅起雲梯。合圍而上。一鼓未絕。十五貝勒多鐸早將千總王命印斬訖。擲頭而下。李游擊已開城俯伏。大叫恭迎聖駕。不損一兵。不折一矢。將撫順東州馬根單三城及臺堡寨五百餘一齊收入。（李游擊願降王千總願戰多鐸外攻李永芳內應均包含在內。是謂化板爲活）八旗軍仍合一處。將人口牲畜分給有功將士。李永芳封爲一等大臣。賜以

七子阿巴泰之女諸貝勒大臣終究不。明。賜。書。之。故。如。今。與。永。芳。
是。一。家。人。了。便。乘。便。來。問。永。芳。永。芳。將。原。書。付。與。多。鐸。多。鐸。便。讀。
與。諸。人。聽。道。(文似看山不喜平故此書在後補敍)

滿洲國大皇帝諭明撫順游擊知悉爾明朝發兵疆外衛助葉
赫我乃提師而來汝撫順一游擊耳縱戰亦不能勝(先惕以
威)今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卽日深入汝不降是誤我深入
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含蓄不露)我國廣攬賢
才卽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納爲婚媾况如汝者有不更
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後誘以利)汝不戰而降俾
汝職守如故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旣
無力制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汝
之百姓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則老幼男婦必致驚潰亦大不利。

於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喝而不信也。（補足一句妙）汝思區區一城。我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失此弗圖。悔已何及。其城中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親族。俱無離散。豈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不忍。一時之忿。違朕言。致債事失機也。天命三年四月諭。（反覆勸慰語有分寸。不圖於滿洲得之一。）

諸貝勒大臣聽罷。密向多鐸道。這封書居然嚇得倒李游擊。多鐸道。聽十四阿哥說。李游擊在父皇巡邊時早有成約了。這封書是范老所寫。帶來做個面子的。（方敍明李游擊受降原故）正在彼此議論。部下來說。主子已將撫順城毀去。留兵四千守境。便要拔寨起行。多鐸等急趨中軍。伺候起程前進。約計有四萬兵左右。（回憶十三副甲時得毋一歎）沿邊殺去。遇城城破。逢寨寨降。

將近數十里。至謝哩甸地方。明兵已出寨追襲。（何苦送死）太祖回馬一望。不過萬人。各貝勒縱馬當先。通名交戰。一箇是廣寧總兵張承蔭。一箇是遼陽副將頗廷相。一箇是海州參將蒲世芳。一箇是游擊梁汝貞。（憑依這樣頭銜可惜本事不濟）正待彼此動手。滿營忽然鳴金。（怪）諸貝勒只得退回。來見太祖。太祖曰。彼兵非與我爲敵而來。欲詐稱追我兵出邊。以誑其主耳。必不待我兵戰也。可勿進兵。（更怪）諸貝勒見明兵陣腳漸動。請乘勢追趕。是夜塵沙昧目。咫尺不見明兵。不慣此習。一聞滿兵笳角。自相踐踏。紛紛逃命。張頗蒲梁四將。死的死了。被擄的不肯投降。俘獲更厚。馬匹甲仗不可悉數。未幾連撫安堡及各路城寨均來報捷。明廷得了邊警。知滿軍已攻鴉鵠關。一直殺到清河城。清河（與王干總同一忠節。雖死亦榮。早爲洪承疇降滿伏線）此次

守將鄒儲賢（又來送死了）備了一萬兵馬千餘礮手擂木礮石滿望滿兵從此打退這滿兵都是有尺進無寸退的憑你這樣危險他總扒著雲梯向城上射（是何意態雄且傑有此勁旅滿洲何患不勝）弄得城上矢石俱窮儲賢自刎而死（又是一箇忠節的一傳令入了清河由邊疆一路深入八旗兵屢打勝仗擢枯拉朽的到了遼東明兵已派五千人從鰻陽攻東鄂寨了（插此一句省却多少補敍妙）太祖據探馬來報纔知寨內男女老少均被殺却所種稻麥盡行割去（從探馬口中說出東鄂情形省筆）太祖大怒取了附近會安堡殺了盡淨只將一人割耳放去報信（張公吃酒李公還錢會安堡人悔氣）一面馳書詰責明將置之不答太祖曰彼不敢戰朕可征葉赫矣（從太祖口中述明將不戰更省筆）天命四年正月轉征葉赫葉赫貝勒錦台

什布揚古向開原總兵馬林借兵來戰。及至馬林軍到。太祖已盡收所過城池。及游牧產而去。（好太祖足使明將疲於奔命）暗暗命貝勒代善率兵駐札喀關以遏葉赫入明之路。更使一軍往界藩築城池以斷明境來往。（能戰者能守。太祖終是精細）明廷得了撫順清河兩次敗信。已是心驚膽裂。那裏還經得馬林加緊馳報。說得滿兵如何精壯。如何驍勇。大家面面相覩。明神宗一再催問。議出一位熟悉遼事的大將楊鎬。（原來如此的偉大人物）這楊鎬籍隸商邱。從進士升到山東參議。分守遼海道。偕大帥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襲蒙古炒花帳。大獲。進副使。墾荒田三百餘頃。進參政擢右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冒功進遼東巡撫。以開釁劫罷。（詳述楊鎬歷史爲後文伏線）此番保奏詔爲兵部侍郎。經略遼東。特賜尙方寶劍。凡總兵以下各官。均得先斬後

奏（詳述神宗恩寵亦爲後文伏線）楊鎬拜職出關卽與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生庭定下直攻興京之計。談何容易一兵部尙書方從哲日發紅旗催戰。楊鎬徵集天下援兵分道前進並令滿洲逃兵散布謠言。詐稱明兵四十七萬（曹操伐吳詐稱百萬楊鎬伐滿詐稱四十七萬算來不及曹操之半曹操尙覆於吳國况在楊鎬）於天命四年三月十五日乘月明進薄興京計分四路那四路呢。

山海關總兵杜松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監軍廣寧道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是爲左翼中路軍。

遼東關總兵李如柏遼陽副將賀世賢監軍遼陽道閻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是爲右翼中路軍。

開原總兵馬林大同副將麻巖監軍開原道潘完顏督兵四萬。

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是爲左翼北路軍。

遼陽總兵劉綎。監軍海蓋道康應乾。督兵四萬。會朝鮮兵出寬甸口。是爲右翼南路軍。（傾國而來大舉深入）

這四路軍領了經略楊鎬的命令。絡繹出關。太祖已接得楊鎬戰書。準備抵敵。各路駐防將帥。請兵的奏報。雪片似的到來。太祖只是不動。（不動的怪）諸貝勒一再在太祖前呈請方略。太祖只是不言。（不言的又怪）大貝勒及四貝勒更爲焦急。南路探哨飛騎來告。說明兵已進董鄂路了。諸貝勒大臣入宮來見。自告奮勇。太祖曰：朕非示懦。有所思耳。（還是弄玄虛）朕早料明兵即來。惟我南路駐兵五百。足以相拒。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出南路也。由撫順關來者。必重兵急宜拒戰。此路勝則他路不足。患矣。（不動不言。原來有此計策）遂遣代善率兵前行。扈爾漢

爲先鋒復報清河一路明兵又到代善並不在意只望撫順進發過了札喀關正在布置營寨太祖後軍早已趕到器械整肅紀律嚴明可見的這些灞上棘門軍多兒戲了太祖要保全界藩山上築城夫役卽令軍士越過太蘭岡偵探代善等望著旗影又聽見礮聲呐喊聲不遠（虛寫）遂將陣勢布定只見一羣兵丁追著明國敗軍（突兀）說是薩爾滸谷口逃來的諸貝勒知道夫役用了埋伏之計（夫役亦會用計妙）贏這一陣代善收了兵丁卽那杜松的兵已在薩爾滸山結寨代善據定吉林崖第一陣卽明兵百餘級杜松盡出二萬人來薄貝勒阿敏莽古爾泰亦增千人助擊這場惡戰以右翼四旗攻崖下明兵左翼四旗攻薩爾滸山（實寫）彼此不分勝負太祖撥出右翼兩旗夾攻薩爾滸山已經明兵鎗礮從山頂打來滿兵倍加勇猛及至天明薩爾滸山已經

奪得並明將杜松王宣趙夢麟亦俱被代善阿敏等殺了。一了却左翼中路。正是

開國伯顏纔得手。出師先軫不歸元。

欲知那三路能否戰勝滿兵。且聽下文分解。

第八回 奏三捷慶功滿洲國 朝羣部避暑界藩城
 四路征滿是楊鎬絕妙方法。所謂泰山壓卵。滿洲未有不敗者。誰知滿洲僅靠著代善莽古爾泰皇太極扈爾漢幾個人。有進無退。有勝無敗。將明兵殺戮殆盡。諸將逃亡過半。方興之銳氣。有如此者。

四路兵交戰之際。寫杜松一路最詳。寫李如柏一路最略。寫葉赫兵只以聞聲遁去了之。寫朝鮮兵却將收降將賜國書等事。一一揭載非略。葉赫而詳。朝鮮也。前回書中於葉赫事已書不

一書。若再鋪張。便是疊床架屋。朝鮮有此一段。足爲後文國王納降伏線。

滿洲賜朝鮮國王一書。並不勸他投降。但處處責明的不是。又並不自恃尊大。但句句說明之違天。此何等筆墨。與前回賜撫順游擊書。同此委婉。然却逐字逐句都有分寸。朝鮮復書亦是不弱。明國焉能及之。明不能保朝鮮。何能敵滿洲。太祖全。注明國姑置朝鮮。亦是急其所急。緩其所緩。

前回築興京。後回築盛京。此回築界藩。滿洲步步爲營。何等精密。詳慎然其築界藩宮室。却借著避暑一事。休兵息馬。語語從肺腑中流出。雖盛暑興築。不得責爲過舉。特非其時。則爲衆人集矢耳。觀其前得開原。後得鐵嶺。好整以暇。全不費著心力。水漲用疑兵。以薄瀋陽城。堅用奇兵。以克開原。實實虛虛。何等。

變幻可知。專以兵力勝者，猶落第二層也。至於進攻蒙古，乘勝追逐，倒不用兵力，棋無定著，要看敵手，殆即是歟。

話說滿兵大勝界藩以後，明兵死者蔽渾河而下，水不能流。滿兵追殺敗兵，直到舒欽山下寨。一面偵探他路，明兵果然飛騎來報。馬林兵到了尙閒崖，築壘掘濠，志在久頓。代善出營，一望明兵環鎗列礮，鼓角喧天，便傳部下三百餘騎，匹馬單刀，踹入馬林營內。明兵摸不著頭腦，這三百餘騎，乘勢呐喊，雷轟電掣的見一個殺一個，明兵正不知有多少軍馬，只得拔寨退下五六里，安頓。第一陣趕退了馬林，此番環濠一帶，均有火器，對面斐芬山上，潘宗顏又紮著一座大營，兩面夾攻，把滿兵圍作肉餡。代善深恐顧此失彼，挫了銳氣，急馳馬往報太祖。太祖登山遙望，見滿兵已次第進來，並在前山暫駐，當諭令腹背合攻，以分明兵之勢。代善戰

尙閒崖及斐芬山。太祖從幹璣鄂謨抄出。誰知幹璣鄂謨已爲明左翼中路兵所襲。（虛寫明兵勝仗）太祖帶了四百步騎。躬冒火器殺退明兵。（實寫滿兵勝仗）忽得代善警報。言明兵又得尙閒崖。（再虛寫明兵勝仗）太祖遂引親軍趕去。明兵已布成陣勢。足有四萬人馬。（反振一筆妙）太祖本欲搶山再戰。因見馬林營內濠外兩軍混合。遂大呼曰。是欲與我平地戰也。先叫代善與明兵約定。各不登山。但校步戰。兩陣對懸。太祖馬前只步兵四五十人。明兵大隊均到。代善急告曰。明兵又進矣。一再反振一筆妙。太祖並不回話。把坐下黃驃馬一緊。後面步卒早排山倒海而入。明兵亂拋噴筒夾轟火礮。響了一陣。已是煙霧漫經不得。阿敏莽古爾泰等冒煙突火。暗地裏將飛矢利刃死了明兵一百餘人。副將麻巖更不是阿敏等敵手。箭中肩窩。翻身下馬。部

下步兵發一聲哨一齊潰散。（再實寫滿兵勝仗）太祖從中軍殺進。代善從左路殺進。阿敏等從右路合兵一處。弄得馬林進退無路。從郊外間道而去。（了却左翼北路）太祖掌著勝鼓。檢點軍馬。再向斐芬山進發。礮聲響處。一將於門旗下飛馬而出。乃開原道潘宗顏也。（孤軍深入危哉宗顏）滿兵仰山攻擊。山上一萬人以楯蔽護。專用火器。滾下山來。太祖令短刀手扒山越嶺而進。分開籜牌隊。直取宗顏。宗顏見不是事。帶了殘兵。自投開原去了。（還算走得快。不曾送了性命）凱歌聲裏。正待回至界藩。那葉赫的錦台什布揚古鬼鬼祟祟來助明戰。一聞明兵敗績。偃旗息鼓的歸部。太祖付之一笑。暫在固勒班地少憩。又報明總兵劉挺李如柏由董鄂呼蘭兩路來攻。進逼都城。太祖點頭不語。派護軍傳諭中軍。飭諸貝勒大臣御營會議。霎時寶石頂雙眼翎黃馬。

掛的。一行人聞召都到請安見駕各各謝恩賜坐。按了品級坐定。
太祖道明兵二十萬詐稱四十七萬今兩路殺退已去十萬潘宗。
顏一萬已敗回開原只有劉李分道入寇都城只有四貝勒留守。
還是收兵回國還是分路拒敵大家商議商議說著射了貝勒阿。
敏一眼（此回純寫戰事易疊床架屋夾此一段文氣便疏宕有
致讀者弗視爲閒筆）阿敏跪向太祖曰子臣願領兵二千往禦。
太祖曰誰敢爲副扈爾漢曰奴才領一千人往助貝勒太祖撥兵。
去訖親率諸貝勒大臣赴界藩行凱旋禮封八牛告天祭纛大宴。
三日代善密奏太祖曰警報到都兵力單弱深恐民心搖動子臣。
擬率二十騎先往安撫莽古爾泰曰子臣亦願隨往請父皇賞賜。
京一言太祖曰汝弟兄同行甚善代善莽古爾泰晝夜兼程來到興。
京貝勒皇太極領銜說得撫順開

原。二。路。明。兵。斬。戮。殆。盡。餘。兵。已。遣。將。往。禦。爾。軍。民。毋。庸。疑。慮。一。爲。
後。文。立。皇。太。子。伏。線。一。兩。貝。勒。見。城。市。不。驚。營。壘。無。恙。早。去。見。過。
四。貝。勒。備。述。戰。事。四。貝。勒。著。實。稱。頌。說。此。次。父。皇。返。蹕。弟。願。去。破。
一。路。軍。馬。不。然。髀。肉。將。生。纔。曉。得。宴。安。是。酙。毒。呢。太。祖。防。得。兩。貝。
勒。有。失。急。忙。還。都。四。貝。勒。同。了。代。善。諸。人。至。大。屯。野。迎。接。四。貝。勒。
便。乞。一。支。兵。往。擊。劉。紇。太。祖。大。爲。贊。賞。一。面。遣。莽。古。爾。泰。往。輔。扈。
爾。漢。更。遣。代。善。與。四。貝。勒。同。行。以。遏。劉。紇。來。路。代。善。猶。恐。扈。爾。漢。
頭。陣。有。挫。特。兼。程。迎。勦。上。去。劉。軍。正。與。扈。軍。交。戰。扈。軍。伏。兵。山。隘。
只。等。諸。貝。勒。來。助。那。劉。紇。帶。著。精。銳。二。萬。人。分。出。一。萬。人。趨。登。阿。
布。達。哩。岡。列。陣。代。善。欲。先。上。岡。下。擊。四。貝。勒。曰。兄。立。功。多。矣。此。捷。
讓。弟。奏。也。兄。但。相。繼。爲。援。可。耳。代。善。曰。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引。
右。翼。兵。登。山。使。將。士。先。戰。汝。立。後。督。視。幸。弗。輕。身。入。陣。也。四。貝。勒。

果然統著右翼兵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明軍。兵刃交馳。後軍隨至。便衝突入陣。代善已率左翼兵從旁邊夾攻過來。明兵大敗。四貝勒乘勢追擊。劉綽後隊兩營。不及成列。早被四貝勒大兵冲入。全軍潰亂。劉綽揮動大刀。左右衝突。雖也殺死敵人數十名。無奈滿兵愈聚愈多。劉綽力盡。死於亂軍中。餘衆悉數歸降。四貝勒收兵回來。在路遇見代善。敘述戰事。頗贊劉綽英勇。（了卻劉綽一路）代善謂四貝勒曰。還有南路一軍。當不遠矣。聞有朝鮮兵相助。曷移兵擊之。一路與扈爾漢合成一處。急薄富察。距城五里下寨。那箇笠長鎗籐牌皮甲。是明海蓋道康應乾的兵。紙甲柳冑火器層疊。也算朝鮮國來助戰的。代善這陣不肯讓四貝勒了。便出馬與應乾廝殺。不三合。應乾已一溜烟逃去。到底是朝鮮兵火器競發。思量打退滿兵。代善匹馬盤旋。冒著風沙。

衝入陣內火種不然旗影多亂朝鮮兵著了滿兵飛矢與應乾所領二萬人死亡參半（了卻右翼南路）代善盈甲上全是塵土一氣奔回營寨（照應風沙細）四貝勒正與莽古爾泰在那裏敍話一將烏帽朱衣在寨前乞和莽古爾泰指謂代善曰此朝鮮都元帥姜功烈所遣通事也（妙在莽古爾泰口中點出）代善便向莽古爾泰詰問從何處來此莽古爾泰曰今日我與扈爾漢前行遇明游擊高一琦被我一陣殺敗一琦收了殘卒往奔功烈營內功烈亦據圖拉庫崖我與扈爾漢復整兵攻入朝鮮兵亦不能敵我功烈知事已不濟遣通事向我乞降我正不得主意（敗說略謂此戰非我國所願惟昔倭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時賴明助我得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肯撫我我當

歸附。且我兵之在明營者。已被爾殺盡。此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於我者。只游擊一人。及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來進獻。一通事善於措詞。不道明國皆斷頭將軍。朝鮮國竟有降將軍。一諸貝勒定議曰。爾等求降。當令主將來。不來。則戰。通事去而復返曰。我主帥有言。若主帥先來。恐軍亂逃散。准令副元帥先來。一亦說得直爽。一今日副元帥宿貝勒營。明日主帥率衆來降。代善等許之。姜功烈盡擲明兵於山下。生囚高一琦來獻。一琦不屈自縊。姜功烈乃從諸貝勒回京。太祖賜宴。留養終身。一先寫姜功烈之降爲後文。朝鮮國主來降伏線。一從此四路明兵。五日間破其三路。惟李如柏一軍。尙在楊鎬在瀋陽。迭接敗信。料不到滿兵如此利害。急檄李如柏等回關。再行計較。一可惜遲了。一如柏等從呼蘭路遁去。沿途又折了一千餘人。一了卻右翼中路。一太祖等到各路將。

士一律奏凱論功行賞歡悅異常後人有詩贊曰

煌煌史筆大書形爲奏興京第一功天助孫吳保江左世稱石
晉割燕東草黏紫塞晨開陣柳拂紅旗夜入宮黑水白山一回
首受降城外氣如虹

太祖敗了明國四路兵馬顧謂諸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
四十七萬分四路併力來戰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
之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服我兵強
傳聞四方靡不懾我軍威者矣乃因朝鮮國王不知謝罪書讐明
七大恨事遣使二人與姜功烈部將通事人等付朝鮮國王李璋
國王收書讀曰

昔者金元之主曾服三四與國歸於一統然亦未能長久保守
此吾所素知者今非樂動干戈也實因侵逼已甚若向來有意

與明結怨。天必鑒之。天何以獨眷我國。蓋天無私。是者是非者。非故佑我。而厭明。爾朝鮮以兵助明。吾知非。爾本心。因明曾救爾倭難。故報其恩而來耳。（也算善於體諒）昔金大定時。爾朝鮮之臣有趙維忠者。以四十城叛附大定帝。曰。朕征宋徽欽二帝時。爾朝鮮王不助宋。亦不助朕。乃持公之國也。（將前事一提。坐實朝鮮罪案。）遂不納。由此以論。爾與我國無隙。今擒爾統兵官屬十人。以念王之故。特留之。今何以竟其事耶。王其圖之。（不說破的妙）夫普天之下。不一其國。豈有令大國獨存。小國盡亡者乎。明。大國也。意必奉行天道。乃反變亂天紀。恣意橫逆。虐苦與國王。豈不知之。（說明虐苦與國一層）我聞明主之意。欲令其諸子主我滿洲及爾朝鮮。辱我二國。實甚。今王之意。將謂我二國素無怨釁。遂與合謀。以讐明耶。抑旣已助。

明不願背負耶。其詳告我。

國王謂使臣曰。吾與滿洲比鄰。相處猶兄弟也。（也聰明）願自後永絕。明好歸附大國。後乃遣使一人。從者十三人。齎復書隨滿使入謁。書中大意以各守疆圉。復修前好爲辭。（與趙佗報文帝書約略相似。不卑不亢。朝鮮有人。）太祖正在戮力中原。朝鮮暫且不問。那明國總兵官馬林。自從戰敗回國後。依然在開原駐守。太祖料定馬林是一員驍將。不得不從他入手。乃謂諸貝勒大臣曰。撫順固我有也。不取開原不能制明。不能制明便不能制葉赫。（下語如老吏斷獄）一統兵四萬。便欲打破開原。纔行三日。天忽然大雨。一路上人困馬乏。營帳馬鞍盡已沾溼。平沙一片。又無處可以躲避。前鋒到得道濱。渡口軍士只叫得一聲苦。（極寫困難情形。纔見得太祖精細）原來河水氾濫。斷難飛渡。只得依岸暫駐。

那雨益發下得不止。軍士在雨中分旂站著。兀是不亂。一寫軍士是寫太祖。一太祖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進兵回兵兩策。諸貝勒大臣沒有一個肯說回兵的。太祖恐洩漏軍機。使敵人有備。因用一隊短兵向瀋陽進發。一虛虛實實深得兵法。一面靜待水涸。過了一二日瀋陽兵回報。殺十餘人。擒二十人。大兵雲合渡河。一晝夜飛到城下。副將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官忙報與馬林知悉。正不知滿兵多少。一兵貴祕密尤貴神速。卽此可見。一馬林著實一嚇。只得傳令分守四門。開原兵聽得滿兵到來。早已人人喪膽。箇箇驚心。滿兵駕著橋梯。四圍困逼。別出奇兵。一隊專打東門。開原兵易子析骸。糧食俱盡。滿兵仍勇氣百倍。又是六月炎暑。炮火槍煙。血汗交迸。滿兵乘勢搶城。守將大潰。馬林等率衆巷戰。俱遭大衄。開原兵迎了太祖。在南門城樓憑眺。(整暇之至)報稱

明鐵嶺城有兵三千來援。又被諸貝勒擊退。斬馘四十餘。終因赤地千里無從避暑。諸貝勒暫請回都。以待涼秋再舉。太祖曰。我欲就界藩築城造屋居住。牧馬邊境。勿渡渾河。何如。僉以水草不便相阻。(諸貝勒亦是有見)太祖曰不然。今行師二十日矣。若還都必二三日可到。再由都分還各寨。更需三四日。勞師涉遠。人馬皆疲。若朕居界藩。八月間又可興師。議乃大定。傳令軍士韜弓解甲。牧馬邊地。在界藩城中營造宮室。諸貝勒大臣仍率兵士分旗屯駐。土階茅茨。仍守古風。岸幘短衣。不忘國俗。附近各部曉得太祖在界藩駐蹕。諸貝勒都來道賀。或給駝馬。或賜妻奴。那些載道的口碑。真是一言難盡。在界藩住了一月。有奇覺得商音觸動。天高日晶。太祖曰。馬肥矣。可以戰矣。(何等從容活潑與上文人馬皆疲。句呼應)出兵先攻鐵嶺城外各堡。各堡望影而遁。略

不費力便併兩翼撲城。各軍士爭先而上懸。偪陽之布。何待三登。拔考叔之旗。並無一殮。只有三箇時辰。已將這座鐵嶺城隸入滿洲部下。諸貝勒斬得明將來獻首級。（寫得突突兀兀便是換一副手筆）一箇是游擊喻成名。一箇是史鳳鳴。一箇是李克泰。太祖吃了慶賀筵宴。正待入帳就寢。忽傳蒙古兵來割田麥。我部馬兵被傷頗劇。太祖披著甲上城遙望。在燈光中認得來兵是喀爾喀部主齊賽。札魯特部主巴克台吉色本等。（波平波起無一重複處）呼代善。何以不戰。代善曰。戰而不勝。恐獲浪戰之咎。太祖曰。此齋賽兵也。齋賽奪我葉赫所聘之女。朕恨不得移兵擊之。今彼先來殺我兵馬。焉可不戰。（英雄不忘兒女照應七大恨之一恨）代善奉命躍馬而進。後面滿兵如翻江倒海而來。齋賽那裏是代善敵手。只有一兩箇回合。便招架不住。逃過遼河。滿兵緊緊

逼著爭舟揷指入陣喪元蒙古溺的溺殺的殺還有一串兒捉來的除了齋賽連色特希勒克什克圖與札嚕特部巴克色本科爾沁部台吉桑噶爾齋賽的妹婿岱噶爾及其部將十餘人兵五百人還赴鐵嶺請功太祖命繫在城樓再行審問正是

萬里風沙悲漢域 二陵風雨泣秦師

不知齋賽等生死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九回 下納喇盡統呼倫部 諭林丹新締蒙古盟

齋賽詳述蒙古源流使太祖按圖索驥略不費力可見喀爾喀部盟言不過急於圖明將蒙古稍爲擋置若蒙古自相殘殺可將呼倫舊例作比前盟呼倫後盟蒙古自係一樣作用讀者勿爲太祖瞞過

呼倫全部哈達輝發烏拉國滅時非降卽戮非戮卽逃其窮蹙

之狀令人酸鼻。葉赫錦台什登臺自焚。布揚古臨降不屈。雖終不免於一死。還算呼倫有數人物。

喀爾喀部乞盟。是聰明用一個明國做磨旋子。滿洲許盟亦是聰明。亦用明國做磨旋子。察哈爾拒滿是糊塗。用一個明國做靠。山滿洲復察哈爾是糊塗。非糊塗。偏用明國做靠。不住的靠。山兩兩相形。蒙古俱在太祖籠罩中。

葉赫仗著明國與滿洲相抗。畢竟葉赫將亡。只有一千人來助。察哈爾仗著明國。又與滿洲相抗。又不知怎樣結局。靠這廣寧。之賦真真有限。所謂錙銖之利。受之何爲。察哈爾偏偏視爲穩。當不免爲葉赫第二。

太祖答朝鮮王書。何等委婉動聽。答林丹汗書。何等崛強相抵。非厚於朝鮮。薄於林丹也。朝鮮本非滿洲之屬。且其事明已久。

不爲反覆開導。決難移其素志。林丹素與明國有隙。而亦庇護異姓仇讐。與國聲罪致討。所以寒各部之膽。折林丹之氣。明國聞之。亦必爲之一餒。

碩邑武巴什奏對察哈爾情形一段。與方綱奏對明國情形一段。遙遙相對。

話說代善擒到齋賽等一千人犯。太祖鼓掌大笑曰。天將與朕非常人才。助朕興國三年。前已得此兆。諸貝勒問其緣故。乃曰。朕三年前夜寢帳內。見有天鵝白鶴。及衆鳥翱翔。急張網羅之。得白鶴一隻。呼曰。得齋賽矣。(鳥銜朱果是自己說的。鳥棲枯木是敵兵見的。鳥入羅網又是夢中得的。滿洲開國事。事與鳥有關。卻無一鳥是真。前後遙遙相對。奇絕幻絕)。醒來恰是四更。朕想齋賽爲人如鳥飛颺。何從羅致。今果應夢。豈不大吉。(此語是真是假。讀

者試掩卷一猜）諸貝勒聽了眉飛色舞。致酒稱賀。帳中善撲營兵士對撲爲戲。樂聲一起。齋賽等部將十餘人。兵五百餘人。從城樓上一路引著。來見太祖。太祖親釋齋賽之縛。（收拾人心）責之曰。科爾沁常與葉赫哈達等九部。攻我興京。爲我軍所破。後又破其援烏拉之衆。遂遣使修好。（將前回事一提。非以示威。正以徵信）不敢侵我寸土。爾豈不知爾喀爾喀部遠處外蒙古。敢越境來犯。知我兵力否。（旣已徵信。乃可示威）齋賽叩頭謝曰。某等始畏大國之威。嗣後亦願修好。與科爾沁同守盟言。太祖許之。（一請一許。鍼鋒相對）便問內蒙古現尙有多少部。（隨處留心）齋賽曰。我蒙古各部。皆大元皇帝裔孫。自我順帝被明兵所逼。退出中原。撫我舊邦。居喀喇和林。（今西庫倫附近）後有內亂。篡殺相尋。部衆離散。所在割據。（蒙古第一變）及順帝七世。

孫達延可汗復統一之。因地廣難治。乃舉內蒙古之地。分封諸子。曰圖魯。曰巴爾蘇。曰阿爾楚。曰鄂爾齊。惟次子格埒森札賚爾居外蒙古。(蒙古第二變)達延年八十卒。長子圖魯先殉。孫博迪嗣位。專管內蒙古東半部。因其近長城。故稱爲察哈爾。(譯言接近)圖魯之後又分五部。一浩齊特。二蘇尼特。三烏珠穆沁。四敖漢。五奈曼。巴爾蘇之後亦分二部。一鄂爾多斯。二土默特。阿爾楚之後更分二部。一札噶特。二巴林。鄂爾齊之後改爲克什克騰。共奉察哈爾爲盟主。(蒙古第三變)故察哈爾爲最強。自博迪四傳至今。其部主卽林丹。部衆尊爲胡胡克圖可汗。外蒙古有科爾沁及喀爾喀兩大部。內蒙古有察哈爾一大部。(蒙古第四變)彼部士馬精壯。恆欲併吞小弱。凡力不能敵者。非北走。依我。卽東走。依科林丹。惡科之通滿。屢被攻打。恐又將及我。是需貴國救護。

(世系譜耶地理圖耶齋賽言之太祖聽之早已成竹在胸矣)

太祖點頭稱善。令留下齋賽在滿。其餘釋放回部。(收拾人心益發不嗜殺人)瀕行並囑之曰。爾等歸告諸部。蒙兵果敗。可速來投順。將士羅拜而散。太祖怡然自得。曰。朕一年之內。挫明國。服蒙古。悉絕葉赫後援。葉赫其奈我何。(歸到葉赫迎刃而解妙極)

朕料葉赫東城有山谷之險。必不防守。我軍先乘勢破之。座中有人大聲請曰。子臣願往。逕攻西城。太祖視之。乃四貝勒皇太極也。(一軍皆驚)太祖曰。誰攻東城。代善等應聲而出。計議已定。分東西兩軍並進。太祖統著諸貝勒大臣爲斷後。葉赫全城居民。得此消息。均竄入山谷中避難。布揚古與弟布爾杭古商籌禦敵之策。先派人至明國請兵。(專靠別人)布揚古帶著全部出城迎擊。將東城留守事宜。盡交錦台什辦理。布揚古在西城外列陣以

待。誰知滿軍到了城外。這黃紅藍白的旗幟。反一隊一隊從後山抄去。（怪）布揚古急得不得。忽聽見東城喊聲大振。又不知滿兵弄什麼玄虛。總想有錦台什固守。決無失算。（太穩當了）若將西城兵往救。又恐滿兵乘勢撲城。（這卻慮得是）自晨至午。相持不下。布揚古正想遣布爾杭古繞往探視。忽然東城一聲震響。宛如山崩地塌。（更怪）布揚古知道不妙。已見代善縱馬而來。掉去四貝勒布揚古益發摸不著頭腦。（尤怪）一羣葉赫敗卒來報。東城破了。貝勒錦台什死了。布揚古放聲大哭。恰好國派了游擊馬時楠帶著一千人來助布揚古合兵。一處在西城。竭力守禦。早被代善圍得鐵桶一般。原來代善殺到東城之時。料定錦台什沒有什麼算計。先令軍士將城根挖空了。地道裝入火藥。纔與錦台什開仗。趁着煙塵抖亂。出其不意。把城垣地

轟塌滿兵一擁而入使錦台什首尾不能相顧可以逼他投降誰知錦台什膽小如鼷先是太祖勸他他還嘴強說什麼我堂堂七尺男子非明兵可比與其降汝不如戰死（第一次勸降誓以戰死硬）到得城破逃上後園高臺太祖還命大將費英東額駙達爾漢勸降錦台什猶不肯允反要一見四貝勒與之一言（第二次勸降想見四貝勒又軟）四貝勒從西城調來錦台什又裝做似認得不認得模樣四貝勒厲言責備令伊速下往見太祖錦台什疑心參半的遣親臣阿爾塔什同行（第三次勸降令親臣同見太祖更軟）那親臣見了太祖不免提起前事訓斥一番阿爾塔什回見錦台什力勸速降以保生命錦台什喚兒子尤軟尤軟（德勒格爾來見方允下臺）（第四次勸降又要見兒子尤軟尤軟）德勒格爾到後又再三苦勸錦台什終是狐疑不決惹得四貝勒性起欲

先殺德勒格爾後擒錦台什還是太祖阻往將德勒格爾收回滿帳賜酒壓驚傳令軍士拆臺臺上已是火起左右屋宇盡皆焚燬滿兵從煙焰中捉住錦台什用弓絃縊之（免不得一死何苦許多做作）一面救滅餘火擬卽助攻西城軍士報稱布揚古來降請見（卽接入布揚古敏捷之至）後面代善替布揚古拉著馬（代善拉馬奇）代善便奏太祖道布揚古先來乞降仍欲居住西城子臣不允後經其母來見向子臣要誓子臣以刀劃酒誓曰汝等若降而我殺之殃及我若我旣誓而汝仍不降殃及汝等布揚古及弟布爾杭古均已願降特爲引見（西城攻克情形又在代善口中補出省筆）太祖親倒金樽在馬上賜了布揚古的酒布揚古下馬只屈一膝酒又不肯下咽太祖喚代善引入後帳對代善曰狼子野心不可養也夜間賜死單留了代善妻父布爾杭

古在滿洲閒住（了卻葉赫）太祖盡殺明兵馬時楠亦同時被難。從此呼倫部盡爲滿洲所有。後人有詩弔之曰。

烏叫城頭畫角寒。河山收拾版圖寬。譏詞未沒碑文蝕。社稷依然誤納蘭。（納喇一叶納蘭）

太祖取過滿洲地圖瀏覽一過。東自海。西至明遼東界。北自蒙古科爾沁之嫩江。南接朝鮮國境。凡語言相同之國俱征討歸服。歸於一統。（前八回事迹至此一束）因謂諸貝勒曰。朕以遺甲十三副。至今三十六年。兵不滿萬。乃得土廣民衆。遠近來歸。彼明國太祖皇帝逐元順帝而不能收蒙古寸土。誰強誰弱。汝等熟思之。（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是亦不關強弱也。此爲英雄欺人語）四貝勒對曰。皇父用兵如神。豈古來開創之主所能及。取清河撫順而收明之屯糧。此我軍所以勝也。明舉四路之師深入重隘。此明

軍所以敗也。（善於應對）太祖欣謂曰。汝言誠是。（曹操謂劉備曰惟使君與操太祖此言實契四貝勒是以傳位大可於四字中體會出來）遂議先取蒙古再攻明國。那喀爾喀部自從齋賽被擒後又擒其二子色特希勒克什克圖至是聞太祖滅了葉赫勢將及彼因遣使脩書來通和好。（喀爾喀部尙算乖覺）書曰。齋賽屢啓釁端誠有罪惟上所命。（先坐寶齋賽之罪）但明敵國也如往征之必同心合謀直抵山海關（先說與明戰）貢此言者天神鑒之倘與和好亦必會同定議若明輸財物厚汝國而薄我汝國勿受厚我而薄汝國我亦不受（後說與明和）能踐此言名聞遠近不亦善乎。（聯合太祖便是解脫齋賽計好書亦好）

太祖閱書大喜（不由你不喜）命大臣額克星額綽爾雅希禪

希福五人隨諸貝勒昭告天地。乃刑白馬烏牛酒肉血骨塊土各一器。（照應第三回與呼倫諸貝勒立誓一樣鋪敍遙遙相映）
誓曰。

今滿洲十旗執政貝勒。與喀爾喀執政貝勒蒙天地眷佑。俾合謀併力。與明脩怨。如其與明釋舊恨。結和好。亦必合謀。然後許之。（與來書同一意義。滿洲人畢竟聰明）若滿洲渝盟不偕喀爾喀貝勒合謀。先與明和好。皇天后土其降之罰。（先說滿洲渝盟降罰妙）若明國欲與喀爾喀貝勒和好。密遣離閒貝勒等。（不說喀爾喀與明和反說。明與喀爾喀和亦妙）不以其言告我。滿洲英明皇帝。（此處不言執政貝勒乃言英明皇帝。有君臨喀爾喀之勢。與呼倫立誓時三年不悛。吾乃征之二語相類）者。皇天后土亦降之罰。我二國同踐盟言。天地佑。

之。其飲是酒。食是肉。二國執政貝勒尙克永。命子孫百世。及於萬年。二國如一。共享太平。

喀爾喀使臣立了盟誓。回報部主蒙古各部聞言。弱者欲降。強者欲戰。（這是實情）只有察哈爾部主林丹首先不服。（又是一個葉赫）遣來一員使臣。便是康喀勒拜瑚。太祖曉得來者不善。盛陳儀衛。傳來使入見。來使見著滿洲輿服焜耀。宮殿巍峨。照例謁見太祖。太祖溫語相答。（聰明處在此）拜瑚遞上國書。太祖展閱未竟。變色謂拜瑚曰。爾部因何怨我。出此不遜之辭。擲書在案。恨恨退朝。（文王一怒遏莒。武王一怒伐紂。不料太祖也有一怒殺辣處亦在此）諸貝勒將拜瑚安頓驛舍。拾視來書。有自稱四十萬蒙古之主。稱滿洲爲水濱三萬人之主兩語。（言大而誇徒以取怨。林丹失敗應在意中）諸貝勒亦惡其驕慢。均請太祖

斬拜瑚以警林丹。太祖曰。操之過急。是使人料我不廣也。（聰明處又在此）不如繫之以觀其後。方欲遣使還書相報。漸有岳忒部及札魯特部屬下人來歸。太祖以口血未乾。不願背誓。各還其主。（殺辣處又在此）只將齊賽二子取到。令其更番回部保守人民畜產。（前是示信。此是示恩。太祖善於操縱）一子留滿侍父。且俟與喀爾喀克了廣寧之後。再將齊賽送回。克什克圖奉到太祖貂裘貂鑲朝衣猞猁狲裘及靴帽袍帶鞍馬等件。馳赴本部。盛稱太祖恩德。諸部均已懷服。（以德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滿洲使臣早有碩色武巴什齋書至察哈爾曰。

閱來書自稱四十萬衆蒙古之主。稱吾爲水濱三萬人之主。奈何恃其衆以驕吾國耶。（一句駁倒）聞明洪武取爾大都時。爾蒙古以四十萬衆敗亡殆盡。逃竄得脫者僅六萬人。且此六

萬之衆。又不盡屬於爾。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土默特者萬人。屬阿索忒雍謝布喀喇沁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一將前事一提引證得好。一其餘三萬亦不皆屬於爾。以不足三萬人之國。乃遠引陳言。驕語四十萬而輕吾國爲三萬人。天地豈不知之。吾國卽不若爾之衆。吾力卽不若爾之強。然仰蒙天地眷佑。以哈達輝發烏喇葉赫暨明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處悉以授予。來書以廣寧爲爾收賦地。欲我勿征。若征之。將不利於我。使我與爾平日有隙。出此言。宜也。乃本無仇隙。何故爲異姓之明。出此惡言。一又一句駁倒。豈不抗天意而倒行逆施耶。吾惟至誠格天。天乃錫我智勇。眷顧獨隆。豈爾未之前聞焉。能不利於我哉。一筆如轆轤心如旋牀。且爾之收賦於廣寧也。豈爾能興師轉戰。多克堅城。彼畏而與爾耶。抑姻姪和好愛爾而與。

之耶。如愛而與之錙銖之利。受之何爲。爾誠能復爾大都三十萬蒙古之衆。則爾出此言也。亦無足怪。（推開一筆妙）且吾之未證明也。爾曾與明構兵。盡失其鎧冑駝馬。僅以身免。及再構兵。格根戴青貝勒之護衛及從者十餘人。爲明所殺。毫無所獲。而回爾侵明者。二俘何人。衆克何堅城。敗何勁旅。明何畏。於爾乎。（再將近事一提引證尤好）况明之賞汝。從未有如此之厚者。徒以畏我征伐之故。誘汝以利耳。（補足一筆妙）爾果有知識來書。宜云明吾深仇也。惟天地眷佑之。其能墮其城。敗其衆。願同心協力。以圖之。如是立言。不亦善乎。（代他設法。代他措詞惡極）乃惟利是嗜。以有限之金帛。構怨於素無嫌隙之國。皇天后土。寧不鑒之。

林丹得書後。不覺老羞成怒。（這也難怪）聽說康喀勒拜瑚又

未回國。便將滿使囚住。從人回報太祖。說林丹已經殺了碩色武巴什。太祖把拜瑚取出。亦要斬訖。四貝勒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况巴什生死尚在疑似之間耶。(豁達大度。保全元氣。不少)復令拜瑚從者持書回約林丹。約日各歸使者。(有禮有情)仍居拜瑚於館驛。優禮相待。誰知林丹全不以拜瑚爲念。到了交換期間。滿洲盼望巴什回國。毫無消息。只得縛住拜瑚。照抵巴什這卻不是太祖的過當。實係林丹志驕意滿。仗著明國的勢力。小覲滿洲。以至把拜瑚送了性命。(察哈爾行徑與葉赫正復相等)到是巴什拘在察爾哈。與這班守者探聽風土。考校兵情。已是什得六七。(巴什亦是英雄。與方吉納綱古哩在明被拘正復一樣)屢欲逃歸。苦無間隙。雖比不得蘇武持節北塞。相居也還算得鍾儀操琴。南冠是繫。這一天與守者閒話。盛道滿洲兵強國富。察哈

(克什克圖回部之功到也不小。戰國崇尙游說，卻是爲此。)便與巴什密議去了扭械。連夜遁回滿洲。太祖將守者編入伍內。召見巴什。便問林丹內容。巴什曰：「林丹恃明爲外援。明方困守遼西。欲利用察哈爾抵制我國。歲輸巨幣。使攻遼東。故林丹如此驕橫。」(前席借箸要言不煩。)太祖曰：「明國圖我。朕早知之。只待朕出兵往征耳。」與巴什一席話未竟。報說固山額真總兵官一等大臣札爾固齊費英東病故。正是：

天驕乘運圖王業。
大漠先聞落將星。

畢竟察哈爾能否征服。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回 亡遼瀋袁經略死難 戰廣寧王巡撫入關
熊廷弼的是將材不特賽過王化貞。抑且賽過袁應泰。但逃不。

出一個驕字。一個慎字。三方並進。未嘗不是極好政策。但與熹宗一席話。便將化貞分兵屯戍遼河上游一段。輕輕抹煞。這便是驕。又以毛文龍鎮江之勝。指爲奇禍。因此挾嫌。使文龍不能竟功。這便是慎。否則果能和衷共濟。王毛均可與謀者。何至一敗塗地。如此容易耶。

此回專寫四貝勒戰功。白塔鋪衝入三總兵陣內。將瀋陽全城收回。一也在遼陽城外。踹破李懷信等五將營寨。追至鞍山。使遼陽挫盡銳氣。二也在西平堡。手斬劉祁黑。李張劉六級。令廣寧一路無立足之地。三也太祖克遼陽。拔瀋陽。定廣寧。皆是四貝勒衝鋒陷陣。所謂三年不飛。一飛冲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太祖得了遼瀋。便議遷都。係是步步爲營的辦法。興京建城是一段。界藩建城又是一段。遼陽建城又是一段。每次均說得愛。

兵恤民承天守國然不免漸染華風蓋其官制兵制已襲明稱也後文定都瀋陽築殿定名分宮駐蹕尤一左證

寫明國辦理邊事何等糊塗廷臣說熊廷弼按兵便是罷斥化貞奏毛文龍克敵便加陞賞棄了多少城池喪了多少官吏費了多少錢糧卻事事替滿洲做礮架子終究袁應泰也是死熊廷弼王化貞亦是死並毛文龍亦同歸一死有自死的有誅死的有仇死的明國多死一將滿洲卽多除一害邊事至此可勝浩歎

此回敍熊廷弼袁應泰毛文龍三人出處有正寫有旁寫有補寫文章參錯便是不平處讀者宜細玩之

話說費英東病故以後太祖親臨賜奠慨念功績涕泣不止其時來歸者愈衆太祖大宴功臣改定官制分總兵官爲三等副將參

將游擊亦如之。牛皋額真俱稱爲備禦。每牛皋下又設千總四員。
 (內諸夏而外夷狄不料典章制度漸漸能進於諸夏遼金元三
 太祖後太祖實堪繼武)這年是天命五年。買馬招兵。戰具大備。
 欲進窺瀋陽一帶。先取瀋陽以東之懿路蒲河二城。拉朽摧枯。明
 兵盡望風而潰。(聲勢赫奕)次年復從奉集堡進攻。離瀋陽只
 得四十五里。八路軍一字兒排開。戈鋌照耀。旌旆飛揚。中間便是
 太祖的御寨。諸貝勒大臣。衆星拱北。四面衛護。正待發兵入堡。只
 見奉集以西一樣的營帳整肅。全不像從前這等腐敗樣子。一桿
 帥纛顯出一個大熊字。(寫熊廷弼卽以寫太祖明國有此等臣
 而不久用遼瀋欲其不亡也得乎)太祖知是勁敵。忙傳鄉導來
 問。回奏這姓熊的名廷弼。江夏人氏。明國神宗皇帝命他經略遼
 東。瀋陽變信到後。他便星夜度遼。斬逃將。誅貪吏。造戰車。治火器。

掘濠修城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精兵十八萬
（守而後戰井井有條）分布鑿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
諸要口首尾相應（好布置好謀畫廷弼將才）又到瀋陽安慰
難民乘雪夜到撫順耀兵奉集堡卻把殘破山河守得鐵桶一般
（廷弼遼瀋情形偏在鄉導口中敘出省筆）太祖聽罷顧諸貝
勒曰這熊蠻子不可輕敵僅將明總兵李秉誠擊敗明副將朱萬
良遂遁遂班師暫回部中那熊廷弼見滿兵一退便選了精銳編
爲游徼兵乘間迭出以待機會（好布置好謀畫廷弼將才）誰
知奸臣在內大將竟不能在外立功趁著熹宗皇帝新立大夥兒
劾他按兵不動廷弼只得辭職去了（長城一壞遼瀋不保矣）
太祖正愁得廷弼久在遼瀋不能得手忽報明國將遼東經略換
了袁應泰（毫不濟事徒然送死）太祖曰袁經略長於吏事非

將材也。乘此風和日暖，即可進兵。此行不得遼瀋，誓不返國。傳諭蒙古各部領兵來會。（大舉深入應泰，豈是敵手。）將營柵甲仗等物裝滿百船，並櫓連檣，順渾河而下，水陸各隊掌著笳號，依著步伐，向瀋陽城下會齊。（光焰萬丈。）明探得了這信，飛忙舉烽，聲礟馳報瀋陽。瀋陽守將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築牆堅柵，也算得善於固守。經不得滿洲生力軍打一陣勝一陣，便是蒙古的敖漢、奈曼、札嚕特、喀喇沁等部，亦都馬肥人壯，精神百倍。（補點蒙古投降各部妙。）明兵七萬人至此已傷亡大半。太祖督陣指揮，只見一員年少大將，挽著兩顆人頭，縱馬在太祖前滾鞍而下。說聲子臣已斬了賀世賢、尤世功，請車駕入城。太祖視之，乃四貝勒也。（畫龍點睛，雋絕快絕。）急令各軍登梯破城。那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相等一律身殉，四貝勒單身直入瀋陽人民。

早崩角稽首來迎太祖。（了卻瀋陽）太祖正要起駕。明總兵陳萊帶著四川步兵二萬。自黃山殺來。渡過渾河。得知瀋陽已入滿兵之手。就將二萬人紮住。分作兩營。（陳萊也不弱）各兵均執丈五竹柄長鎗大刀。（兵器怪）鎧甲之外。冒以棉帽棉被。（軍裝亦怪）太祖並不在意。只叫右翼四旗。取棉甲楯車紅甲護軍前往鑾戰。另派後軍接應。塵頭起處。陳萊大敗。虧輸而去。明兵溺死渾河者不可數計。陳萊仍被滿兵追著。與參將張名世一同殺郤。各軍奏凱回寨。遠望渾河南岸。尙有明兵萬餘屯著。戰車鎗礮。層層密布。部將雅遜帶了護軍二百。向南岸去打聽動靜。半路上遇著奉集堡總兵李秉誠。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姜弼。手下有騎兵三萬。將到白塔舖安營。雅遜中途折回來報太祖。太祖欲親自奮擊。四貝勒攬轡諫曰。皇父萬乘之尊。豈宜輕動。子臣情願代往。太

祖怒氣稍息。遂命四貝勒率領護軍到白塔舖討戰。四貝勒將渾河南岸兵打退。挽弓躍馬衝入三總兵陣內。後面只有百騎。李朱姜三將讓著四貝勒橫衝直撞。不曉得有將士多少。兵卒多少。一路退下去。（三將真不中用）代善等亦都趕到。追過四十里。斬了三千級。瀋陽地方連明兵的影兒都沒有了。敗兵回到遼陽報與袁經略知道。袁經略這一嚇。非同小可。（讀者亦爲一赫）況且這位袁經略是進士出身。從知縣內用。雖然在永平治兵。不過轉運些衣糧軍械。及練兵繕甲。修亭障。飭樓櫓而已。並未經過大戰。遇過大敵。此番經略遼東。卻有些擔當不起。（補敍袁應泰歷史爲下文殉節伏線）又聽得瀋陽全軍覆沒。滿兵乘勝來逼遼陽。便傳守將李懷信侯世祿。蔡國柱。姜弼童。仲揆合力扼守。並決太子河水灌濠。封閉西閘。沿城滿布鎗礮火器。以禦滿兵。太祖率

左翼兵破了虎皮驛。離城十里下寨。（輕輕帶過虎皮驛省筆）遼陽守將亦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成陣勢。太祖原令左翼四旗前往衝陣。四貝勒迭告奮勇。堅請當先。太祖只得遣兩黃旗護軍隨往。四貝勒聽得礮聲響處。逆力拔寨而入。刀砍矢射。如在無人之境。左翼兵與護軍先後馳至。兩路夾攻。明兵亂竄。四貝勒追殺六十餘里。看看將到鞍山。恐怕深入重地。一有收有放。纔不算匹夫之勇。急急回營報功。先有紅旗兵在那裏陳說勝仗。道有遼西關明兵一支出城助戰。被紅旗擊回城去。死者踐踏者甚衆。太祖一一命軍政司紀錄清楚。便對諸貝勒大臣曰。今日雖勝了一陣。挫他銳氣。但遼陽非小小城池。可比待朕看了形勢。再定計策。騎著黃驃馬。輕裝減從。在外瀏覽一過。遂定計曰。朕觀繞城之水。西有閘口。可令左翼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翼兵塞之。親率一

軍布楯於城邊。以護衆軍。令囊土運石。截斷水口。（遼陽有此形勢。明兵苦不能守。非寫太祖之設計。是寫明人之失計。）明兵見滿兵進薄城下。急衝出步騎三萬。前面一桿袁字帥纛。後面三層大礮。（有形式無精神。難怪一敗塗地。）左翼兵見來勢甚銳。乃變計曰：掘開口。難不如奪橋易。（隨機應變。左翼兵未始無人。）太祖曰：橋可奪。則奪之。若得急來告朕。右翼兵報壅遏水口功畢。前隊棉甲軍皆布楯前進。圍攻東門。城外明兵死力抵禦。滿兵撥開鎗林。突過彈雨。越濠排定回擊。明兵（有進尺無退寸。那得不勝。）兩軍混戰。一陣太祖御騎亦到。望見城樓旗下有人督戰。一箇是經略袁應泰。一個便是巡按御史張銓。（伏後。）太祖料定射人射馬。擒賊擒王的祕訣。大呼紅甲護軍二百。兩白旗千人。同擊城外騎兵。衆貝勒白甲護兵分擊城外步兵。各滿兵將明兵殺。

得屍如山積。血似渠流。一氣奔到東門。左翼兵已經奪橋而渡城。上火箭。火罐拋擲不絕。滿軍蔽楯樹梯一擁上了城樓。西城亦同時打破。城中鎗聲礮聲喊殺聲啼哭聲攬成一片。明兵收拾敗殘逃亡者聽其出城。於是道員牛維曜等一一縋赴城外。天未黎明。令戰聲又起。袁經略戰一陣敗一陣。舉火焚樓而死。滿兵大隊入城。先將袁經略骸骨棺殮滿兵執張銓來見太祖。太祖以高爵相許。勸其降。滿銓曰吾受朝廷深恩。若降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惟知一死而已。(張銓好漢)不屈自縊。其餘官吏將士自殉者又十餘人。凡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諸衛大小藩陽戰罷。又遼陽多少降人哭國殤。從此東門操鎖鑰輿圖補。七十餘城俱下。後人有詩贊曰。

入舊封疆

太祖安民之後。看得遼陽形勢。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正欲會議遷都。忽報蒙古兵已到瀋陽。這隊兵恰是喀爾喀部乘虛來劫財物的。(貪小失大真是該死)便令隨征蒙古兵前往擊退。生擒三十人到遼。斬去二十四人。留六人馳書回部。書曰。

今遼東官民已薙髮歸順。降官俱復原職。爾仍欲助明。則已不然。凡屬遼民之避兵渡鎮江而竄者。可盡反之。若納我已附遼民。匿而不還。惟明是助。異日弗我怨也。

六人遣回喀爾喀部去訖。一面定議遷都。太祖問貝勒大臣曰。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還我都城耶。諸貝勒議論不一。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若我兵一還。則遼陽必復爲敵兵據守。凡城堡居民逃還山谷。不復爲我有矣。棄已得之疆土。

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此說大概得地後辦法）且此地爲明國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地。天旣與我宜卽居之。（此說得遼陽後辦法）貝勒大臣一齊叩首稱善。遂將遼陽官民移居北城。在南城營立宮室。修繕廨宇。植幹栝柏。搜羅禹貢之材。梓漆椅桐儲備。楚宮之用。不特比界藩造得崇閥富麗。便比那興京舊殿也還雄壯幾分。興京后妃及諸皇子諸大臣眷屬於四月內一律遷至。（寫遼陽遷都一段平庸最奇特容易卻艱辛）明國聞得滿洲遷都遼陽。曉得實逼處此。無可爲計。熹宗再到江夏起用熊廷弼。先命廣寧巡撫王化貞招集難民敗兵。激厲士氣。聯絡蒙人。布置略定。旋請兵分守遼河西岸。及諸要口。（化貞亦有見識。惜不爲廷弼所容耳）誰知廷弼到京後。一席話把遼河上游分兵屯戍之議。阻遏不行。只在廣寧厚集步騎制敵。而於天津登萊。

各治舟師分侵遼東半島沿岸增設登萊巡撫如天津制經略則駐山海關居中節制謂之三方布置。廷弼更有見識惜不爲化貞所諒。廷弼陞辭赴遼把遼河只編游徼化貞忿不可耐遂與廷弼不和太祖曰廣寧有備我便不能入關今經撫不和廣寧必不能守我乘虛擊之甚易也。鶴蚌相爭漁翁得利觀此可爲殷鑒。遂欲進攻廣寧廷弼見滿軍聲勢日盛欲實行三方布置之策奏請遣使朝鮮令連營鴨綠江上以助聲援。畫蛇添足忽化貞到北京報捷說明兵在鎮江大勝熹宗大疑說明兵並未出征何從戰勝。也疑得是那知遼陽有一個都司毛文龍他是仁和縣人因奉命援遼引著逃民渡海在皮島地方造船結寨犄角登萊明廷曾升他做了參將文龍設計攻入鎮江城殺其守將。明將遇滿兵非逃即死獨文龍勝此一陣難得難得吾服。

文龍）熹宗本不在意。經文龍報告化貞。化貞始行奏聞。明廷大喜。加文龍爲平遼總兵官。廷弼聞之。大不懌。（未免器小量窄）修書到京。略謂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廷弼深惡文龍。其機已伏於是。然廷弼仇化貞。怨文龍至全遼。盡爲滿有。廷弼不能無罪）廷議均不謂然。但催諸鎮進兵。並令廷弼出關節制化貞。仗著文龍勝仗。只想推翻廷弼與文龍。渡河會合。朝鮮兵攻滿。（此舉何嘗不是。但化貞事事掣廷弼之肘。終不免爲滿人所乘）朝鮮兵本戰。不過滿洲兵。又是四貝勒。這樣驍勇。阿敏。這樣堅忍。帶著五千人。乘夜截住朝鮮將文龍部將及兵丁一千五百人。誅戮殆盡。文龍逃歸皮島。（結文龍）化貞亦無功可敍。（結化貞）阿敏等得勝回國。太祖已親統貝勒大臣。向廣寧去了。廷弼化貞。此時更

如水火。積不相能。太祖將計就計。(機警)先在東昌堡殺了一個下馬威。渡過遼河。明兵都無力可守。前隊追過二十里。纔到西平堡。已是薄暮天氣。後軍繼至。卻是龍敦之子鐸弼。禮敦之子貝和齊額駙蘇把海等。本來守著遼陽。這番老臣之中。如青巴圖魯貝勒穆爾哈齊一等大臣巴圖魯額亦都。盡皆殂謝。(穆額之死從此補出亦是省筆)特調來相助圍城。西平堡城守副將羅一貴。不受滿兵招降。城破斬馘。折兵盈萬。化貞在廣寧聞訊。星夜發大軍三萬來援。(又來討沒趣了)總兵劉渠。祁秉忠。李秉成。副將劉徵。鮑承先。參將黑雲鵠。麻承宗。祖大壽。游擊羅萬言。李茂春。張明先等。不待滿兵布陣。大衆衝殺過來。諸貝勒大喊一聲。飛騎直入血花飛處。(血花二字新)明軍如鳥獸散開。燈火不明。人馬互鬪。滿兵趁著幾點疏星。一彎殘月。奮力追去。天邊已露出曙。

色算來有五十里光景。正是平洋橋堡四貝勒氣昂昂赳赳的。逢人便斫沿路將劉祁黑李張劉六將盡行斬級。李秉誠鮑承先祖大壽羅萬言還算逃得快得了性命入山海關去了。熊經略王巡撫一籌莫展只得棄卻廣寧另圖抵禦。一經撫不和得此結局不識同入山海關時亦相視一笑相顧一慟否。一巡道高邦佐至杏山驛自盡。此外廣寧游擊孫得功爲首率領黃守備郎陸二千總等請降。太祖給以信牌十分優待。(好作用)這個消息傳出西興堡備禦朱世勳等及四十餘城驛站守禦官先後歸附。游擊羅萬言至此亦到營降順。太祖一味撫慰各予原官。(好算計)暫在廣寧城東之望昌岡小駐。襜帷數里鎧甲千重。燕領虎頭滿座。封侯之相龍鱗鳳翼。一時佐命之英莫說貝勒大臣翎頂輝煌。衣冠齊楚。一望是興朝氣象。便那步兵走卒割的是羶肉飲的是。

酪漿也沒有一點兒寒儉家形狀。加倍寫法正爲明師屢敗作影。太祖料得一不做。二不休。息兵十日。仍舊向山海關前進。那巡撫王化貞還想議守寧遠及前屯等處。廷弼淡淡的說了幾句。如今李永芳內應。何在西部助兵。何在只落得單身匹馬負罪歸國。咳。還想說什麼。守不守。你護著難民入關。我要盡焚沿途村堡糧草了。王巡撫滿面羞慚。沿大凌河而去。(熊經略尙不失爲有謀者。惜乎爲化貞所誤。化貞不死可稱顏厚)正是

完顏汴水成功日 楚項烏江失利時

欲知入關後情形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范文程擇地建新都 袁崇煥登城守絕險

此回多敍明事。寫魏忠賢。寫劉朝。正以見閻權之重。寫熹宗。正以寫主德之昏。有承宗矣。而偏以高第間之。苟非崇煥。寧遠已

矣。一崇煥之力。且使滿洲十三萬兵士無功而去。則從前十三副遺甲。令其收海西降蒙古。盟朝鮮。定都遼瀋。誰之咎耶。愈寫崇煥愈寫。從前償事諸臣。

太祖定都瀋陽。其對貝勒大臣一席話。卻無窺伺中原之心。不過欲并包蒙滿朝鮮。與明國以山海關爲界。約爲兄弟而已。明國棄賢不用。致啓戎心。回首金元。前覆後踵。讀明史者。同一慨然。

盛京宮殿落成記。結構謹嚴。文采富麗。於全書中放一異彩。蓋自興京築都後。而界藩。而東京。至此若再鋪敍。恐嫌犯複。故捲入此篇。以厚文氣。稗官家虛虛實實。與幻術家虛虛實實。同一伎倆。

太祖攻無不取。戰無不克。二語並非夸大。要自耐勞苦。務樸實。

成。之葉赫之堅忍。巴拉之狡詐。類皆擒渠斬馘。歸入版圖。區區寧遠一城。乃如此抗命。其不懼宜也。惟崇煥將材。超過廷弼數倍。何論袁應泰王化貞。太祖旣知道袁蠻子利害。也不必多此憤憤。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其殆太祖賓天之預兆歟。

太祖兵薄寧遠。勸袁崇煥投降。語語惡極。袁崇煥死守寧遠。說太祖棄城不守。說太祖詐稱兵數。亦語語惡極。所謂鍼鋒相對也。太祖進攻寧遠。沿途兩捷。進圍寧遠。逐日兩挫。在他人亦可曳直。獨太祖引爲大辱。得四貝勒覺華島一役。乘機退兵。旣顧體面。又識時勢。太祖不久駐崇煥不來。追益發鍼鋒相對。

話說王巡撫入關以後。熊經略亦隨後進了山海關。爲守禦計。明國得了警報。把熊王二人一律以失機論罪。(也是應該)通國傳揚滿兵如何精銳。如何嚴整。早惱了一個部員。袁崇煥自請單。

騎出塞審察形勢（寫崇煥出馬便是不凡）及至回朝奏對。說到滿軍不能久駐寧遠情形便是張良借箸。馬援聚米也沒有這樣明白曉暢。（崇煥更高廷弼一著）只需給些軍馬錢糧。一人足守其地。廷議既壯其志。復奇其才。遂由兵部職方司主事擢升僉事。監閱外軍。發帑二十萬。召募兵士。一班生此行何異登仙。是爲明國信任崇煥之始。崇煥去後。又簡兵部尙書王在晉代廷弼經略遼東。（按下明國再敍滿洲）太祖自從得了廣寧。士未解甲。馬未卸鞍。料定王熊兩經撫決不敢再出關來。便在廣寧城住下。那蒙古部主帶了戶口畜產。恰好迎著太祖。烏嚕特部貝勒及喀爾喀部貝勒。計獻人口三千餘戶。駝馬千餘匹。太祖照籍收錄。在廣寧設宴慰勞。席間說起蒙滿風俗。太祖便告貝勒曰。我國風俗守忠信。奉法度。無盜賊詐僞。無凶頑暴亂。拾遺於道必還。

其主人情敦厚如此。是以獲膺天眷。一禮失求野。卻有此淳樸之風。太祖並非溢美。爾蒙古未嘗不持念珠頌佛號。若要黑心人念佛淘裏尋。這便是詐僞之一。而欺詐橫逆之風不息。天弗汝佑。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國人。今爾等既歸順於我。賢者盡賜優禮。無能者亦皆撫育。自後勿萌不善之念。若不改悔。卽以我國法治之。各部盡皆諾諾。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各給以貂虎、狐貉、猞猁、獵等裘。蟒衣綢緞、布帛、金銀、田廬、僮僕、牛馬、糗糧、器具等物。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各部拜別而去。傳令留諸貝勒守住廣寧。窺探明軍動靜。周匝領著大軍。自歸遼陽。將遼河以西歸降各城堡官民。移住河東。沿途閱視遼陽城郭樓櫓。坍損甃石崩裂。深恐不能堅守。因在城東太子河邊建築新城。將前時所造宮室廨宇。圍圈在內。稱爲東京。照應前回與下遷都。

便是一氣緊極。太祖雖建都東京，終嫌地勢不能適中，又欲在瀋陽開不拔之業，流傳子孫以冀一勞永逸，諸貝勒恐煩苦百姓，合詞籲止。（也不可無此一諫。）太祖曰：瀋陽形勝之地，若與明戰，則西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則二三日可入其境，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於渾河蘇克素護河之上流伐木順流而下，以之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多獸，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籌之熟矣。汝等寧不計及耶？（宅中圖大面水背山，娶敬都秦周，旦卜洛。）便派工匠赴瀋陽繪圖度勢，務崇宏敞。將到落成時節，諸貝勒大臣請御駕先往觀覽。太祖到了瀋陽，便有文臣獻上瀋陽宮殿落成記一篇，文曰：

龍飛鳳舞垂垂，開天目之鄉。鳥革輦飛，秩秩叶斯干之什。繪文章於漢殿，萬戶千門記形勢。於周家西瀍東澗而況祥，呈吞亂。

早握靈符氣走幹龍別成創局趙佗長粵固假帝號以自娛石晉背唐竟棄邊疆而不問涓流土壤咸附版章射父亭公同編軍籍滿洲之盛橫絕一時（先說滿洲開國之盛）而我英明皇帝志在宅中力能字小占礪山帶河之勝興金城湯池之工靈沼靈臺成功於不日楚宮楚室卜吉於一星（說太祖遷都之慎）於是細桷大宋例宗匠石繚房曲室雅合太冲其正殿曰崇政旌旗劍佩聽雞人報曉之聲闔闔冕旒定象使登朝之制後殿曰清寧徽音所播宜嗣太任香夢旣徵合傳鄭姞東有樓曰翔鳳西有樓曰飛鳳枕長被大結唐宗韃萼之情墨舞筆歌聯宋代賞花之句外有大殿曰篤恭筮在天一卦終日惟乾指衆星所居北辰屬艮雕鑄金碧圖畫丹青（說瀋陽營造宮殿之壯麗）聚煙火於萬家肇子孫於千億從此統遵正朔修

史編四裔之年待看。鼎定中原。珥筆續兩京之賦。是爲記。
 太祖展覽了一徧。又叫范文程逐一講解。命將此記刊在殿左。回
 到東京。照行告廟禮。於天命十年三月辛未。率領后妃皇子皇孫
 宗室等遷入新都。號曰盛京。滿洲旣造了這樣宮殿。自然有那骨
 董古玩。前來陳設。一漸染華風。滿洲之所由弱也。一監工諸大臣
 到得太祖駕近。自有流星探馬報稱鑾輿臨幸地方。這日報太祖
 離城已近。各貝勒大臣皆按品穿戴朝衣朝帽。出城迎接。前面是
 八旗軍士。刀斬斧截的排列齊整。後面便是龍旌鳳扇。各項儀仗。
 (盛京爲滿洲舊都。入都時不可無此鋪排)。最後太祖鑾駕隨
 著太妃烏拉納拉氏及庶妃等。迎駕者照例跪下唱名。太祖已入
 殿受賀。(敍太妃及次妃爲後文殉烈伏線)。後人有詩贊曰。
 一片旌旗繞禁城。雲蒸霞蔚萃羣英。金陵明鼎長安漢。王氣新。

鍾識盛京。

太祖遷都既竣。各部落來朝的。絡繹不絕。只是一等大臣安費揚古。卓禮克圖貝勒巴雅喇。一等大臣額駙何和里。次第凋謝。太祖不免傷感。因之把。征明的事畧爲緩置。（補筆妙）那明國自從王在晉經略後。兩國俱無邊釁。（按下滿洲補敍明國）在晉保舉崇煥爲寧前道。與薊遼總督王象乾密議。擬欲襲取廣寧。象乾以保守山海關爲要著。在晉便在山海關外八重鋪請築重關。守以重兵。在晉象乾久不能決。（築室道謀有何裨益）到是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願出關議決。戍守事宜。（石破天驚斯人出矣）熹宗因他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再走白登。又從紇干清波故道南下。平日又喜與材官老兵。究問險要扼塞。從進士左庶子少詹事除授今秩。於邊事極有把握。（敍承宗事實）

又換一副筆墨稱他極有把握似非應泰一流便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承宗與在晉等辯論利害極不贊成築關之策但請築寧遠城與城南之覺華島相犄角（一語破的太祖之不能得寧遠承宗之力也）熹宗以承宗爲可恃罷在晉而以承宗代督師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等處復用閻鳴泰爲遼東巡撫並退象乾（熹宗亦知人善任）承宗在寧遠安撫難民修城築塞選將招兵（不勤遠略承宗可兒）除派寧前道袁崇煥緊守寧遠外大凌河等處荒地令兵丁墾作屯田（不圖近功承宗可兒）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大有趙營平諸葛武鄉的布置太祖深諳兵法洞曉戎機覺得孫承宗袁崇煥均非從前袁應泰王化貞可比也就偃旗息鼓在盛京整頓內治（太祖極有分寸故能所向無敵知己知彼足稱勁敵）並平定蒙古諸部斬昂安服桑土撫恩

格德爾盟奧巴。凡札魯特部。巴約特部。科爾沁部等。如水赴壑。如衆歸市。皆屬英明皇帝管轄。（總束便是省筆）明軍不越雷池一步。只要慎圖寧遠。承宗把城堡營壘。數年來圍得如銅牆鐵壁。偏偏熹宗聽了軍事太監魏忠賢話。恐他老師玩寇。要借犒賞的名目去察看承宗。（偏有忠賢會說偏有熹宗會信明國不亡其將何待）熹宗備了甲仗金寶。想叫忠賢去走此一差。忠賢轉薦了同班劉朝。暗地裏又弄些玉杯玉碗。去送承宗。（小人作用）劉朝親領了熹宗的面諭。要將關外情形回朝細奏。（不信邊臣反信宦官明朝不亡其將何待）便大模大樣擺著欽差的架子。帶了四十四名太監出關。中軍報有欽差來到。承宗祇得冠帶接旨。一看是太監劉朝。便有幾分不在。（承宗第一怒）遂道軍國大事。豈容此輩聞問。劉朝交明犒賞各物。再將玉杯玉碗呈上。

殷勤爲魏忠賢致意。承宗只是不收。劉朝復逼迫再三。（劉朝好笨）承宗叱之曰。吾恨不得手刃魏某。肯受其饋送乎。（承宗第二怒）劉朝曰。魏某何罪。必欲殺之。（劉朝真笨）承宗厲聲曰。魏某勸皇上內操日與爾等鍊火器。意欲何爲。又日以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惑我皇上。內操多至數萬人。甲冑出入宮禁。鈺礮喧震。內外成何體制。（承宗第三怒）劉朝力辯良久。收物而回。回國時。先見忠賢。備述一切。忠賢銜之次骨。（爲後文罷職伏線）劉朝復奏。熹宗畧稱孫閣老修復城關數十。練兵十一萬。汰兵千餘。省度支六十八萬。立車營水營。製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答櫓。櫓之具各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寧遠已成雄鎮。滿洲不敢來攻。（承宗寧遠守備情形俱在劉朝口中敍出。省筆之至）但治兵雖好。部下不能悅服。恐非爲將之道。一浸潤之譖。膚受之憩。輕輕。

只伏得一筆劉朝何笨於先而乖於後耶其爲忠賢所授無疑）正在奏對。承宗賚奏來謝。內有太監觀兵。自古有戒二語。（獨不觀魚朝恩童貫耶承宗卻非讐言）劉朝竊見了。往告忠賢。忠賢恨上加恨。趁著熹宗萬壽承宗入賀之際。哭訴熹宗。說承宗要帶兵來殺盡太監。矯詔令兵部衙門發紅旗三道。在通州途次勒令承宗折回。違者法必不宥。承宗看看要不過忠賢。只好上表辭職。（可憐國家失此干城。與忠賢究有何補）忠賢正中下懷。隨令兵部尙書高第前往接替。（忠賢雖是狡猾。熹宗著實糊塗。高第苟無崇煥寧遠早入滿洲矣。吾哭承宗吾恨高第）高第不知形勢險阻。滿想自炫己長。要盡撤諸城守具。移進關內。（高第祇爲推翻承宗迎合忠賢耳。豈顧國家哉）到任後。卽與崇煥商議。崇煥大駭曰。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

(名論不刊) 高第堅執不允。傳令停止操練。往寧遠拆城。(剛
愎自用如何不敗) 不到半年。將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
杏山塔山諸城。拆箇淨盡。只留著寧前。仍由袁崇煥死守。(崇煥
不弱) 高第盡驅男女入關。一路上女哭兒啼。慘不忍聽。把承宗
所積十餘萬米粟。委諸敵人。(移民棄粟高第絕妙政策哈哈)
從此堅不出關。讓崇煥一支兵屯在寧遠。滿洲聽得高第退入關。
內不知是什麼計策。先命諸貝勒或征卦勒察或征察哈爾在寧
遠。左近游弋。恐怕墮入明將彀中。(寫太祖之精審處。正爲大征
寧遠伏線) 隨報大臣楞額哩忒征皮島毛文龍凱旋。備述文龍
全軍覆敗情形。盡焚島中積聚。(帶過毛文龍一戰是伏筆亦是
省筆) 文龍氣不甘服。私下遣兵三百。夜入耀州城南偷寨。耀州
總兵楊古利全不防備。(可謂大意) 幸虧青嘉努納岱邁國三

人之妻。聞聲先集。倚轎爲梯。三百人以爲有備。正欲遁回。已被揚
吉利追殺殆盡。揚吉利敍功時候。將三婦一併列入。（並不冒功。
也算難得。滿洲果然淳樸。）太祖褒獎三婦。賜以牛馬金帛。封青
嘉努及納岱之妻爲備禦邁國之妻爲千總管。（小戎女子亦解
從戎。太祖賞當其功。一解婦人在軍兵氣不揚之嘲。）將揚吉利
撤回。（太祖罰當其罪。可謂不知戒備者作一榜樣。）另遣別將
屯兵耀州。袁崇煥探聽得太祖按兵不動。趁著機會。與總兵滿桂。
參將祖大壽泣血立誓。死守孤城。城外盡列紅衣大礮。復令山海
關前毛總兵趙率教緊守關門。至此始分兩路侵滿。誰知又被諸
將擊敗。（欲寫大戰。先寫小戰。）報到瀋陽獻捷。太祖曰袁蠻子。
無端挑釁。朕當從寧遠進兵。於是率貝勒大臣渡過遼河。分左右
兩翼。排列曠野。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如荼如火。不是寫滿

洲兵是寫袁崇煥一逢山開道遇水疊橋前鋒到了西平堡獲住細作據說右屯衛只有兵千人大凌河只有兵五百錦州城只有兵三千此外人民盡皆散處太祖向來所向披靡從沒有落一回空當下催令大軍星夜前進將至右屯衛城守參將周守廉棄了糧草逃入覺華島去（第一路捷）遂令留將八人步兵四萬移海岸積貯盡到右屯以爲退步（計算好）前面便是錦州所在是寧遠第一重門戶太祖揚鞭謂諸貝勒大臣曰過此則寧遠在掌握矣錦州城守游擊蕭升中軍張賢都司呂惠一聞滿兵將近相率他去賸得一座空城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塔山七城守將把廬舍糧儲焚燬滿兵唾手而得（第二路捷）浩浩蕩蕩殺奔寧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大路駐營使降人告崇煥曰吾以兵三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爾衆

官若降。卽封以高爵。（先禮後兵妙極惡極）袁崇煥答曰。爾汗。何故遽爾加兵耶。（劈頭一句凶）錦寧二城。汝國旣得而棄之。以所棄之地。吾修治而居。寧各守其地。以死詎肯降耶。（趣）汗稱來兵三十萬虛也。得有十三萬。我亦豈以爲少耶。（更趣）太祖將令旗一揮。衆兵在城下合圍。土凍天寒。鑿城不墮。城上礮石如雹。打下衆兵只道彈丸黑子。轉瞬即可攻克。誰知袁崇煥親自督戰。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雙方守禦隨圮。隨修滿兵折了一陣。（第一陣敗）太祖便是憤憤說袁蠻子如此利害。次日攻得愈猛。袁崇煥只是僱力拒敵。晚間檢點兵將。計傷游擊二人。備禦二。人兵五百人。隨對衆貝勒大臣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第二陣敗）四貝勒在旁奏曰。皇父弗憂。予臣聞寧遠城南六十里外海中。有覺華島。

一座。山海關外兵丁糧芻。皆舟運於此。袁蠻子等仗此接濟。故敢扼定不退。但截其糧道。寧遠可破也。（奇兵陡出四貝勒。料事如神。）仍令軟圍寧遠。派大臣武訥格率八旗蒙古滿洲等兵。往征覺華島。明參將姚撫民、胡一寧、金冠游擊李善、吳玉、張國青。先統兵四萬築營冰上。鑿冰十五里爲濠。衛以車轎。滿軍從未鑿處進擊。縱火焚營。冰漸泮釋。燒船二十餘隻。糧草千餘堆。並島上所列二營。悉皆斬洗。武訥格有此一捷。寧遠也都恐慌。（聊以解嘲）太祖亦令解圍回國。（知難而退）崇煥也並不追趕。（知足不辱）太祖忽傳諸貝勒大臣。改轅在遼河暫紮。撥出精騎。諭向喀爾喀部會齊。諸貝勒大臣不知何故。祇得裹楯帶甲而出。復以四貝勒與阿敏及阿濟格碩託先至巴林。正是

南戰姑遲宗弼捷。

西征又報拔都來。

欲知喀爾喀部戰爭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呂國喪使來寧遠 剪鄰封兵下朝鮮

太祖來去湛然。開了滿洲基業。難得諸子孫協力同心。和衷共濟。纔保得住。太宗卽位。便有誓詞。亦是英雄欺人處。然改定官制。分辨旗務。其氣概。卻不可及。

太宗舉動與太祖雖同。而實異。太祖從密實處下手。太宗從敏捷處下手。太祖難。而太宗易。讀者不可略過。

太宗致袁崇煥一書。開口便將大滿洲國皇帝六字壓倒。袁巡撫袁崇煥復太宗一書。開口便用汗帳下三字抬高。遼東巡撫太宗說得何等激烈。崇煥說得何等委婉。太宗說得何等決絕。崇煥說得何等輕便。太宗向明索金。索銀。索綬。正布帛。崇煥反向太宗索城池。索戶口。太宗僅顧著兩國。和好。崇煥反顧著朝

鮮兩兩比較實是勁敵卒後袁不勝滿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或問太宗與崇煥兩書較之多爾袁與史可法兩書如何余謂袁史皆各爲其主也袁亦知遼東萬不可爲然不能不自大其辭以尊體制卽史可法亦何嘗不知天命已去人心難挽而猶不肯自貶者早有死之心存於其間耳爲崇煥尙易爲可法尤難易地皆然卻不可抹煞崇煥

於封賞時帶著王皋一筆於會議時帶著多爾袞一筆皆爲吉特后而設然均不著痕迹前回述納喇后之慈愛悱惻此回述烏拉后之果毅堅忍並及二側妃之身殉滿洲風俗固自淳厚作者特加褒許大書特書亦是淳厚
征朝鮮事此回凡三見而均用帶筆創格也太宗向明使述出征朝原委非防朝鮮爲防文龍亦備一說

話說四貝勒與諸貝勒大臣先往巴林去後。太祖後隊亦隨到。巴林貝勒囊努克棄城而遁。卻被四貝勒趕著。射著一矢。墮馬而顛。（了巴林）大軍收取環近屯寨畜產。復以四貝勒代善阿敏率兵直取錫拉穆掄。獻城降服。（了錫拉穆掄）師次瑚璉湖畔。明將毛文龍又在薩爾滌城攻打。幸虧總兵巴篤禮擊退。太祖恐盛京有失。決計回兵。（帶出薩爾滌一役何等輕便。接下回兵便不突兀。）到得開原。料爾沁貝勒奥巴迎前來見。太祖言情畧分異常親愛。（剛克柔克示人不測）收了貂皮貂裘駝馬。報以雕鞍馬匹頂帽蟒衣金帶。妻以台吉圖倫之女。刑白馬烏牛。盟於渾河。親率諸貝勒送至蒲河之南岡。（敍述處簡要之至）時天命十一年六月也。太祖壽六十有八。（特筆點醒）因沿途感受暑熱。蹕駐清河湯泉。病勢日棘。（英雄只怕病來磨。爲之爽然）乘舟

自太子河還京。促太妃烏拉納拉氏來迎。彼此遇於渾河。偕至鑾雞堡養疾。距盛京只四十里。八月庚戌。太祖大漸。未刻崩於行在。隨侍者貝勒代善、莽古爾泰、及四貝勒等。其餘舒爾阿齊之子阿敏、及皇子德格類、阿濟格、多爾袞、多鐸、阿巴泰、阿拜湯古岱、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賴、慕布、皇孫岳託、薩哈麟諸人。一齊痛哭。繼妃烏拉納拉氏及二庶妃均殉。(寫得簡捷)奉安梓宮於瀋陽城中。三軍照禮挂孝。後人有詩歎曰。

四十餘年事巍巍。一世雄復仇。開大業。建國勒奇功。恩禮隆諸部。聲名耀遠東。瀋陽城外望空抱鼎湖弓。

太祖哀詔發到諸部。袁崇煥探聽是誰嗣位。忽報四貝勒皇太極。已由諸貝勒大臣推戴立爲滿洲國主。崇煥大驚曰。皇太極與前汗一樣英勇力敵。不可祇能智取。因借弔喪爲名。(也會算計)

並賀新君卽位。派部下李喇嘛率同都司傅有爵等四十四人。到盛京窺探國情。這面皇極告廟升座。是爲太宗文皇帝。（醒）定謚大行皇帝爲太祖高皇帝。生妃納喇氏爲孝慈高皇后。立妃吉特氏爲皇后。率貝勒代善等誓告天地曰。

皇天后土。旣佑相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業。今皇考上賓。我諸兄及諸弟姪。以家國人民之重。推我爲君。惟當敬紹皇考之業。欽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長。不愛弟姪。不行正道。明知非義之事而故爲之。或因弟姪等微有過愆。遂削奪皇考所予戶口。天地鑒譴。若敬兄長。愛子弟。行正道。天地眷佑。

諸貝勒亦誓曰

我等兄弟子姪。詢謀僉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式憑。臣民倚賴。如有心懷嫉妬。將不利於上者。當身被顯戮。我代善阿敏莽古

爾泰三人。善待子弟。而子弟不聽父兄之訓。有違善道者。天地譴責。盡忠良。天地佑我。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杜度岳託碩託薩哈麟豪格等。若背父兄之訓。而弗矢忠盡。天地譴責。若一心爲國。不懷偏邪。天地眷佑。

誓畢。太宗率諸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行三拜禮。稱兄而不臣。改號天聰。諸貝勒大臣按級升賞。連那吉特氏皇后的侍衛王。皋也升到頭等侍衛。（花明柳暗此筆卻不可少）復與諸貝勒選用八旗總管大臣議定。

正黃旗納穆春 鑲黃旗額駙達爾漢 正紅旗額駙和碩圖
鑲紅旗侍衛博爾晉 鑲藍旗額駙固三泰 正藍旗託博
輝 鑲白旗撒爾格 正白旗喀克篤哩

是爲總管旗務之八大臣。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獵

行師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核。又議得佐管大臣每旗二人。

正黃旗拜音圖楞額哩 鑲黃旗伊遜達珠瑚 正紅旗布爾
 吉葉克舒 鑲紅旗武善綽和諾 鑲藍旗舒賽康喀賚 正
 藍旗屯布嚕薩璧翰 鑲白旗武拜薩木什額 正白旗蒙阿
 圖阿山

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審斷詞訟。不令出兵駐防。一總理治外協理治內。明白了當。又議得每旗設調遣大臣二人。

正黃旗巴布泰巴奇蘭 鑲黃旗多諾依揚善 正紅旗湯古
 岱察哈喇 鑲紅旗哈哈納葉臣 鑲藍旗穆克坦額孟格
 正藍旗昂阿喇覺羅色喇 鑲白旗圖爾格伊爾登 正白旗
 康古哩阿達海

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規畫旣定。各歸各旗。此時袁崇煥所派李喇嘛等已到盛京。（呼應前文毫無痕迹）太宗正欲遣官往迎。大貝勒代善等方自札魯特部凱旋。遂傳旨盛陳輿衛。排駕出城。令李喇嘛及隨員四人。同往觀視。（揚兵耀武氣概不凡）那各軍見著太宗親自勞軍。早有大貝勒代善下馬。率著各大臣跪成一線。口裏說道。臣代善等叩請聖安。太宗亦下馬扶起。那班總兵以下。各將官合著兵士。黑壓壓跪了一地。宛如烏雲萬朵。太宗把頭一領。千人鵠立。跟著太宗的御馬。到壇行抱見禮。（寫太宗行禮有聲色。非爲滿將實爲明使）祭纛已畢。隨卽檢點俘獲。人口三百七十餘。駝三十四。馬一千一百十一。牛一千二百十一。羊二千五百八十六。當時分賜將士。歡聲雷動。顧謂李喇嘛曰。此番所得人口牲畜。並不爲多。有屈貴使

臣了。乃遺以一駝。五馬。二十八羊。喇嘛亦照例拜受。（乖極）太宗又曰。朕將往征朝鮮。（逆提一句早伏下文）不能與貴使臣細談國事。貴使臣暫請回國。隨遣方吉納溫塔什親送李喇嘛至寧。（禮來禮往是太宗周到處）並投書袁崇煥曰。

爾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吊喪。並賀新君卽位。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敍清此番交情）至兩國和好之事。前者皇考至寧遠時。曾致璽書。令爾轉達。尙未見答。爾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爲先。（敍清前番公事）爾亦無事支飾。（交情公事盡行弄在崇煥身上。含蓄不盡妙妙）崇煥閱罷。謂方溫兩使曰。書中大滿洲國與大明國並寫。不便入奏。請以此書賚回。方溫回到盛京。備述一切。太宗曰。我再修書。爾當再往。如何。次日書成。方溫重到寧遠。交與崇煥。崇煥開讀來書。

曰。

大滿洲國皇帝致書大明國袁巡撫吾兩國所以構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寧守臣高視爾主。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霄漢。俾天生諸國之君。莫得自主。欺藐凌饑。難以容忍。故昭告於天。興師致討。惟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理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仰蒙鑒佑。爾國違理之處。非止一端。可爲爾言之。一太祖七大恨。告天太宗亦以七大恨責明。遙遙相對。一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二祖。一也。(第一恨是害二祖)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合兵侵我。爾國並未來援。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不以一旅相助。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天遂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逼我釋還其人。及已釋還。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旣稱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國。則不。

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第二恨是援哈達）爾國雖啓釁。我猶欲修好。故於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圉。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第三恨是助葉赫）又曾誓云。凡有越邊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違前誓誅之。爾乃謂我擅殺繩繫我使臣綱古哩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第四恨是繫使臣）爾以兵衛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第五恨是奪聘女）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且移置界碑於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侵貂皮五穀財用產焉。我民賴以爲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第六恨是移界碑）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遂遣使遺書。種種惡

言肆行侮慢七也。（第七恨是致謾書）我之大恨。有此七端。
 （七大恨與太祖略同惟太祖第二恨則爲第三恨第三恨則
 爲第四恨第四恨則爲第五恨第五恨則爲第六恨第六恨則
 爲第二恨措詞微有各別耳然太祖借爲證明之用大宗借爲
 和明之用雙方都有注意）至於小怨何可悉數凌逼已甚用
 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黃金十萬兩白
 金百萬兩緞百萬疋爲和好之禮（亦是強人所難）旣和之
 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蔞千斤
 饋爾爾國以黃金一萬兩白金十萬兩緞十萬疋布三萬疋報
 我（一直是交易並非和好）兩國仍如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
 仍願兵戈之事也（一篇書有一千字最好是結句九字）

崇煥閱罷。目眦盡裂。（卻也難怪）拔劍研案。大罵滿洲。此等不敬國書。如何轉奏。便欲驅方溫二使出境。與滿洲開戰。（卻也難怪）還是李喇嘛做好做歹。勸住崇煥。優待二使。崇煥一樣耀兵講武。二使頗爲稱贊。過了兩日。崇煥氣已漸平。遂令杜明忠偕同滿使賚。投復書。李喇嘛又暗中寫信。交與明忠。轉呈太宗。（不知是否李永芳第二。從前賜他駝馬。此卽報禮）明忠到得盛京。太宗。正。在。慰。勞。征。朝。將。士。（再提一句。朝鮮省筆）太宗看了李喇嘛的信。微微一笑。（妙不說破）叫過大臣范文程。朗誦崇煥回書曰。

遼東巡撫袁崇煥致書於汗帳下。（開口有分寸）再辱書教。
知汗漸息兵戈。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
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一不說明國要。和反說滿洲不戰。

妙極。往事七宗。汗家抱爲痛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不說明國。但說細人。不說兵戈。但說口舌。妙極惡極。趣極。作孽之人。卽道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圓圖得好。今欲一一辯晰。恐難問之。九原。不說生人。但說死鬼。尤爲妙極惡極。趣極。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共忘之也。疏宕得好。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先解第四恨。仳離者。寧止一老女。再解第五恨。遼瀋境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問田禾。再解第六恨。此極慘痛之事。我國家所難消受。將第一二三七四恨事。一筆帶過。反說明難消受愈妙愈惡愈趣。而汗家之雪怨。固已滿志。

快心者也。（不說大恨反說滿志快心亦妙）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速退出官生男婦作速送還。（不要東珠貂皮人蔞只要城池男婦鍼鋒相對）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是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殺機起世上無窮刦運一念生機開後來許多吉祥不佞又願汗熟思之（惡）來書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寧斯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又汗所當酌裁也（不說不肯但說違天鍼鋒益發相對一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我文武官屬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兵未回卽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立止刀兵（亦是強人所難）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凜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

汗勿憂。美意之不。上聞也。汗更有以教我乎。爲望。(這兩句亦
不弱原書末句九字)

太宗聽罷。依禮款待來使。適值朝鮮臣服行告廟禮。(三提朝鮮都是虛寫)明忠亦隨班道賀。太宗曰。朝鮮雖屬爾國。屢世獲罪於我理宜征討。此次非專伐朝鮮也。(說破伐朝緣由)爾國毛文龍近彼海島。恃以爲固。納我叛民。故我軍合蒙古兵兩處征之。特提毛文龍爲崇煥殺文龍張本。一發兵後。先克義州。留兵守之。防毛文龍也。天賜我遼河以東之地。毛文龍潛入境來。掠我糧餉。擄我百姓。爾袁巡撫不願講和。我將移師擊之。但不知爾國能使文龍久居海島乎。(再逼一句緊)明忠支吾不能辯。對方溫二臣竭力慇懃太宗征明。太宗只是不言。便傳十四貝勒多爾袞入宮商議。這多爾袞在弟兄輩中最是有才識有謀略。而且還

識得漢字。（伏後）太宗亦異常敬愛。聽得太宗宣召。便進宮來見吉特后也。同在談論多爾袞請了帝后的安。將袁崇煥復書看了一徧。說：「哼！真了不得！」袁蠻子竟敢向咱們討還城池。人民嗎？咱們征伐朝鮮也要他來干預。豈不是件怪事？總之中國人專擺架子。沒有一個中用的。（亦是至言）只消一枝兵。取了寧遠。袁蠻子早逃進關裏去了。吉特后插嘴道：「到是十四貝勒說得干淨。」了當太宗道：「我豈不知但是大軍分征朝鮮。蒙古京城已經空虛。總要休息幾年纔可再舉。」量敵而進。慮險而會。太宗高於十四貝勒一。你們曉得還有李喇嘛一信麼？他卻勸我和好。怕是個緩兵之計。老弟你將此兩封書帶去。同范文程斟酌。應該如何。明日早朝念給我聽。多爾袞領旨去了。正是德裕籌邊。纔獻策。枚皋秉筆。又飛書。

欲知滿洲如何回答崇煥。且聽下文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訂四十八冊	萬三千餘條	三百餘萬言	計八千餘面
-------	-------	-------	-------

清稗類鈔

物乞胥音方經師容才謙義工稱宗箴薦獄考禮帝宮時品丐役樂伎術友止辯謹俠藝謂教規舉訟試制貢德苑令

舟動奴戲迷文會情明廉技孝風嬉譏知吏兵度外恩第氣車物婢劇信學黨感知儉勇敢俗姻諷遇治刑支藩遇宅候

服植盜優方藝著疾雅狷正蕙方門談隱爵戰屯閣巡園地飾物賊伶外術述病量介直忠言閥譖逸秩事濟寺幸林理

飲礦棍娼賭靡性喪異豪貞敬農姓種諫幕武教外宮祠名食物驅妓博賞理祭稟侈烈信商名族諍僚略育交闌廟勝

分九十二類

每部定價
洋十四元

得此一

書勝讀

筆記數

百部

另製木箱

一只九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1618

